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一九六三年

冰心作品集

冰心作品集

1962年—1963年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系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63 年

- 新年寄语 (1)
- 祝贺古巴人民 (5)
- 《沙与沫》 [黎巴嫩] 纪伯伦著 (7)
- 福州工艺美术参观记 (56)
- 遥祝中岛健藏先生六十大庆 (59)
- 热巴演员的新生 (63)
- 以忘我的精神和积极的行动来纪念鉴真和尚
..... (74)
- 盛开的革命花朵
——和贾米拉会见 (78)
- 湛江十日 (81)
- 多给孩子们写这样的作品
——介绍《小仆人》和《旅伴》 (93)
- 《小铁脑壳遇险记》观后 (98)
- 有了火车头的列车 (101)

假如雷锋叔叔遇见这种事情	(105)
继续种好这一块园地	
——祝贺《少年文艺》创刊十周年	(108)
在火车上	(110)
《加纳在召唤》	
〔美国〕威廉·爱德华·伯格哈德·杜波依斯著	(118)
悼杜波依斯博士	(128)
三到青龙桥	(132)
寄国外华侨小读者	(137)
南行日记摘抄	(142)
《红楼梦》写作技巧一斑	(159)
《巡逻》 ... 〔阿尔巴尼亚〕拉齐·帕拉希米著	(165)
别离——重逢的开始	
——访日归来	(178)
全世界人民和北京	(182)
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	(185)

1963 年

新 年 寄 语

亲爱的侨胞和港澳同胞们：

在祖国建设蒸蒸日上的年月里，时间过得多快，一九六三的新年，又到眼前了。我在祖国的首都——北京，向您们欢欣鼓舞地说一声“恭贺新禧！”

我从心底感觉到，祖国解放以后的年月，和以前是大不相同的，说“新禧”真是“新禧”，不是一种照例的、俗套的祝福的话，因为新中国的人民，瞻望前途，每年真是都有新的希望，新的喜悦。

在祖国所发生的使人喜悦的事情，真是几天几夜也说不完的，而且我也不知从哪里说起。这封贺年信的篇幅有限，我就从眼前的日常生活中食用的瓜果菜蔬说起吧。

北京的居民都欣喜地感觉到，这一年来瓜果菜蔬的供应，特别美好，特别丰盛。一九六二年入秋以来，各种各样的瓜果，像不断的泉流，从四郊涌进北京城里。西瓜、香瓜、桃、梨、苹果、葡萄、柿子……

在各地商店的货架上，发出诱人的艳色和浓香。尤其是葡萄，紫的像紫晶，绿的像碧玉，一串串的密密颗粒上面，蒙着一层细细的白霜。北京本来不是出产葡萄的地方，往常我们吃的葡萄，大多是从山东、内蒙古、新疆来的，而今年的这些各个品种的葡萄，却来处不远，就在北京的四郊。（因为我自己特别爱吃葡萄，所以感到特别高兴。听说北京酒厂，本来每年要从外地采购几千万斤的葡萄，现在已不再需要向外地采购了。）它和其他各个品种的桃、梨、苹果……一样，都被称为“公社果”，是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的产物！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参观过不少近郊的人民公社，听到了他们的生产计划，也知道他们开辟了多少果园，引植了多少优良品种，我们甚至看到了广大土地上一行行的细小的树苗。但是我们的眼光毕竟是浅短的，似乎能吃到果子还是许多年以后的事，直到这些宝石般的美丽芬芳的果子罗列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才大吃一惊。但是我们的农民弟兄们，是早有这份信心的，安徽一首民歌说：

昨天山边光溜溜，
今天栽起杏桃榴。

再过几个春和秋，
干高枝绿果成球。
那时来玩的小朋友，
当心果子碰着头。

这首民歌，今天重读起来，真使人高兴，使人叹服！至于菜蔬，一九六二年冬天，更是绿叶纷披，白菜、菠菜、芹菜、油菜……以及许多我写不出名字的菜蔬，到处都是！在郊区的大道上飞驰的，很多就是人民公社往城里送菜的大卡车；城里的供销社中，以及街头巷尾，尽是堆积如山的菜蔬。这些菜蔬，不但供应了北京城，还运输到东北各地！我们看惯了也吃惯了，并没有感到希奇，但是我们的日本朋友，尼泊尔朋友，加纳朋友……却赞美不绝地对我们谈起。他们羡慕我们的口福，他们赞美人民公社的威力，说中国的人民公社就像初升的太阳。北京一九六二年夏天很少下雨，接着秋天又很干旱，但是我们仍是鼓腹而歌，过着比较丰足的新年，这都说明了我们广大农村水利工程已经奏效，农具有所改进，肥料有所增加……因为农业获得比较好的收成，我们的生活，也蒸蒸日上。我们读着报纸，还欣喜地看到，在我们祖国生产建设的其他方面，也各有进展。十三年短短的岁

月，已经有了这样的成绩，在跨进第十四个年头的这一天，我们是压抑不住心头的兴奋的。我以万分喜悦的心情，再向您们说一声“恭贺新禧！”

祝贺古巴人民

六亿五千万的中国人民，隔着万重的堆满友情的山和盛满友情的海，向我们敬爱的七百万英雄的古巴人民，献上衷心的祝贺。我们祝贺你们，在一场狂风暴雨轰轰烈烈的夹击之中，你们七百万人，挺起身来挡住了。这一场风雨只把你们冲洗得更加坚强，更加光彩。

在庆祝你们革命胜利四周年的欢乐歌声中，你们以焕发的容光，整齐的步伐，昂然欣然地跨进一九六三年——你们的又一个胜利的年头。

你们美丽的国家，在节日的狂欢中，像一只灯彩辉煌、笙歌嘹亮的大船，停在蔚蓝的加勒比海上。整个拉丁美洲的人民，全世界的人民，在今天，都从天风海涛吹送之中，听到了你们鼓舞人心、激发斗志的雄壮的音乐。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要和着你们的乐声高唱：美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核武器是不可怕的。在团结的、大无畏的革命古巴人民面前，美帝国主义者

的魔爪缩回去了，所谓的“毁灭性”的核武器也销声匿迹了。你们不但保卫了古巴，也保卫了世界和平。你们给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英雄的古巴人民，我们祝贺你们。

我们祝贺你们的肥美的土地，在你们坚强的双手下，给你们献上堆积如山的谷粒、给你们涌出奔流如海的糖浆。

我们祝贺你们的许多工厂，在你们干劲冲天的劳动下，给你们生产出更多的物品，来丰富你们的生活。

我们祝贺你们的大小学校，培养出来的接班人，个个都是和你们一样的保卫革命、保卫和平的威武不能屈的战士。

这些就是你们日日夜夜在战壕里所保卫的。

我们祝贺你们所保卫的一切，如日高升，繁荣昌盛！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3年1月1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沙 与 沫》

〔黎巴嫩〕纪伯伦 著

我永远在沙岸上行走，
在沙土和泡沫的中间。
高潮会抹去我的脚印，
风也会把泡沫吹走。
但是海洋和沙岸
却将永远存在。

我曾抓起一把烟雾。
然后我伸掌一看，哎哟，烟雾变成一个虫子。
我把手握起再伸开一看，手里却是一只鸟。
我再把手握起又伸开，在掌心里站着一个容颜
忧郁，向天仰首的人。
我又把手握起，当我伸掌的时候，除了烟雾以
外，一无所有。

但是我听到了一支绝顶甜柔的歌曲。

仅仅在昨天，我认为我自己只是一个碎片，无韵律地在生命的穹苍中颤抖。

现在我晓得，我就是那穹苍，一切生命都是在我里面有韵律地转动的碎片。

他们在觉醒的时候对我说：“你和你所居住的世界，只不过是无边海洋的无边沙岸上的一粒沙子。”

在梦里我对他们说：“我就是那无边的海洋，大千世界只不过是我的沙岸上的沙粒。”

只有一次把我窘得哑口无言，就是当一个人问我“你是谁？”的时候。

想到神的第一个念头是一个天使。

说到神的第一个字眼是一个人。

我们是有海洋以前千万年的扑腾着、飘游着、追求着的生物，森林里的风把语言给予了我们。

那么我们怎能以昨天的声音来表现我们心中的远古年代呢？

斯芬克斯只说过一次话。斯芬克斯说：“一粒沙

子就是一片沙漠，一片沙漠就是一粒沙子；现在再让我们沉默下去吧。”

我听到了斯芬克斯的话，但是我不懂得。

我看到过一个女人的脸，我就看到了她所有的还未生出的儿女。

一个女人看了我的脸，她就认得了在她生前已经死去的我的历代祖宗。

我想使自己完满起来。但是除非我能变成一个上面住着理智的生物的星球，此外还有什么可能呢？

这不是每一个人的目标吗？

一粒珍珠是痛苦围绕着一粒沙子所建造起来的庙宇。

是什么愿望围绕着什么样的沙粒，建造起我们的躯体呢？

当神把我这块石子丢在奇妙的湖里的时候，我以无数的圈纹扰乱了它的表面。

但是当我落到深处的时候，我就变得十分安静了。

给我静默，我将向黑夜挑战。

当我的灵魂和肉体由相爱而结婚的时候，我就得到了重生。

从前我认识一个听觉极其锐敏的人，但是他不能说话。在一个战役中他丧失了舌头。

现在我知道在这伟大的沉默来到以前，这个人打过的是什么样的仗。我为他的死亡而高兴。

这世界为我们两个人是不够大的。

我在埃及的沙土上躺了很久，沉默着而且忘却了季节。

然后太阳把生命给了我，我起来在尼罗河岸上行走。

和白天一同唱歌，和黑夜一同做梦。

现在太阳又用一千只脚在我身上践踏，让我再在埃及的沙土上躺下。

但是，请看一个奇迹和一个谜吧！

那个把我集聚起来的太阳，不能把我打散。

我依旧挺立着，我以稳健的步履在尼罗河岸上行走。

记忆是相会的一种形式。

我们依据无数太阳的运转来测定时间；
他们以他们口袋里的小小的机器来测定时间。
那么请告诉我，我们怎能在同一的地点和同一的时间相会呢？

对于从银河的窗户里下望的人，空间就不是地球与太阳之间的空间了。

人性是一条光河，从永久以前流向永久。

难道在以太里居住的精灵，不妒羨世人的痛苦吗？

在到圣城去的路上，我遇到另一位香客，我问他：“这条就是到圣城去的路吗？”

他说：“跟我来吧，再有一天一夜就到达圣城了。”

我就跟随他。我们走了几天几夜，还没有走到圣城。

使我惊讶的是，他带错了路反而对我大发脾气。

神呵，让我做狮子的俘食，要不就让兔子做我的俘食吧。

除了通过黑夜的道路，人们不能到达黎明。

我的房子对我说：“不要离开我，因为你的过去住在这里。”

道路对我说，“跟我来吧，因为我是你的将来。”

我对我的房子和道路说，“我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如果我住下来，我的住中就有去；如果我去，我的去中就有住。只有爱和死才能改变一切。”

当那些睡在绒毛上面的人所做的梦，并不比睡在土地上的人的梦更美好的时候，我怎能对生命的公平失掉信心呢？

奇怪得很，对某些娱乐的愿望，也是我的痛苦的一部分。

曾有七次我鄙视了自己的灵魂：

第一次是在她可以上升而却谦让的时候。

第二次是我看见她在瘸者面前跛行的时候。

第三次是让她选择难易，而她选了易的时候。

第四次是她做错了事，却安慰自己说别人也同样做错了事。

第五次是她容忍了软弱，而把她的忍受称为坚强。

第六次是当她轻蔑一个丑恶的容颜的时候，却不知道那是她自己的面具中之一。

第七次是当她唱一首颂歌的时候，自己相信这是一种美德。

我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真理。但是我对于我的无知是谦虚的，这其中就有了我的荣誉和报酬。

在人的幻想和成就中间有一段空间，只能靠他的热望来通过。

天堂就在那边，在那扇门后，在隔壁的房里；但是我把钥匙丢了。

也许我只是把它放错了地方。

你瞎了眼睛，我是又聋又哑，因此让我们握起手来互相了解吧。

一个人的意义不在于他的成就，而在于他所企求成就的东西。

我们中间，有些人像墨水，有些人像纸张。
若不是因为有些人是黑的话，有些人就成了哑
吧。
若不是因为有些人是白的话，有些人就成了瞎
子。

给我一只耳朵，我将给你以声音。

我们的心才是一块海绵；我们的心怀是一道河
水。
然而我们大多宁愿吸收而不肯奔流，这不是很
奇怪吗？

当你想望着无名的恩赐，怀抱着无端的烦恼的
时候，你就真和一切生物一同长大，升向你的大我。

当一个人沉醉在一个幻象之中，他就会把这幻
象的模糊的情味当作真实的酒。

你喝酒为的是求醉；我喝酒为的是要从别种的
醉酒中清醒过来。

当我的酒杯空了的时候，我就让它空着；但当它

半满的时候，我却恨它半满。

一个人的实质，不在于他向你显露的那一面，而在于他所不能向你显露的那一面。

因此，如果你想了解他，不要去听他说出的话，而要去听他的没有说出的话。

我说的话有一半是没有意义的；我把它说出来，为的是也许会让你听到其他的一半。

幽默感就是分寸感。

当人们夸奖我多言的过失，责备我沉默的美德的时候，我的寂寞就产生了。

当生命找不到一个歌唱家来唱出她的心情的時候，她就产生一个哲学家来说出她的心思。

真理是常久被人知道的，有时被人说出的。

我们的真实的我是沉默的；后天的我是多嘴的。

我的生命内的声音达不到你的生命内的耳朵；但是为了避免寂寞，就让我们交谈吧。

当两个女人交谈的时候，她们什么话也没有说；
当一个女人自语的时候，她揭露了生命的一切。

青蛙也许会叫得比牛更响，但是它们不能在田里拉犁，也不会在酒坊里牵磨，它们的皮也做不出鞋来。

只有哑巴才妒忌多嘴的人。

如果冬天说，“春天在我的心里”，谁会相信冬天呢？

每一粒种子都是一个愿望。

如果你真的睁起眼睛来看，你会从每一个形象中看到你自己的形象。

如果你张开耳朵来听，你会在一切声音里听到你自己的声音。

真理是需要我们两个人来发现的：一个人来讲说它，一个人来了解它。

虽然言语的波浪永远在我们上面喧哗，而我们

的深处却永远是沉默的。

许多理论都像一扇窗户，我们通过它看到真理，但是它也把我们同真理隔开。

让我们玩捉迷藏吧。你如果藏在我的心里，就不难把你找到。但是如果你藏到你的壳里去，那么任何人也找你不到的。

一个女人可以用微笑把她的脸蒙了起来。

那颗能够和欢乐的心一同唱出欢歌的忧愁的心，是多么高贵呵。

想了解女人，或分析天才，或想解答沉默的神秘的人，就是那个想从一个美梦中挣扎醒来坐到早餐桌上的人。

我愿意同走路的人一同行走。我不愿站住看着队伍走过。

对于服侍你的人，你欠他的还不只是金子。把你的心交给他或是服侍他吧。

没有，我们没有白活。他们不是把我们的骨头堆成堡垒了吗？

我们不要挑剔计较吧。诗人的心思和蝎子的尾巴，都是从同一块土地上光荣地升起的。

每一条毒龙都产生出一个屠龙的圣乔治来。

树木是大地写上天空中的诗。我们把它们砍下造纸，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空洞记录下来。

如果你要写作（只有圣人才晓得你为什么要写作），你必须有知识、艺术和魔术——字句的音乐的知识，不矫揉造作的艺术，和热爱你读者的魔术。

他们把笔蘸在我们的心怀里，就认为他们已经得了灵感了。

如果一棵树也写自传的话，它不会不像一个民族的历史。

如果我在“写诗的能力”和“未写成诗的快乐”之间选择的话，我就要选那快乐。因为欢乐是更好的

诗。

但是我和你所有的邻居，都一致地说我总是不会选择。

诗不是一种表白出来的意见。它是从一个伤口或是一个笑口涌出的一首歌曲。

言语是没有时间性的。在你说它或是写它的时候应该懂得它的特点。

诗人是一个退位的君王，坐在他的宫殿的灰烬里，想用残灰捏出一个形象。

诗是欢乐、痛苦和惊奇穿插着词汇的一场交道。

一个诗人要想寻找他心里诗歌的母亲的话，是徒劳无功的。

我曾对一个诗人说，“不到你死后我们不会知道你的评价。”

他回答说，“是的，死亡永远是个揭露者。如果你真想知道我的评价，那就是我心里的比舌上的多，我所愿望的比手里现有的多。”

如果你歌颂美，即使你是在沙漠的中心，你也会有听众。

诗是迷醉心怀的智慧。

智慧是心思里歌唱的诗。

如果我们能够迷醉人的心怀，同时也在他的心思中歌唱，

那么他就真个地在神的影中生活了。

灵感总是歌唱；灵感从不解释。

我们常为使自己入睡而对我们的孩子唱催眠的歌曲。

我们的一切字句，都是从心思的筵席上散落下来的残屑。

思想对于诗往往是一块绊脚石。

能唱出我们的沉默的，是一个伟大的歌唱家。

如果你嘴里含满了食物，你怎能歌唱呢？

如果你手里握满金钱，你怎能举起祝福之手呢？

他们说夜莺唱着恋歌的时候，把刺扎进自己的心膛。

我们也都是这样的。不这样我们还能歌唱吗？

天才只不过是晚春开始时节知更鸟所唱的一首歌。

连那最高超的心灵，也逃不出物质的需要。

疯人作为一个音乐家并不比你我逊色，不过他所弹奏的乐器有点失调而已。

在母亲心里沉默着的诗歌，在她孩子的唇上唱了出来。

没有不能圆满的愿望。

我和另外一个我，从来没有完全一致过。事物的实质似乎横梗在我们中间。

你的另外一个你总是为你难过。但是你的另外一个你就在难过中成长；那么就一切都好了。

除了在那些灵魂熟睡、躯壳失调的人的心里之

外，灵魂和躯壳之间是没有斗争的。

当你达到生命的中心的时候，你将在万物中甚至于在看不见美的人的眼睛里，也会找到美。

我们活着只为的是去发现美。其他一切都是等待的种种形式。

撒下一粒种子，大地会给你一朵花。向天祝愿一个梦想，天空会给你一个情人。

你生下来的那一天，魔鬼就死去了。你不必经过地狱去会见天使。

许多女子借到了男子的心；很少女子能占有它。

如果你想占有，你千万不可要求。

当一个男子的手接触到一个女子的手，他俩都接触到了永在的心。

爱情是情人之间的面幕。

每一个男子都爱着两个女人：一个是他想象的

作品，另外一个还没有生下来。

不肯原谅女人的细微过失的男子，永远不会欣赏她们伟大的德性。

不日日自新的爱情，变成一种习惯，而终于变成奴役。

情人只拥抱了他们之间的一种东西，而没有互相拥抱。

恋爱和疑忌是永不交谈的。

爱情是一个光明的字，被一只光明的手写在一
张光明的册页上的。

友谊永远是一个甜柔的责任，从来不是一种机会。

如果你不在所有的情况下了解你的朋友，你就永远不会了解他。

你的最华丽的衣袍是别人织造的；

你的最可口的一餐是在别人的桌上吃的；
你的最舒适的床铺是在别人的房子里的。
那么请告诉我，你怎能把自己同别人分开呢？

你的心思和我的心怀将永远不会一致，除非你的心思不再居留于数字中，而我的心怀不再居留在云雾里。

除非我们把语言减少到七个字，我们将永不会互相了解。

我的心，除了把它敲碎以外，怎能把它打开呢？

只有深哀和极乐才能显露你的真实。

如果你愿意被显露出来，你必须在阳光中裸舞，或是背起你的十字架。

如果自然听到了我们所说的知足的话语，江河就不去寻求大海，冬天就不会变成春天。如果她听到我们所说的一切吝啬的话语，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呼吸到空气呢？

当你背向太阳的时候，你只看到自己的影子。

你在白天的太阳前面是自由的，在黑夜的星辰前面也是自由的；

在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辰的时候，你也是自由的。

但是你是你所爱的人的奴隶，因为你爱了他。
你也是爱你的人的奴隶，因为他爱你了。

我们都是庙门前的乞丐，当国王进出庙门的时候，我们每人都分受到恩赏。

但是我们都互相妒忌，这是轻视国王的另一种方式。

你不能吃得多过你的食欲。那一半食粮是属于别人的，而且也还要为不速之客留下一点面包。

如果不为待客的话，所有的房屋都成了坟墓。
和善的狼对天真的羊说：“你不光临寒舍吗？”

羊回答说：“我们将以造府为荣，如果贵府不是在你肚子里的话。”

我把客人拦在门口说：“不必了，在出门的时候

再擦脚吧，进门的时候是不必擦的。”

慷慨不是你把我比你更需要的东西给我，而是你把你比我更需要的东西也给了我。

当你施与的时候你当然是慈善的，在授与的时候要把脸转过一边，这样就可以不看那受者的羞赧。

最富与最穷的人的差别，只在于一整天的饥饿和一个钟头的干渴。

我们常常从我们的明天预支了来偿付我们昨天的债负。

我也曾受过天使和魔鬼的造访，但是我都把他们支走了。

当天使来的时候，我念一段旧的祷文，他就厌烦了；

当魔鬼来的时候，我犯一次旧的罪过，他就从我面前走过了。

总的说来，这不是一所坏监狱；我只不喜欢在我的囚房和隔壁囚房之间的这堵墙；

但是我对你保证，我决不愿责备狱吏和建造这

监狱的人。

你向他们求鱼而却给你毒蛇的那些人，也许他们只有毒蛇可给。那么在他们一方面就算是慷慨的了。

欺骗有时成功，但它往往自杀。

当你饶恕那些从不流血的凶手，从不窃盗的小偷，不打诳语的说谎者的时候，你就真是一个宽大的

人。

谁能把手指放在善恶分野的地方，谁就是能够摸到上帝圣袍的边缘的人。

如果你的心是一座火山的话，你怎能指望会从你的手里开出花朵来呢？

多么奇怪的一个自欺的方式！有时我宁愿受到损害和欺骗，好让我嘲笑那些以为我不知道我是被损害、欺骗了的人。

对于一个扮作被追求者的角色的追求者，我该怎么说他呢？

让那个把脏手在你衣服上擦的人，把你的衣服
拿走吧。他也许还需要那件衣服，你却一定不会再要
了。

兑换商不能做一个好园丁，真是可惜。

请你不要以后天的德行来粉饰你的先天的缺
陷。我宁愿有缺陷，这些缺陷和我自己的一样。

有多少次我把没有犯过的罪都拉到自己身上，
为的让人家在我面前感到舒服。

就是生命的面具，也都是更深的奥秘的面具。

你可能只根据自己的了解去判断别人。
现在告诉我，我们里头谁是有罪的，谁是无辜
的。

真正公平的人就是对你的罪过感到应该分担的
人。

只有白痴和天才，才会去破坏人造的法律，他们

离上帝的心最近。

只在你被追逐的时候，你才快跑。

我没有仇人，上帝呵！如果我会有仇人的话，
就让他和我势均力敌，
只让真理做一个战胜者。

当你和敌人都死了的时候，你就会和他十分友好了。

一个人在自卫的时候可能自杀。

很久以前一个“人”，因为过于爱别人，也因太可爱了，而被钉在十字架上。

说来奇怪，昨天我碰到他三次。

第一次是他恳求一个警察不要把一个妓女关到监牢里去；第二次是他和一个无赖一块喝酒；第三次是他在教堂里和一个法官拳斗。

如果他们所谈的善恶都是正确的话，那么我的一生只是一个长时间的犯罪。

怜悯只是半个公平。

过去唯一对我不公平的人，就是那个我曾对我的兄弟不公平的人。

当你看见一个人被带进监狱的时候，在你心中默默地说：“也许他是从更狭小的监狱里逃出来的。”

当你看见一个人喝醉了的时候，在你心中默默地说：“也许他想躲避某些更不美好的事物。”

在自卫中我常常憎恨；但是如果我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我就不必使用这样的武器。

把唇上的微笑来遮掩眼里的憎恨的人，是多么愚蠢呵！

只有在我以下的人，能忌妒我或憎恨我。

我从来没有被忌妒或被憎恨过，我不在任何人之上。

只有在我以上的人，能称赞我或轻蔑我。

我从来没有被称赞或被轻蔑过；我不在任何人之下。

你对我说“我不了解你”，这就是过分地赞扬了我，无故地侮辱了你。

当生命给我金子而我给你银子的时候，我还自以为慷慨，这是多么卑鄙呵！

当你达到生命心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高过罪人，也不低于先知。

奇怪的是，你竟可怜那脚下慢的人，而不可怜那心里慢的人。

可怜那盲于目的人，而不可怜那盲于心的人。

瘸子不在他敌人的头上敲断他的拐杖，是更聪明些的。

那个认为从他的口袋里给你，可以从你心里取回的人，是多么糊涂呵！

生命是一支队伍。迟慢的人发现队伍走得太快了，他就走出队伍；

快步的人又发现队伍走得太慢了，他也走出队

伍。

如果世上真有罪孽这件东西的话，我们中间有的人是跟着我们祖先的脚踪，倒退着造孽。

有的人是管制着我们的儿女，赶前地造孽。

真正的好人，是那个和所有大家认为坏的人在一起的人。

我们都是囚犯，不过有的是关在有窗的牢房里，有的就关在无窗的牢房里。

奇怪的是，当我们为错误辩护的时候，我们用的气力比我们捍卫正确时还大。

如果我们互相供认彼此的罪过的话，我们就会为大家并无新创而互相嘲笑。

如果我们都公开了我们的美德的话，我们也将为大家并无新创而大笑。

一个人是在人造的法律之上，直到他犯了抵触人造的惯例的罪；

在此以后，他就不在任何人之上，也不在任何人之下。

政府是你和我之间的协定。你和我常常是错误的。

罪恶是需要的别名，或是疾病的一种。

还有比意识到别人的过失还大的过失吗？

如果别人嘲笑你，你可以怜悯他；但是如果你嘲笑他，你决不可自恕。

如果别人伤害你，你可以忘掉它；但是如果你伤害了他，你须永远记住。

实际上别人就是最敏感的你，附托在另一个躯壳上。

你要人们用你的羽翼飞翔而却连一根羽毛也拿不出的时候，你是多么轻率呵。

从前有人坐在我的桌上，吃我的饭，喝我的酒，走时还嘲笑我。

以后他再来要吃要喝，我不理他；
天使就嘲笑我。

憎恨是一件死东西，你们有谁愿意做一座坟墓？

被杀者的光荣就是他不是凶手。

人道的保护者是在它沉默的心怀中，从不在它多言的心思里。

他们认为我疯了，因为我不肯拿我的光阴去换金钱；

我认为他们是疯了，因为他们以为我的光阴是可以估价的。

他们把最昂贵的金子、银子、象牙和黑檀排列在我们的面前，我们把心胸和气魄排列在他们面前；
而他们却自称为主人，把我们当作客人。

我宁可做人类中有梦想和有完成梦想的愿望的、最渺小的人，而不愿做一个最伟大的、无梦想、无愿望的人。

最可怜的人是把他的梦想变成金银的人。

我们都在攀登自己心愿的高峰。如果另一个登山者偷了你的粮袋和钱包，而把粮袋装满了，钱包也

加重了，你应当可怜他；

这攀登将为他的肉体增加困难，这负担将加长他的路程。

如果你消瘦的情况下，看到他的肉体膨胀着往上爬，帮他一步；这样做会增加你的速度。

你不能超过你的了解去判断一个人，而你的了解是多么浅薄呵。

我决不去听一个征服者对被征服的人的说教。

真正自由的人是忍耐地背起奴隶的负担的人。

千年以前，我的邻人对我说：“我恨生命，因为它只是一件痛苦的东西。”

昨天我走过一座坟园，我看见生命在他的坟上跳舞。

自然界的竞争不过是混乱渴望着秩序。

静独是吹落我们枯枝的一阵无声的风暴；

但是它把我们活生生的根芽，更深地送进活生生的大地的活生生的心里。

我曾对一条小溪谈到大海，小溪认为我只是一个幻想的夸张者；

我也曾对大海谈到小溪，大海认为我只是一个低估的诽谤者。

把蚂蚁的忙碌捧得高于蚱蜢的歌唱的眼光，是多么狭仄呵！

这个世界里的最高德行，在另一个世界也许是最低的。

深和高在直线上走到深度和高度；只有广阔能在圆周里运行。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有了重量和长度的观念，我们站在萤火光前也会同在太阳面前一样的敬畏。

一个没有想象力的科学家，好像一个拿着钝刀和旧秤的屠夫。

但既然我们不全是素食者，那么你该怎么办呢？

当你歌唱的时候，饥饿的人就用他的肚子来听。

死亡和老人的距离并不比和婴儿的距离更近；生命也是如此。

假如你必须直率地说的话，就直率得漂亮一些；要不就沉默下来，因为我们邻近有一个人快死了。

人间的葬礼也可能是天上的婚筵。

一个被忘却的真实可能死去，而在它的遗嘱里留下七千条的实情实事，作为料理丧事和建造坟墓之用。

实际上我们只对自己说话，不过有时我们说得大声一点，使得别人也能听见。

显而易见的东西是：在被人简单地表现出来之前，从不被人看到的。

假如银河不在我的意识里，我怎能看到它或了解它呢？

除非我是医生群中的一个医生，他们不会相信

我是一个天文学家的。

也许大海给贝壳下的定义是珍珠。
也许时间给煤炭下的定义是钻石。

荣名是热情站在阳光中的影子。

花根是鄙弃荣名的花朵。

在美之外没有宗教，也没有科学。

我所认得的大人物的性格中都有些渺小的东西；就是这些渺小的东西，阻止了懒惰、疯狂或者自杀。

真正伟大的人是不压制人也不受人压制的人。

我决不因为那个人杀了罪人和先知，就相信他是中庸的。

容忍是和高傲狂害着相思的一种病症。

虫子是会弯曲的；但是连大象也会屈服，不是很

奇怪吗？

一场争论可能是两个心思之间的捷径。

我是烈火，我也是枯枝，一部分的我消耗了另一部分的我。

我们都在寻找圣山的顶峰；假如我们把过去当作一张图表而不作为一个向导的话，我们路程不是可以缩短吗？

当智慧骄傲到不肯哭泣，庄严到不肯欢笑，自满到不肯看人的时候，就不成为智慧了。

如果我把你所知道的一切，把自己填满的话，我还能有余地来容纳你所不知道的一切吗？

我从多话的人学到了静默，从偏狭的人学到了宽容，从残忍的人学到了仁爱，但奇怪的是我对于这些老师并不感激。

执拗的人是一个极聋的演说家。
妒忌的沉默是太吵闹了。

当你达到你应该了解的终点的时候，你就处在你应该感觉的起点。

夸张是发了脾气的真理。

假如你只能看到光所显示的，只能听到声所宣告的，
那么实际上你没有看，也没有听。

一事实是一条没有性别的真理。

你不能同时又笑又冷酷。

离我心最近的是一个没有国土的国王和一个不会求乞的穷人。

一个羞赧的失败比一个骄傲的成功还要高贵。

在任何一块土地上挖掘你都会找到珍宝，不过你应该以农民的信心去挖掘。

一个被二十个骑士和二十条猎狗追逐着的狐狸

说：“他们当然会打死我。但他们准是很可怜很笨拙的。假如二十只狐狸骑着二十头驴子带着二十只狼去追打一个人的话，那真是不值得的。”

是我们的心思屈服于我们自制的法律之下，我们的精神是从不屈服的。

我是一个旅行者，也是一个航海者，我每天在我的灵魂中发现一个新的王国。

一个女人抗议说：“当然那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的儿子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

我对生命说：“我要听死亡说话。”

生命把她的声音提高一点说：“现在你听到他说话了。”

当你解答了生命的一切奥秘，你就渴望死亡，因为它不过是生命的另一个奥秘。

生与死是勇敢的两种最高贵的表现。

我的朋友，你和我对于生命将永远是个陌生者，我们彼此也是陌生者，对自己也是陌生者，直到你要说、我要听的那一天，

把你的声音作为我的声音；
当我站在你的面前
觉得我是站在镜前的时候。

他们对我说：“你能自知你就能了解所有的人。”
我说：“只有我寻求所有的人我才能自知。”

一个人有两个我，一个在黑暗里醒着，一个在光明中睡着。

隐士是遗弃了一部分的世界，使他可以无惊无扰地享受着整个世界。

在学者和诗人之间伸展着一片绿野？如果学者穿走过去，他就成个圣贤；如果诗人穿走过来，他就成个先知。

昨天我看见哲学家们把他们的头颅装在篮子里，在市场上高声叫卖：“智慧，卖智慧咯！”

可怜的哲学家！他们必须出卖他们的头来喂养他们的心。

一个哲学家对一个清道夫说：“我可怜你，你的

工作又苦又脏。”

清道夫说：“谢谢你，先生。请告诉我，你做什么工作？”

哲学家回答说：“我研究人的心思、行为和愿望。”

清道夫一面扫街一面微笑说：“我也可怜你。”

听真理的人并不弱于讲真理的人。

没有人能在需要与奢侈之间画一条界线。只有天使能这样做，天使是明智而热切的。

也许天使就是我们在太空中的更高尚的思想。

在托钵僧的心中找到自己的宝座的是真正的王子。

慷慨是超过自己能力的施与，自尊是少于自己需要的接受。

实际上你不欠任何人的债。你欠所有的人一切的债。

从前生活过的人现在都和我们一起活着。我们

中间当然没有人愿意做一个慢客的主人。

想望得最多的人活得最长。

他们对我说：“十鸟在树不如一鸟在手。”

我却说：“一鸟一羽在树胜过十鸟在手。”

你对那根羽毛的追求，就是脚下生翼的生命；
不，它就是生命的本身。

世界上只有两个原素，美和真；美在情人的心中，真在耕者的臂里。

伟大的美俘虏了我，但是一个更伟大的美居然把我从掌握中释放了。

美在想望它的人的心里比在看到它的人的眼里，放出更明亮的光彩。

我爱慕那对我倾诉心怀的人，我尊重那对我披露梦想的人。但是为什么在服侍我的人面前，我却腼腆，甚至于带些羞愧呢？

天才曾以能侍奉王子为荣。

现在他们以侍奉贫民为荣。

天使们晓得，有过多的讲实际的人，就着梦想者眉间的汗，吃他们的面包。

风趣往往是一副面具。你如能把它扯了下来，你将发现一个被激恼了的才智，或是在变着戏法的聪明。

聪明把聪明归功于我，愚钝把愚钝归罪于我。我想他俩都是对的。

只有自己心里有秘密的人才能参透我们心里的秘密。

只能和你同乐不能和你共苦的人，丢掉了天堂七个门中的一把钥匙。

是的，世界上是有涅槃；它是在把羊群带到碧绿的牧场的时候，在哄着你孩子睡觉的时候，在写着你的最后一行诗句的时候。

远在体验到它们以前，我们就已经选择了我们

的欢乐和悲哀了。

忧愁是两座花园之间的一堵墙壁。

当你的欢乐和悲哀变大的时候，世界就变小了。

愿望是半个生命，淡漠是半个死亡。

我们今天的悲哀里最苦的东西，是我们昨天的欢乐的回忆。

他们对我说：“你必须在今生的欢娱和来世的平安之中作个选择。”

我对他们说：“我已选择了今生的愉快和来世的安宁。因为我心里知道那最大的诗人只写过一首诗，而这首诗是完全合乎音节韵律的。”

信仰是心中的绿洲，思想的骆驼队是永远走不到的。

当你求达你的高度的时候，你将想望，但要只为想望而想望；你应为饥饿而热望；你应为更大的干渴而渴望。

假如你对风泄露了你的秘密，你就不应当去责备风对树林泄露了秘密。

春天的花朵是天使们在早餐桌上所谈论的冬天的梦想。

鼯鼠对月下香说：“看我跑得多快，你却不能走，也不会爬。”

月下香对鼯鼠说：“嘻，最高贵的快腿，请你快快跑开吧！”

乌龟比兔子更能多讲些道路的情况。

奇怪的是没有脊骨的生物都有最坚硬的壳。

话最多的人是最不聪明的人，在一个演说家和一个拍卖人之间，几乎没有分别。

你应该感谢，因为你不必靠着父亲的名望或伯叔的财产来生活。

但是最应感谢的是，没有人必须靠着你的名誉

或财产来生活。

只在一个变戏法的人接不到球的时候，他才能吸引我。

忌妒我的人不知不觉之中颂扬了我。

在很长的时间，你是你母亲睡眠里的一个梦，以后她醒起把你生了下来。

人类的胚芽是在你母亲的愿望里。

我的父母愿意有个孩子，他们就生下我。
我要母亲和父亲，我就生下了黑夜和海洋。

有的儿女使我们感到此生不虚，有的儿女为我们留下终身之憾。

当黑夜来了而你也阴郁的时候，就坚决地阴郁着躺了下去。

当早晨来了而你还感着阴郁的时候，就站起来坚决地对白天说：“我还是阴郁的。”

对黑夜和白天扮演角色是愚蠢的。
他俩都会嘲笑你。

雾里的山岳不是丘陵；雨中的橡树也不是垂柳。

看哪，这一个似非而是的论断：深和高是比“折中”和“两可”更为相近。

当我一面明镜似地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注视着我看到了自己的形象。

然后你说：“我爱你。”

但是实际上你爱的是我里面的你。

当你以爱邻为乐的时候，它就不是美德了。

不时常涌溢的爱就往往死掉。

你不能同时又有青春又有关于青春的知识。

因为青春忙于生活，而顾不得去了解；而知识为着要生活，而忙于自我寻求。

你有时坐在窗边看望过往行人。望着望着地，你也许看见一个尼姑向你右手边走来，一个妓女向你

左手边走来。

你也许在无意中说出“这一个是多么高洁而那一个又是多么卑贱。”

假如你闭起眼睛静听一会，你会听到太空中有个声音低语说：“这一个在祈祷中寻求我，那一个在痛苦中寻求我。在各人的心灵里，都有一座供奉我的心灵的庵堂。”

每隔一百年，拿撒勒的耶稣就和基督徒的耶稣在黎巴嫩山中的花园里相会。他们作了长谈；每次当拿撒勒的耶稣向基督徒的耶稣道别的时候，他都说：“我的朋友，我恐怕我们两人永远、永远也不会一致。”

求上帝喂养那些穷奢极欲的人吧！

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另一颗心宽容。

如果一个人说了并不伤害你或任何人的谎话，为什么不在你心里说，他堆放事实的房子是太小了，搁不下他的胡想，他必须把胡想留待更大的地场。

在每扇关起的门后，都有一个用七道封皮封起的秘密。

等待是时间的蹄子。

假如困难是你东墙上的一扇新开的窗户，那你怎么办呢？

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你却永远不忘。

在盐里面一定有些出奇地神圣的东西。它也在我们的眼泪里和大海里。

我们的上帝在他慈悲的干渴里，会把我们——露珠和眼泪——都喝下去。

你不过是你的大我的一个碎片，一张寻求面包的嘴，一只盲目的、为一张干渴的嘴举着水杯的手。
只要 you 从种族、国家和自身之上，升起一腕尺，你就真成了神一样的人。

假如我是你，我决不在低潮的时候去抱怨大海。

船是一只好船，我们的船主是精干的；只不过是你的肚子不合适就是了。

我们想望而得不到的东西，比我们已经得到的东西总要宝贵些。

假如你能坐在云头上，你就看不见两国之间的界线，也看不见庄园之间的界石。

可惜的是你不能坐在云头上。

七百年以前有七只白鸽，从幽谷里飞上高山的雪峰。七个看到鸽子飞翔的人中，有一个说：“我看出第七只鸽子的翅膀上，有一个黑点。”

今天这山谷里的人们，就说飞上雪山顶峰的是七只黑鸽。

在秋天，我收集起我的一切烦恼，把它们埋在我的花园里。

四月又到，春天来同大地结婚，在我的花园里开出与众花不同的美丽的花。

我的邻人们都来赏花，他们对我说：“当秋天再来，该下种子的时候，你好不好把这些花种分给我

们，让我们的花园里也有这些花呢？

假如我向人伸出空手而得不到东西，那当然是苦恼；但是假如我伸出一只满握的手，而发现没有人来接受，那才是绝望呢。

我渴望着来生，因为在那里我将会看到我的未写出的诗和未画出的画。

艺术是从自然走向无穷的一步。

艺术作品是一堆云雾雕塑成的一个形象。

连那把荆棘编成王冠的双手，也比闲着的双手强。

我们最神圣的眼泪，永不寻求我们的眼睛。

每一个人都是已往的每一个君王和每一个奴隶的后裔。

如果耶稣的曾祖知道在他里面隐藏着的东⻄的话，他不会对自己肃然起敬吗？

犹大的母亲对于儿子的爱，会比玛利亚对耶稣的爱少些吗？

我们的弟兄耶稣还有三桩奇迹没有在经书上记载过：第一件是他是和你我一样的人；第二件是他有幽默感；第三件是他知道他虽然被征服，而却是一个征服者。

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你是钉在我的心上；穿透你双手的钉子，穿透了我的心壁。

明天，当一个远方人从各各他^①走过的时候，他不会知道这里有两个人流过血。

他还以为那是一个人的血。

他也许听说过那座福山。

它是我们世上最高的山。

一旦你登上顶峰，你就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往下走入最深的峪谷里，和那里的人民一同生活。

这就是这座山叫做富山的原因。

我的每一个禁闭在表情里的念头，我必须用行

^① 《圣经》中的地名，据称是古犹太耶路撒冷的一个刑场，相传耶稣即在该地被钉死于十字架上。——《外国文学季刊》编者

为去释放它。

（部分刊于《世界文学》1963 年 1 月号，全文刊于《外国文学季刊》1981 年第 2 期。）

福州工艺美术参观记

这些年来，每次到团城去参观福州工艺美术展览，都给我以新的激动，新的喜悦。

心灵手巧的福州工艺美术家，在漆器、石刻、木画、制花等的专业制作，都十分突出地表现了他们的艺术修养与天才。但是在解放以前，品种花样很少改变。记得从我小的时候起，每次故乡有人来，送给我们的总是脱胎的蓝色山水画的花瓶，绿色的烟盒，浅棕色的观音像等等，越到后来工艺美术的行业就越凋敝了，图样也显得俗气，我家还有一套黑色的漆着盘龙的茶几，就是那时代的产物。

解放后，福州的工艺美术，得到了党和政府的特别的照顾与关怀，星散的艺人们招集回来了，行业生产迅速地发展起来了，品种花色大大地增加了。从建国以来，三次的团城的福州工艺美术展览会来看，的确是一次比一次更好！漆器的颜色一次比一次静柔，花样一次比一次新颖，木雕牙雕与石雕，是一次比一次更加多了浓厚的现代生活气息，尤其是最近的这

一次展览会的物品，在“经济适用与美观”相结合的原则指导之下，这一千多件新小产品，无论是茶具、烟具、餐具、文具、提盒、花瓶、灯台、挂框、人物像等，都是十分的精美生动，突出地表现了福建的地方色彩，和福建民间工艺的优美传统。这些利用本省特产创造出来的精美的美术作品，不是光用来在屋里案头“陈列”着的，而是件件都有其实用的效果，把美术品和日用品结合起来的作法，对于美化人民生活上，在培养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审美能力上，是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的！

我喜欢参观工艺美术展览，也喜欢逛工艺美术售品所，这和我历年来的社会活动有关。我们每次出国，到处都听到外国朋友们夸赞中国工艺美术作品；在外国朋友的家庭，公共场所和博物馆，也处处看到中国的工艺美术作品。这时候，最使我们感到幸福和自豪。去年春天，我们到阿联去参加亚非作家会议，一路上经过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都有我们驻外使馆和外国友人在飞机场欢迎茶叙，最后经过波斯湾西北岸的科威特酋长国，时间已是夜半，我含着朦胧的倦意，懒洋洋地走向候机室，想不到在这个既无使馆又没有熟人的地方，居然发现在候机室一角的层层架榻上，摆满了中国的瓷塑！梁山伯和祝英台在

携着手翩翩起舞，林黛玉在含情脉脉地看书，贾宝玉在她身后站着……这一对对走遍天涯的中国情侣，看到从祖国飞来的亲人，也会惊喜交集吧，至少，那天夜里的意外相逢在我的鲜明记忆中是永不会褪了光色的！

日益频繁的、我国人民的国际活动，应该可以给我们的福州艺人们以更大的鼓舞，我们的亲人——侨胞遍天下，我们的朋友也遍天下，他们是需要有更多更美更有用的工艺美术品来慰安他们对于祖国的怀念，来纪念中国人民对于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最能寄寓我们的洋溢的感情的、便于携带的中小型的工艺美术品，对于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是有它的一份贡献的！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3年2月13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遥祝中岛健藏^① 先生六十大庆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是我们敬爱的日本朋友中岛健藏先生六十大庆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的热烈祝贺的心，都飞到日本东京，飞到中岛先生和夫人的周围！

我不知道这个庆祝的集会是在哪里举行的？但是我准确的知道，一定是“寿筵开处风光好”！我走上高楼，迎着扑面的春风，侧身东望，我似乎看得见也听得见寿筵上的一切：中岛先生和夫人穿着整齐素静的衣服，站在门口，迎接着络绎不绝的客人——这些客人的面庞有许多是我们所熟悉的——他们对这位寿星深深地鞠躬，和他紧紧地握手，他们争先恐后地举起酒杯，围住中岛先生夫妇，致着贺词，祝他

^① 中岛健藏，1903—1979，日本评论家。生于东京，192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系，从事翻译并发表评论。1934年出版评论集《怀疑与象征》，1941年发表《现代作家论》。1950年任新日本文学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56年组织建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并任理事长。1957年后多次访问中国，为促进日中友好、恢复邦交作了很大贡献。

健康，祝他长寿，祝他所作的促进中日人民友谊和文化交流的工作，和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工作，与日俱进，得到更大的胜利……我何等地愿意我也能在这个寿筵呵！

中岛先生是日本著名的文学评论家，著名的和平人士，日本人民反帝斗争中站在最前面的旗手。他又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战友，几乎每一个中日人民友好合作的团体都是或者由他领导或者有他参加的。我自己就是因为参加中日人民的友好活动，而荣幸地得到了和中岛先生接近的机会，这位白发盈头的长者，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面前，凛然屹立，似百炼之钢，而在和朋友共处的时候，他却是那样地温厚，那样地慈祥。每当我们到日本去，在羽田飞机场，远远地在人群中认出他的满头的白发和稳健的身形，我们就有到家了、看到了一位哥哥那样的喜悦和慰安。在日本我们和他一起开会，一起旅行，在饮食起居上都受到他的无微不至的照拂与关怀，旅途中听他谈话，看到他忙忙碌碌地举着摄影机，把我们召集在一起东照一张、西拍一下，看到他眼角嘴边流露着的活泼幽默的微笑的时候，我们总感到他的身上，充满了青春的气息。

中岛先生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在日本的工作环境，远不是平安顺利的，他曾说过：“我是一个相

信日本将来会繁荣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不满意日本现状的人。”他又说过：“日本现代文学的最大病症，就是有人相信政治运动和创作活动是不能两立的。”这些都使他“深切地考虑政治问题”。这正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所最不喜欢的，他们破坏阻挠中日人民友好合作，文化交流的事业，但是中岛先生并没有因此而退却屈服，他毅然地说：“因此，应该更积极地促进日中邦交的正常化，即使在困难的条件下，更要加深两国人民间的友好，必须以这种意志为基础，推进文化交流。”中岛先生之所以有这种坚强的意志，是因为他明确地知道他所积极参加的、深深地植根在日本广大人民中的运动，是最富于生命力的运动，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的正常化，要求加强日中文化交流，要求独立、自主、和平、民主的愿望，一定会化为不可抗拒的物质力量的。因此，中岛先生对于他的工作，永远抱着坚定的信心，和无穷的勇气。这些年来，他风尘仆仆地往来于东京北京之间，每次我们到飞机场接他，总看见他笑容满面地徐步下机，旅途的困倦盖不住他满心的喜乐，在不懈的工作和不断的斗争中，他是永远年青的！

中岛先生，愿您永远年青，为着我们共同的神圣而艰巨的事业，我们一定要永远团结在一起，互相关怀，互相勉励，并肩携手奋斗到底。

隔着海洋，让我们向着在东京举行的寿筵呼唤：
中国朋友们提议，为中岛先生和夫人的健康，为中岛
先生的工作顺利，为中岛先生的百年长寿——干杯！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63年2月27日。）

热巴演员的新生

这位草原上的“热巴”演员，坐在我的对面，向我滔滔地述说他的过去。我一面倾听他的故事，一面在欣赏他的表情。舞蹈艺术家到底与众不同。他有满头的卷曲的浓发，一双灵活深沉的眼睛，他的一扬眉，一举目，和双臂双手的挥动，都使由他嘴里说出的，先悲苦而后欢乐的曲折的故事，更加真切而动人。

年轻的藏族舞蹈演员，欧米加参，他的故乡是在四川和昌都地区交界的巴塘，但他很小就离开那里了。他的祖父是巴塘的农民，在四十多年前，和其他三位藏族同胞，带头反抗当地的反动统治，这个山区小城被洗劫了，死了三百多人，那三位起义者都牺牲了，他的祖父带着全家逃了出来。欧米加参的童年是在日姆过的，他的父母是那里中扎喇嘛的农奴。

在他九岁的时候，有一天，听说红军走过雪山，老百姓们都跑出去看。他用手比划着兴奋地说：“我记得清清楚楚：这山头上面是白雪盖满的山峰，下面

是无边的深郁的森林，中间一段是青青的草坝。草坝上纤徐地走着一条很长很长的深绿色的队伍，这队伍几乎走了一天。”红军过后，不知道为什么，中扎喇嘛忽然赖他的父亲偷了庙里的一条牛，还气势汹汹地向他们索要历年的欠租，本来他们耕种庙里的地，丰年也好，荒年也好，租税总是交不清的。前几年交不上租的时候，向喇嘛借了五十块钱的藏币，这债务就像缠在身上的青蛇，越缠越紧，几年之中，利上加利，欠债的数目已加到一千五百多块藏币了。喇嘛夺去了他们的所有家当，还扬言要抢走他的三个姐姐，就在这山穷水尽的关头，他们偷偷地向外祖母家借了一匹马，驮着一家八口人的全部“财产”，在林深月黑的一个夜里，悄悄地悲痛地离开日姆，开始了流离颠沛的生涯。

他们走过茫茫的草原，密密的森林，滚滚的金沙江，风里雨里，冰里雪里，一家人端着木碗，到处讨饭，夜里就彼此相挨地蜷伏在山洞中取暖。反动统治的压迫暂时逃脱了，但是彻骨的饥寒仍在紧紧地追随着。

父亲叹息地对母亲说：“没有法子，我们跳跳‘热巴’要钱吧！”

“热巴”是草原上农民牧民所喜爱的民间舞蹈。“热巴”人来了总受他们的欢迎，而且被认为是吉祥

的。但是上层社会却十分鄙视“热巴”艺人，把他们看作猪狗不如的，最卑贱最下等的人。欧米加参十三岁的时候，和他的三个姐姐，两个弟弟，都从观看父母和其他的“热巴”艺人的舞蹈里，琢磨会了这个广大藏民所喜爱的艺术形式。他们一家人组成了班子，过起了卖艺乞讨的生活。

他自己曾写过说：“‘热巴’在过去是最被人看不起的。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忍受着摧残和侮辱，到处流浪……一年到头都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是人家的牛圈羊圈；不管是冬天、夏天、晴天、雨天，都穿着一套破烂的衣服。哪里能吃一顿就在哪里住下，下一顿永远是不能预知的。吃一顿酥油糌粑和奶茶就更说不上。”

仅仅是挨饿受冻，生活还是可以忍受的，有一天，欧米加参的弦子坏了，他在一个喇嘛庙后面捡到一只破牛角，正想把牛角尖截断掏空做个托子，一个面目狰狞的喇嘛忽然在他身后出现了，恶狠狠地问：“这是你可以来的地方么？”一面用手里的皮鞭，把这个苦孩子抽得满地打滚！妈妈在他哭喊的声中跑来了，遮覆在他的身上，也挨了喇嘛没头没脑的鞭打。妈妈哭着求着地好不容易把他拉回帐篷去，解开血肉淋漓的衣服，抚摩着他身上红紫纵横的伤痕，哽咽地哭出：“欧米加参，我苦命……苦命的孩子！”

还有一次，在丽江，一群国民党的官兵叫他们跳“热巴”，他们跳了半天，累得满身是汗，最后在一阵轻蔑的哄笑之下，用刺刀把他们送出来了！

在这些悲惨的日子里，他们只能含着泪唱：

我愿把自己的痛苦尽情倾吐，
但是有谁看得起“热巴”人？
而我们却不愿把自己的痛苦
告诉那些没有良心的人！

但是，在他们的心灵深处，还是切切地希望着将来的幸福美好的生活的，他们互相安慰，互相鼓励着唱：

不要这般悲痛吧，
我的心和你的一样；
痛苦下去是没有用的——
痛苦的后面会升起
幸福的太阳！

他们就这样一边卖艺乞讨，走过了崩子壤、维西、丽江、大理、下关、中甸……中国解放了，他们十七八年的流浪痛苦的生活结束了。在中甸，他们看

到了“幸福的太阳”。

一九五三年的端午节，中甸有个各民族的盛大的节日集会，欧米加参在这欢腾的节日里遇见了“民族文工团”。文工团的领导人邀约他以藏族民间艺人的身分，参加了中央民族歌舞团。他从云南来到了久已向往的北京，开始了各族演员亲密无间的大家庭生活，这个年轻的流浪艺人，在政府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茁壮地成长起来了。

他回忆起生命中这一大转折，兴奋地说：“从此我成了一个光荣的民族文艺工作者，再不感到自己是一个受人轻侮，无依无靠的人，而且已经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了；我再也不必忧虑自己的生活 and 孩子的病痛，而可以安心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献出自己的力量了！”

提到“孩子的病痛”，欧米加参是有过痛苦的经历的：在他流浪卖艺的年头，他的第一个五岁的孩子得了一场病，“穷人的孩子也是宝贝”，全家把血汗换来的一点积蓄，送到喇嘛庙里去给孩子念经消灾，钱花完了，孩子也死了。他的第二个孩子是在北京生的。有一次这个孩子也得了重病，可是在医院里打了一针就好了。这使得欧米加参加倍地热爱这个新社会，而对于愚昧的、压迫剥削人的西藏农奴制度，更引起加倍的痛恨。

这几年里，他走过了祖国许多地方，看到了祖国辽阔富丽的土地，看到了各种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在政府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先后建立了自己的自治地方，一日千里的发展着本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一切，都使他更加热爱这个灿烂庄严的祖国。

欧米加参小的时候，就有一个诚挚的愿望，愿望能去到拉萨。解放后，他又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愿望能来到北京。他到了北京以后，感到北京比他的想象还要庄严美丽，用他自己的话：“住得越久，爱得越深。”一九五六年，中央民族歌舞团随同中央代表团，到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在去西藏的途中，欧米加参比任何人都欢喜而兴奋。可是到了拉萨，他的情绪低沉下来了！佛权胜地的布达拉宫是雄伟美丽的，但是拉萨城中到处看到瞎眼缺鼻、断臂残腿的沿门乞讨的丐者，他们的悲惨的形状和那些高楼大厦贵族老爷们骄奢淫佚的生活，成了一个极其强烈鲜明的对比！他在沿途所看到的西藏农村的荒凉景象，和内地农村的蓬勃发展相比，一边是光明灿烂，一边是黑暗消沉。回忆起自己解放前的痛苦生活，他对本族同胞涌起了最大的同情，对于解放了他的中国共产党发出最深的热爱。

一九五九年，西藏的叛乱平息以后，百万农奴开

始了新生。欧米加参欢畅的心情，是难以想象的！他给中央民族学院的一批回藏工作的藏族学生，写了一封恳挚的信，他说：“我是从藏族的最低层被党解放出来的人，但是我在西藏看到，那里的藏胞所受的痛苦比我还深。藏族人民如果不粉碎农奴制度，是永远不得翻身的。你们去吧，把民主、自由、幸福带给他们，让西藏人民获得和内地各族人民一样的和平幸福的生活……”

这里应该特地提到：一九五六年七月，欧米加参西藏回来以后，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自从他结束了卖艺乞讨的生涯，加入革命工作的队伍，正如藏族谚语所说的：“挨过黑夜的人，才知道白天的可爱；受过折磨的人，才懂得真正的幸福。”他觉得是被当做人看待了，他从心底涌出热爱党热爱新社会的感情。他把全心全力放在工作上，在中央民族歌舞团深入各民族地区巡回演出的时候，他一路不辞劳苦地什么都干：搭帐篷，扛道具，砍柴，做饭……此外他还积极地学习汉语，学习文化，他和汉族同志们谈的话更多更深了，在党的亲切教导和培养之下，他懂得的事理更多了，要求进步的心情也更迫切了。

他终于要求入党。

当党组织热情地问他对于党的认识的时候，他

却有点茫然了，他要再深刻地想一想，他那时候还弄不清楚一个党员应当起什么作用。

一九五五年，到新疆演出的路上，他看了好几个本团带去沿途放映的电影，其中的《董存瑞》影片他足足看了五遍，这个共产党员光辉的形象吸住了他。他想：共产党员就是能为革命事业牺牲自己的一个人。董存瑞是个穷孩子，我也是一个穷孩子，他能做到的，我也一定要做到！关于他入党的这一件使他终生难忘的事，他写着说：“从此我的生命更有意义了，党给了我又一次的、意义更为深刻的新生，这一切我过去哪能想到梦到呢？党和毛主席的恩情，正像广大藏族人民所歌颂的那样：像雅鲁藏布江水一样，永远无有尽头！”

他谈了半天，始终没有触到他的艺术创作，在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会得三等奖的西藏民间舞蹈——《草原上的热巴》。我忍不住地提到我很喜欢这舞蹈里的一首歌曲：

那边草坝子上的姑娘
这边山坡上的小伙子
我们高高兴兴地跳起唱起
来祝福全世界人民幸福吉祥

谈到“热巴”，他容光焕发了！他对我娓娓地谈起了西藏的舞蹈。他说：他小的时候，先学的是“弦子”。“弦子”是一种乐器，很像二胡，不过弓和弦都是用马尾做的。唱“弦子”的时候，弹奏、歌舞都由一两个艺人包办。从艺技来说，“弦子”比“热巴”还优美。“热巴”是广大农牧民所喜爱的民间舞蹈，伴奏的乐器有弦子、手鼓、铃铛等。“热巴”艺人虽受上层社会的轻视，而却为农民所羡慕。农民们叹息着说：“你们真像天上的鸟，到处飞翔，多么自由自在！我们是拴在土地上的、是打入地狱的人呵！”欧米加参微笑了，说：“我们的身世到底还强过农奴呢。我们跳起、唱起，沉醉于艺术的气氛之中，也有忘情的时候。就是在当初，我也热爱我的‘职业’。因为它不仅解决了我的衣食问题，给我以相当的精神上的安慰，并且还让我们给这些穷苦的农民们以极大的快乐。”

他创作的《草原上的热巴》，是描写象征着吉祥和丰收的“热巴”艺人来到春天的草原上，农民们出来欢迎他们，在春天绿野，红花清泉之间，农村里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和着“热巴”人弹奏的音乐，翩翩起舞。人为的隔阂没有了，艺人与群众之间，交融着洋溢的热情。这也表现解放后人们一律平等了，“热巴”艺人和艺术都得到了新生。

欧米加参现在还努力地学习、创作，他认真严肃地学习兄弟民族的歌舞，如瑶族长鼓舞、苗族婚礼舞等。他刻苦钻研、反复琢磨，依靠了这种顽强的精神，他成功地掌握其他民族的弹奏和舞蹈。他正在编写的舞蹈还有：《农奴在欢笑》——是描写西藏农民的新的幸福美好的生活。《背水姑娘》——是西藏姑娘到雪山背水的故事，描写藏民对于解放军的热爱，还有《藏族都舞》——是描写藏族青年保家卫国的热烈感情。他脑中所憧憬的还有《春到西藏》和《西藏的新生》等等。他挥了挥手，笑说：“前些日子，我到了呼和浩特，看见那里怎样地从荒漠的草原，变成一个美丽的近代城市，我就想，平叛后的西藏，解放了的农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有那么美丽的雪山，那么深广的森林，那么多的牛羊，那么丰富的矿产，那么多的江河，呵，光明的西藏的将来，我心中充满了幻象，充满了激情。我要把我所熟悉的民族艺术加以整理、提高，完全融化在这些理想里，我有编不完的舞蹈，写不尽的歌词……”他的情感奔放得说不下去了……

我望着这发出青春的幸福的光辉的双眼，我仿佛已经坐在灯彩交辉的舞台前面，看到了这一场一场的充满了美妙的诗情画意的西藏歌舞！更真切的是，我从他的发光的双眼里，看出了他对于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的热爱，看出了党给他的又一次的意义更为深刻的新生！

（本篇最初发表于香港《大公报》1963年3月15日。）

以忘我的精神和积极的 行动来纪念鉴真和尚

去年十月九日在北京签字的中日文化交流共同声明内，提到纪念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的时候，说：“在这值得纪念的年头，积极地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是有其深远的意义的。”

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国家，只隔着盈盈一水的东海，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不自唐朝始，但是规模之大，人员之多，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却以唐鉴真和尚和他的弟子以及邀请他的日本僧人荣叟、普照等的僧团组织为首屈一指。鉴真和尚的东渡，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是最灿烂最光辉的一页！

我们都知道，这个庞大僧团的访日，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经过了千灾百难，万苦千辛，禁受了牢狱之灾，风涛之险，疫病之困……十年之中，五次扬帆，都归失败。日本僧人荣奂因病死于端州，中国僧人祥彦因病死于吉州，鉴真和尚自己也因暑热困顿

而双目失明。但是鉴真和尚坚定地认为中日两国是“有缘之国”、“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他和他的弟子朋友们，咬定牙关，百折不挠，“不惜身命”地再接再厉，终于完成了他们的雄心和宏愿！他们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热诚毅力，和坚忍不拔的忠贞形象，都给我们以莫大的鞭策和鼓舞。在一千二百年之后，中日两国在文化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我们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范围，可以而且已经扩大了的时候，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互相加深了解，加强团结，促进中日两国文化的畅通交流，上而继承鉴真和尚的伟大事业，下而奠定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合作的重要基础，应该是中日两国文化界朋友们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我也曾荣幸地参加过中日文化交流的工作，当我自己安安稳稳地坐在飞机上，向着日本飞去，以清澈的双目，下望连接着中日两国的万顷绿波的时候；当我到了日本，和日本朋友们兴高采烈地谈论着我们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文学艺术的时候；我是如何地感谢鉴真和尚和他的日本僧人朋友们，在一千二百年前，为我们搭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虹桥，桥边栽上了两行文学、艺术、学术、宗教的绿树，桥上燃起了万盏文学、艺术、学术、宗教的明灯，使我们

今天在这座桥上走过的时候，受到了凉荫，得到了照明，而当年他们搭桥的工作又是如何地曲折而艰苦啊！

当我自己坐在飞机上，向着日本飞去的时候，我的心中还有深深的遗憾和愤怒。在科学发达的今天，自然界的障碍，是阻挠不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迫切愿望的。从北京到东京，若有直接交通，本来可以朝发而午至！但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们，十几年来，处心积虑地阻挠中日两国正常邦交的恢复，千方百计地破坏中日两国人民的文化交流活动。但是为了共同粉碎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的阴谋，中日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和广泛团结，也因而愈益加深了。我们还进一步体会到，世界反动势力主要堡垒的美帝国主义，不但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且是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敌人，我们应该有鉴真和尚和他的弟子朋友们的雄心和宏愿，百折不挠、“不惜身命”地为促进中日两国邦交的正常化，为驱除笼罩在亚洲和世界上空的乌云，为防止战争和保卫世界和平、在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者上，尽上我们最大的力量。

让我们以忘我的精神和积极的行动，来纪念鉴真和尚吧。安息在“有缘之国”、友好的日本人民中

间的鉴真和尚，永垂不朽！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九日于北京。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63年4月26日。）

盛开的革命花朵

——和贾米拉会见

我们的诗人歌唱过：哪里有火热的斗争，那里就爆发着灿烂的火花，哪一片土地上洒满了人民斗争的热血，那一片土地上就开出鲜红的花朵。

贾米拉·布伊海德是一朵开在阿尔及利亚土地上的鲜红的花。

我坐在大厅的侧首，凝望着这位年方三九的名震全球的阿尔及利亚女英雄，在从大厅各个角落射来的强烈灯光之下，不断起落的摄影机声中，她半低着蓬松着黄褐色头发的头，谦柔而又腼腆地坐在那里，黑色的大衣领半敞着，露出了雪白的颈项。她浑身上下，是那么朴素，那么温柔，但是就是这位朴素温柔的姑娘，在狰狞丑恶的法国殖民主义者面前，显示出了石破天惊的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

年轻的贾米拉走出学校，参加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斗争，她担任护士工作，一九五七年四月，被法

国巡逻兵追击，中弹被捕——那年她才二十二岁——七月十五日又被判处死刑，当她听到法国军事法庭判决的时候，她凛然地说：“我知道你们要判处我死刑，因为你们所服务的那些人都是吸血鬼。事实是，我爱我的国家，我希望看到它获得独立，因此，我支持民族解放阵线的斗争，而就是为此，你们就判处我死刑……但是，你们不能阻挡阿尔及利亚走向独立。”

对于法国殖民主义者这个残酷的判决，我国的青联、学联和妇联和全世界的青年妇女团体在一起都提出过最严正的抗议，法国当局被迫改判她终身苦役。她前后被关在撒哈拉大沙漠边缘和法国的监狱里，她在监狱仍坚持斗争，直到一九六二年，她的祖国取得了独立，贾米拉才得到了自由。

腼腆谦柔的贾米拉用低柔的声音，说出了阿尔及利亚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热情洋溢的友谊，说出了中国人民对于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真诚的、无条件的支持。她谈到中国的革命文献对于非洲战士们的影响，这也是对我们的鼓舞。共同受过西欧北美殖民主义者的压迫的中阿人民的友谊，不是寻常的，乃是同情的心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呵！

坐在她身旁的几位“大姐”，用敬佩爱惜的眼光拥抱着她，劝她爱护自己的健康，告诉她独立后的阿

尔及利亚同毛主席所说的解放后的中国一样，才走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因此，她和她的战友们都还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听着这些亲如家人的情话，她频频抚摸颈项，咽下她的激动的情感……

我坐在大厅的侧首，凝望着这朵娇红欲滴的自由之花，和在她周围扶持着她的一片片饱历风霜的红叶，耳中回荡着坚脆的一支又一支的革命歌曲。从大厅的各个角落，强烈的灯光又映射起来了。我忽然觉得这不是什么灯光，这是动摇着帝国主义基础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烈火，正在呼呼地蔓延，这坚脆的歌声似乎是扑面的东风的声响，风增火势，火助风威，把火光中的代表中阿革命人民的一朵红花、几片霜叶，衬托得成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3年3月21日，后收入散文集《拾穗小札》。）

湛 江 十 日

一九六一年底，我在湛江度过了难忘的十天，回来后就有出国的任务，把我所要写的“湛江”滑过去了。这十几个月之中，几番提笔，总感到明日黄花，不大好写。湛江和祖国其他的地方一样，你去过一次，再来时已是万象更新，那时撒下的种子，现在已经遍地开花，那时开着的花心现在已经累累结果。追述过去，不如瞻望将来。但是，正因为是过去的经历，有些人物，有些山水，在迷濛的背景中，却更加鲜明，更加生动。它们像闪闪发光的帆影，在我的脑海中不断地明灭！这回忆，往往把我重新放在一种特别浓郁的色、香、味之中，使我的心灵，再来一阵温馨，再起一番激发，就是这奇妙的感情，逼得我今天又提起笔来。

湛江不像北京和南京，也不像苏州和杭州，它没有遍地的名胜古迹，更没有壮丽精雅的宫殿园林。它在古代是蛮风瘴雨之乡，当宋朝丧失了北部边疆的时候，便把得罪朝廷的人们，贬谪到这地方来。著名

诗人苏东坡，便是其中之一。解放前的五十年中，它是法帝国主义者所盘踞的“广州湾”，这里除了一条法国人居住的街道以外，只有低洼、腥臭、窄小的棚寮和草屋。除了骑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之外，就是饥饿贫困的人民。但是这些饥饿贫困的人民，五十年来，坚持着抗法斗争、抗日斗争和解放斗争，终于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冲洗净了这颗祖国南海的明珠，使它在快乐勇敢的人民手里，发出晶莹的宝光！

一九六一年底我们从严冬的北京，骤然来到浓绿扑人的湛江市，一种温暖新奇的感觉，立刻把我们裹住了。这宽阔平坦的大道，大道两旁浓密的树荫，树荫外整齐高大的楼屋，树荫下如锦的红花，如茵的芳草，还有那座好几里长的海滨公园，连续不断的矮矮的紫杜鹃花墙，后面矗立着高大的椰林，林外闪烁着蔚蓝的波光，微风吹送着一阵阵的海潮音，这座新兴的海滨城市，景物是何等地迷人呵！

在这里，道路是人民开的，楼屋是人民盖的，花草树木是人民栽的……几十万双勤劳的手在十二年之中，建起了一座崭新的现代的城市。当我看到这座城市的时节，我的喜乐，我的自豪，并不在看到京、宁、苏、杭的那些古代中国人民所创造的宫殿园林以

下。反过来，我倒感到，我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尽力地兴建了那些宫殿园林，却不能恣情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而在解放后的今天，人民的点滴血汗，都能用在自己身上，这奇迹般的美丽的城市，就是在这种无比热情和冲天干劲之下产生的。

在这里，最使人眼花缭乱的，是树木花草。树木里有凤凰树、相思树、合欢树、椰子树，还有木麻黄。这木麻黄树，真值得大书特书！这种树我从来没有见过，连名字也是我在翻译印度泰戈尔的小说的时候才接触到的。我只知道它是一种热带的树，从那篇小说里也看不出它的特征，翻译过后也就丢开手。没想到这次在祖国的南方，看到了它的英雄本色！它的形象既像松柏又像杨柳。有松柏的刚健又有杨柳的婀娜，直直的树干，细细的叶子，远远地看去，总像笼住一团薄雾。它不怕台风，最爱海水，离海越近它长得越快。解放后，翻身的湛江人民要在这一片荒沙上建立起美丽的家园，他们就利用这种树木的特长，在沙岸上里三层外三层地种起木麻黄树来。这些小树，一行行一排排地扎下根去，聚起沙来，在海波声中欣欣向荣地成长，步步为营地与海争地。到如今，这道绿色长城，蜿蜒几百里，把这座花园城市围抱了起来。当我们的车沿着这道长城飞驰而过的时候，心里总会联想到从前在国庆佳节，从观礼台前雄赳赳气

昂昂地整齐走过的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在气魄和性格上，他们和木麻黄树完全是一样的。

说到花草，那真是绝美，可以说是百花皆红，无草不香。这里的花，不论是大的，小的，单瓣的，双瓣的，垂丝的，成串的……几乎没有一种不是红的。在浓绿的密叶衬托之下，光艳到不可逼视。乍从严冬的北方到来的人，忽然看到满眼的红光，真是神摇目眩，印象深得连睡梦也包围在一片红云之中！这些花名，有的是我们叫得出来的，如一品红，垂丝牡丹，夹竹桃……但多半是初次听到的，如炮仗花，龙吐珠，一串红，毛茸红等等，有的花名连陪我们的主人也不知道，他们只笑答：“横竖是大红花呗！”他们那种司空见惯满不在乎的神情，真使人又羡又妒。说到草，所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天涯何处无芳草”，才真是这里的写实。我们随时俯下身去，捡起一片叶子，在指头上捻着，都会喷出扑鼻的香气。哪怕是一片树叶，如柠檬桉，闻着也是香的。摘过树叶的手，再去翻书，第二天会发现书页上还有余香！

主人说，可惜我们种树的日子还浅，飞来的鸟儿还不多。但是蝴蝶真是不少，而且种类还多。我们常看见相思树上飞舞着一团一团的蝴蝶。在文采光华的地方，连蝴蝶也不是粉白淡黄的！这些蝴蝶翅翼的颜色，就像虎皮一样，黄黑斑斓。它们不是成双捉对

地飞，而是一群一群地上下舞扑，和乳虎一般地活泼壮丽。此外还有翠蓝色的像孔雀翎一样的蝴蝶，在红情绿中闪出天鹅绒般的柔光，这都是北方所看不到的。

其实，花木也好，草虫也好，都不过是我的画图
中的人物的陪衬。这十几个月之中我脑子里始终忘不了在湛江招待我们的主人。他们是一群最可爱的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一直从长白山、大别山、太行山，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地打到海南岛，最后他们“解甲归农”。他们在这里披荆斩棘，开辟出几十万亩广阔平坦的田园，他们用木麻黄和其他高大的树，种植出棋盘般的防风林带，围护了农林作物，改良了环境，调节了气候。他们在这些标准林园里，办着社会主义农业企业，为祖国生产了许许多多的物资财富，加速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们在对敌战争中是最勇敢的战士，在建设时期是最辛勤的劳动者，在招待客人上又是最热情的主人。他们热情洋溢地把我们当作远别的亲人一般，带领我们参观了他们开创出来的家园，给我们介绍了周围环境里过去和现在的一切。他们白天陪我们参观，晚上和我们畅谈，到现在我的耳中还不时地响着激动的一段叙述，热情的一声招呼……在这些声音后面，涌现出

一个个熟悉的人：中年的，年轻的，豪爽的，拘谨的，泼辣的，腼腆的……这些形象和他们背后的蓬勃浓郁的画景，不断地一幅一幅向我展开……

他们把我们从飞机场簇拥到赤霞山海滨招待所。这是一个童话般美丽的地方。我们头一夜就兴奋得没有睡稳，早晨一睁眼就赶紧起来，走到窗前，纵目外望：十几座楼房错落地隐现在繁花丛树之中。在近处，一丛翠竹旁边立着高出屋檐的一品红，盘子大的花朵，就像红绒剪成的那么光润。再远些，矮的是大叶子的红桑，稍高的是嫩绿叶的玉兰花树，最后面是树梢上堆着细小的黄花的相思树。这一层层深浅浓淡的颜色，交融在一起，鼻子里闻到沁入心腑的含笑花和玫瑰花香，耳朵里听到树影外的海潮摇荡的声音。就在这种轻清愉快的气氛里，我们开始了幸福的十天！

我们首先参观了他们农场里面的热带植物研究所。在会客室中饱餐了他们种出来的花生和香蕉，痛饮了他们自己种出来的咖啡，然后在种植园中巡礼。这里真是祖国的宝地，从东亚各地引种过来的，如油棕、咖啡等经济作物，都生长得很茂盛，在我们惊奇赞赏之下，主人们不但往我们车上装了许多新从树上摘下的木瓜、香蕉和甘蔗；还往我们手里和口袋里

塞了许多珍奇的花果，如九里香、玉兰、玫瑰茄、乳茄、番鬼荔枝等，一路走着，愈拿愈多，压得我们胳膊都酸了。第二次参观的是他们的湖光农场的一部分。在棋盘式的高大防风林里，我们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幼小树苗，安稳地整齐站立在低暖的地方，欣欣向荣地在茁长着。我们参观了三鸟场和畜牧场。牧鹅的姑娘，挤奶的女工，养猪的老汉……在清水池塘边，和整洁的厩房里，紧张而又悠闲地工作着。在鸡栏里我们看到一群火鸡，垂下文采辉煌的双翅，一只只彩船似地向着我们稳稳地驶来。猪圈里有日本猪和荷兰猪，但是最好看的还是本地种的猪，雪白的背上，堆着沿着浅灰色边的大黑花点，这种猪是我在别处所没有见过的。

我们参观了雷州青年运河工程，到了新建成的鹤地水库。生长在北方的我，从来没有想到祖国极南端的雷州半岛会是个缺水的地方！主人们笑着向我介绍：雷州地区，平原地带多，森林丛草少，通过这地区的九洲河，河床窄浅，有雨就泛滥成灾，不起灌溉的作用。一九五八年，在党的领导下，雷州十万人，特别是青年，用了十四个月的工夫，开出一百七十四公里长的青年运河。他们截断了九洲河，建了水库。在运河通过的道上，凸出的地方挖深了，凹下的

地方兴修起槽道，引出一股潺潺清澈的河流，来灌溉雷州半岛的二百五十万亩土地。我们站在鹤地水库堤边上，只觉得它微波粼粼，远山围抱，和密云水库、十三陵水库的面貌大同小异，有如同胞姐妹。倒是未到水库之先，路上所看到的矗立的高大的槽道，地上望去，好似在江上仰望长江大桥一般，十分雄伟，十分美丽。将来这里桥上走车，桥下行船，这种奇观，是密云水库和十三陵水库所没有的。去到水库的路上，在赤坎地方，经过一座很短的“寸金桥”，但是这座桥的意义却不小，它纪念了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间，当地人民奋起抵抗法帝国主义者的英勇事迹。他们把祖国的一寸土地当作一寸金子那样地护惜，他们据河苦战把法帝国主义者的强占土地，从一百几十里缩小到十几里！我们下了车，读了桥上的碑文，在窄窄的河边，一棵很大的缅甸合欢树下，徘徊瞻仰了许久。

南三联岛之行，也是使人永不忘怀的。这天天气晴和，我们到了码头，那里停着一艘登陆艇——登陆艇船头的栏杆，放下来是跳板，吊上去就是船栏。出去时，迎着清新的海风，归来时，望着朦胧的落日，在来去的航程中，我就没有离开栏杆一步！真的，从离开海滨生活起，好久好久没有在小艇上作过乘风

破浪的海行了。

南三联岛本是十个孤岛，解放前这里住着三万多农民和渔民。这些人整年整月地要和潮、沙、风、旱四种自然敌人，作殊死的搏斗。再加上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的罪恶统治，磨死的、逃荒的、已经所余无几了。解放后，党领导了岛上的居民清了土匪，反了恶霸，一步一步地解决了饮水、烧柴等等迫切的问题。本来这些岛上的人民，要到湛江一趟，至少要渡过七次海，自从一九五〇年开始了联岛的工程以后，人民生活又大大地提高了。他们不但填了海，还种了树，圈出田地，盖起水堤，把这几个小岛，链条般接在一起，建设成一个树木葱茏，庄稼遍地的水林……我们站在船头上，听着这一段神话般的改造自然的奇迹，四十分钟以后，南三联岛就已青葱在望。我们从东调岛湖村湾上岸，已经有辆大车在滩头等着。沿着一条平坦的大道，经过好几个鱼池、盐田、稻田和错落的新盖的民居，直到东头灯塔岛的招待所。这招待所的一排楼房，荫蔽在万木丛中，我们从大路下车，在沙地上走了几里路，正觉得有些炎热，一进入这片木麻黄树的深林，骤然感到凉透心脾，在清新的空气中，抬头相顾，真是“人面皆绿”。原来这岛上从一九四九年起，就开始造林，在离海七八步的沙滩上，种上密密的木麻黄树。这里的林带面积长六十华

里，宽五至十华里，面积共有十万亩。这十二年之中木麻黄树已葱郁成林，海水也后退了有一百公尺，就是这座木结构的招待所楼房，也是用木麻黄木建成的。木麻黄树材又硬又苦，蚂蚁不敢吃也啃不动，是最理想的建筑木材。我们在这楼上听了公社吴书记的极其生动的报告，吃了他们自种的花生、大米，和他们自捕的鱼、自养的鸡。这个从前曾是荒岛上的人民的生活，和我们祖国的每个角落的人民一样，已经开始富裕起来了。

最后，我还要谈一谈湛江的码头。法帝国主义者占据湛江大港，就为的是要抢到一个从中国掠得物资的出口，但是他们在这里只修了一个小小的栈桥码头。解放后十几年之中，人民亲手建设起来的崭新的湛江港，它就拥有现代化的起重运输和装卸设备，有宽大码头，各种货物可以直接装上火车。在这个清碧的海港里，每天进出着几十艘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商轮。在港区，还有一座现代化的海员俱乐部，亲切地接待着来湛江作客的各国海员。我们参观了里面的百货商店、阅览室、餐厅、舞场和各种文娱设备。资本主义国家商船上的海员，在新中国湛江大港逗留时期中，过的是愉快健康的生活，帝国主义统治下的那些黑暗污秽的陈迹，早

已一洗无余了。

我们在码头边登上一艘停在那里的名叫“芍药”的商轮。这只船航行于广州和湛江之间。船长姓马，是一位从海外归来的航海者，和我们纵谈他自己归国前后的海上生活。这一段“海客谈瀛”，以愤懑开始，以自豪结束。这位船长，和我所熟悉的海上工作人员一样，十分豪爽，十分热情。他坚决要留我们在船上吃饭，但是我们知道海员们在岸上的很短的时间，是十分宝贵的，结果只应邀和他们一同照了几张相片，就恋恋地道别了。

这以后，我就匆匆地在一九六一年的除夕，独自飞回祖国的首都。那几天正遇到寒流，下了飞机，朔风凛冽。一路进城，西边是苍黄的田野，和光裸的挺立的树行。回忆湛江飞机场上送行的人群，和衬托着这些人物的青葱的背景，心里有着一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十几度月圆过去了，如今正是赤霞山上凤凰树开花季节，湛江的条条大道上，也张开了红罗的幔幕，应该是我践约南行的时候了。我还曾经应许我的“解甲归农”的朋友们，说我要像南飞的燕子，一年一度地回到赤霞山楼檐下的旧巢。但是，春天也罢，秋天也罢，我去得了也罢，去不了也罢，当全国人民，在党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号召下，

万众一心，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完成这伟大而艰巨的任务的时候，我就想到我的湛江朋友们正在这条战线的最前沿，坚韧而乐观地战斗着。让我的湛江回忆，时时鼓舞推动着我，使我在自己的林园里，也做一个像他们一样的坚韧而乐观的劳动者！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3年5月号。）

多给孩子们写这样的作品

——介绍《小仆人》和《旅伴》

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钻天杨的叶子，闪烁着露光，在微风中摇曳。树上一球球的槐花，从窗外透进清香。案头一瓶新摘下来的玫瑰，衬托在满窗的绿意里，显得分外鲜明。上学的孩子们的细碎的脚步和活泼的笑声，不断地从楼前经过。这些日子我心中不断思索的问题，也随着他们的笑声和脚步，引向很远很远的地方。

我们的孩子，真是太幸福了！他们是不是知道人间有忧苦事？他们是不是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宁静快乐的环境，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得来的？他们是不是知道就在这明媚的春光里，世界上其他角落里还有千千万万和他们年龄相仿的孩子，在受着欺凌、受着压迫？这些问题，一直在我的脑际萦绕。假若我们让我们的一亿以上的少年儿童，浑噩无知地生活下去，结果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他们就会变成只图自己的安乐，不顾他人的苦难，贪生怕死，鼠

目寸光的人。而我们一百多年来许多烈士、许多革命者前仆后继、流血流汗所换来的胜利果实，就有丢失的危险！

因此，作为长辈的我们，责任就分外加重了。孩子是革命的接班人；但是接班人是要教育出来的。教育得好，班就接得好；教育不好，就接不了班。孩子正处在求知欲的旺盛时期，正处在品德成长的时期，最需要给他们灌输一些他们所最需要知道的故事：一种是我们前人革命斗争的故事，使他们知道我们的革命先烈，为着挣断世代代套在人民身上的枷锁，所受过的种种艰难和困苦。让他们晓得他们现在所享受的自由和幸福，并不是毫不费力地从天上掉下来的。让他们记住，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他们若不继续努力，不断革命，前人所受过的苦难，还会重新临到他们身上。另一种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地方，在殖民主义统治下，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着的孩子们的故事，使他们晓得当他们在学校，在歌唱，在游戏的时候，就在同一个太阳底下，还有多少受苦难的异国孩子，在叹息，在呼号，在挣扎，这些孩子需要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让他们晓得，只有世界上一切受苦的人都得到解放之后，我们才能得到真正彻底的解放。让他们记住，支持了世界上为自由独立而斗争的人们，也就是支持了我们自己。

只有全世界的人同心协力，从各个角落掀起不断的斗争，才能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从世界上消灭干净。

在这里，我要介绍两本短篇小说集：《小仆人》和《旅伴》，它们是叶君健同志为儿童写的，反映外国儿童生活的作品。作者有很丰富的旅行经历，他写下了他所见过的许多海外儿童，有的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儿童，像《小仆人》里的“小画家”和“未来的建筑师”；但是更多的是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的孩子。作者在《小仆人》的后记中说：

生活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人，会有不同的遭遇命运。从这本小书里的几个故事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这种情况。有的小朋友很幸运，他们得到社会的帮助和培养，在稳步地向美好的事业和生活前进。有的小朋友很悲惨，他们受到社会的打击和摧残，他们没有美好的事业和生活，但他们却正为这个目标而斗争。我想我们生活在一个优越社会制度下的人，在创造我们的美好生活的同时，也应该了解和关心那些生活在极端恶劣社会环境下的小朋友。

作者就是怀着这个真挚的愿望来为中国儿童写作的。他笔下的外国儿童，如《“天堂”外边的事

情》里的意大利孩子亚贝尔托；《小厮辛格》里的尼泊尔孩子辛格；《小仆人》里的阿拉伯孩子阿卜杜拉；《新同学》里的法国孩子夏克斯和西班牙的孩子尼米诺等都是充满了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儿童，他们在黑暗的环境中和强暴的势力下，决不忍受，决不屈服，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已经萌茁着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的种子。看了这些故事，会把我们小读者的同情和关怀，引到世界各地，这亿万颗长着阶级友爱翅膀的火热的心，对于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是会起极大的作用的。

文学作品反映外国儿童生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儿童文学。你不但要熟悉儿童，还要熟悉你所描写的儿童的生活中的一切。作者在《旅伴》的后记中说：

当然，文学作品不可能都根据真人真事。但是真人真事有时可以启发一个人作许多联想。

即使是这个“联想”，若不是脑中积累有许许多多和这一真人真事有关的历史、地理、文化、风俗等的知识，是不能“联想”出什么动人而有说服力的故事来的。这两本书的难能可贵处也就在此。

我想，在我们国家和世界各国的友好来往日益

频繁的今天，我们的工人、干部、青年、妇女、演员、运动员……的足迹走遍了五大洲。他们每人一定都有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感受。我们中间也还有归国的侨民，航行的海客，他们也都有说不尽的海外生活故事，这些故事正是我们儿童所最喜爱、最需要的。他们不但会受像《小仆人》和《“天堂”外边的事情》这类故事的激发，也会被像《新同学》和《别离》这类故事所鼓舞。让我们这些有过海外经历的人，都向叶君健同志看齐，多给孩子们写些引导他们多关心海外儿童生活的故事。这对于加强下一代的国际主义教育，对于丰富孩子们的知识，扩大孩子们的眼界，以至于对促进儿童文学事业的繁荣，都是大有好处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八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63年5月26日。）

《小铁脑壳遇险记》观后

少年儿童是最富于幻想而又充满了好奇心的，他们最喜欢观察细小的生物，看它们的生活动态，替它们做种种的心理活动，在观察和幻想中得到了无穷的乐趣。记得我自己小的时候，为着看蚂蚁搬家，就会津津有味地蹲上半天，看两个交叉来往的队伍，它们匆匆地用触须对碰一下，又匆匆地各走各的路。那时我觉得，可惜自己听不见也不懂得它们的言语，否则一定会知道许多关于它们搬家的有趣事情，当我把它们“拟人化”了以后，我脚边的石块和花草，忽然都变得高大起来，蚂蚁社会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异样地美丽而鲜明！这个童年幻想中的奇景，从来没有在我跟前突兀实现过。前些日子，我观看了辽宁儿童剧院在北京演出的童话剧《小铁脑壳遇险记》，柔和的音乐声起，绒幕徐徐地拉开，我童年时代所幻想的奇妙的世界，终于呈现在舞台上了！我不禁欣喜地回头望望坐在我四围的，无数兴奋而专注的小脸，生在毛泽东时代的孩子是多么幸福！

这故事一开始就紧紧地吸引住全场小观众的心灵，他们所厌恶的昆虫像蝎子、“棺材盖”和金头苍蝇，他们所喜爱的昆虫像蚂蚁、萤火虫、花大姐，都以恰如其分的打扮和神情举动，出现在台上野花小草的“丛林”之中。小观众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勇敢，漂亮而又骄傲的“小铁脑壳”身上，他们一直希望这位小英雄不要受金头苍蝇的引诱和“激将”，不要逞能地跟着坏人离开自己的重要岗位。当金头苍蝇捉弄了小铁脑壳以后，自鸣得意地说：“今天这一天过得真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小黑蚂蚁那个小傻瓜一直把我当做蜜蜂啦，你说妙不妙？”这时台下激起一片愤怒驳斥的声音：“不妙！不妙！”后来小铁脑壳终于醒悟过来，打倒了金头苍蝇，自己也受了伤，昏迷倒地。他家里的大小大小，都在着急地寻找他，热情的萤火虫和花大姐也都出来帮忙。当萤火虫甲向他的伙伴们发出响亮的号召：“大家打起灯笼，随我们出发去找一位小黑蚂蚁，一位小英雄”的时候，美丽的月夜的天边，飞出了萤光万点，这时小观众的兴奋和欣喜，升到了最高潮。

小铁脑壳所犯的错误，对于小观众并不是陌生的，我们自己不是有时因为听了一些赞扬的话而就骄傲起来、目空一切吗？不是有时受了人们的诱激而做出离开集体、自逞英雄的蠢事吗？蚂蚁女王对小铁

脑壳所说的话：“我们需要英雄，而且越多越好。我们马上检阅队伍，那是英雄的行列。虽然不见得他们每一个的脑壳都比你硬，但是他们都是为集体劳动着，战斗着，所以在这行动中的每一个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这些教训和美妙的背景、轻柔的舞态、嘹亮的歌声，都会被小观众牢牢地记住的！

辽宁儿童剧院是一九六〇年才成立的，算起来只有三岁年龄，但是从这一个童话剧里，我很欣赏演员们表演和歌舞的水平，舞台美术和音乐也表现得恰到好处。少年儿童们从戏剧和电影所受到的教育影响，常常比书本还深还快，就是因为舞台上表演的故事，有声有色，火炽飞跃，在儿童的脑海中，总能刻下很深的印象。我和我周围的小观众一样，对于戏剧的艺术是外行的，但是我们都感受到了它的教育的效果。在这里，我热烈地祝愿年轻的辽宁儿童剧院，在他们培养和教育革命接班人的事业上，竿头日进，天天向上。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63年6月1日。）

有了火车头的列车

自从伟大的毛主席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以后，雷锋——这个响亮的名字，像春雷一般响遍了全国少年儿童의耳鼓；雷锋这个光辉的形象，像一座崭新的灯塔，矗立在每一个少年儿童的面前；雷锋短短的一生的平凡而伟大的事迹，像一场深透的春雨，哗哗地渗进全国少年儿童的心田。我们祖国一望无际的苗圃幼林里，雨后是一片欣欣向荣，青葱满眼，这是多么可喜的一件大事呵！

少年儿童是最富于模仿的，同时也是精力旺盛的。当他们敞开纯净的胸怀，闪烁着明洁的目光，向生活摄取智慧和力量的时候，只要有人出个主意或是登高一呼，他们就会风靡云涌地跟着走。让孩子们听谁的召唤，让孩子们跟什么人学习，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问题呵！

今天，我们的少年儿童，是最幸福的一代，他们享受着先烈们用鲜血换来的革命果实，过着快乐的生活。他们没有尝到过被剥削和压迫的滋味。但是，

他们最幸福、也最值得骄傲的是在他们的身边有着一个伟大的母亲和园丁，这就是我们亲爱的中国共产党和最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党和领袖不仅给少年儿童指出正确的方向，而且还经常不断地指引给具体学习的榜样。想想吧，在刘胡兰、董存瑞和黄继光等英雄形象的感染下，在少年儿童当中曾出现过多少个刘文学式的少年英雄呵！

今天，正当有的少年儿童为自己没有生长在刘胡兰、董存瑞和黄继光等英雄生长的年代而感到惋惜的时候，党又一次指给了雷锋这样一个光辉的榜样。雷锋这个活生生的、在日常生活中，处处表现出共产主义精神品质的光辉形象，打开了广大少年儿童的心扉，他们认识到，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保持自己历史鲜红颜色”的雷锋，就是抗日和抗美援朝时期的刘胡兰和黄继光；他们认识到，倘若平时没有像雷锋那样的思想准备，即使到了有和刘胡兰、黄继光一样的“临危授命”的机会，在间不容发之顷，也不可能出现英雄的行为；他们认识到，万丈高楼起于平地，伟大的英雄也必须在平凡劳动中做起。伟大出于平凡，平凡中孕育着伟大，孩子们从雷锋的身上真正认识了这个真理。

“雷锋叔叔呵，你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面红旗，我们听毛主席的话，一定好好向你学习。”

“雷锋叔叔呵，相信吧，我们将用实际行动来续记你未记完的日记……”

这是千百万少年儿童的誓言，这是千万个红色接班人向共产主义大旗下聚集的脚步声！看吧，在这“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余音未了的时刻，在广大少年儿童中，竟出现了多少动人的景象呵！过去不爱用功的学生，在雷锋叔叔的“钉子精神”鼓舞下，现在在课堂上受到了老师的夸奖；过去抹着眼泪向妈妈讨零钱花的孩子，现在亲手钉制了节约箱；家庭困难的同学，书包里忽然出现了崭新的本子、三角尺和铅笔，却不知道是谁给装的；孤独无援的老大娘，院子里忽然涌进来成群结队的背着柴禾的红领巾；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忽见一位老大爷蹒跚在道旁，几个少先队员一拥而去，一直将老大爷搀扶到家里；一群少先队员奔走在一段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大家围起圈圈一商量，第二天道路就变得平坦明光；过去一块手绢也要留给妈妈洗的孩子，现在不仅自己洗衣裳，而且她的名字也第一次登上了学校里的劳动光荣榜……在这移风易俗的学习雷锋的运动中，我们少年儿童的精神面貌，真是“日日新，又日新”了！它使我们确信：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生长起来的幼苗，定将是一代比一代更加茁壮美丽！

一位抚顺的小朋友说得好：“学习雷锋叔叔以

后，使我懂得了生活的意义，雷锋叔叔就是我生活的火车头，我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做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人。”

有了火车头的列车，飞奔吧！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轨道上飞奔吧，尽管一路上还不断地会有云层和雨阵，你们仍然会胜利地到达雷锋叔叔所理想的最幸福的世界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中国青年报》1963年6月1日。）

假如雷锋叔叔遇见这种事情

自从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少年儿童中间蓬勃地展开以来，在全国各地雨后春笋似的，萌发着可喜的移风易俗的现象。我看到一些少年儿童，把雷锋的画像和雷锋日记里的格言警句，贴在、抄在自己崭新的笔记本或是日记本上。在他们的笔记本或是日记本里，都写上了自己学习雷锋的诚挚的决心和具体的行动。我也听见过他们谈到的学习雷锋的有效方法，我觉得这方法是值得向大家介绍的。

他们说，我们学习雷锋叔叔，最初是仔细地阅读他的日记和他的事迹，凡是他所做过的好事，有益于人民的事，我们都仿效着去做。比方说：刻苦学习，不嫌弃旧衣服旧鞋袜，帮助同学补课，背小同学过水，送老大娘回家等等。但是，也还有许多很小很小的事情，我们每天不断地遇到，而在雷锋叔叔日记上，从来没有提过的。那么遇到自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停下来问着自己：“假如雷锋叔叔遇见这种事情？”这时，雷锋叔叔的“专门利人、毫

不利己”的巨大光辉的形象，就会温和而严肃地站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自然而然地知道，这件事为什么应该这样做，而不应该那样做。比方说，问了这句话以后，我们决不因为给兔子找饲料，而去攀折路旁的树叶；在电影院、剧院或其他公共场所，我们决不恣意地大声笑叫；在游览公园或名胜古迹的时候，我们决不在墙上写上“×××到此一游”；在吃过一块糖或是一根冰棒的时候，决不把包纸往地上乱丢……这些都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我们一用雷锋叔叔的精神尺度来衡量自己，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做，而且我们还劝说别人也这样做。

这些话是很深刻，很有意思的。雷锋是我们的伟大正确的党所培养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新人的典范。在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进行，国内阶级斗争还没有停止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向雷锋学习他的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才能把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对少年儿童来说，他们是伟大的祖国的未来主人翁，在未来几十年或更长的时间中，他们不能不受到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潮流的冲击。若是他们从小就能自觉地反复地考验自己，锻炼自己，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日积月累，形成了心理习惯，将来他们就会朝气蓬勃，心情愉快地接过前辈肩上的伟大

而光荣的重担，在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胜利地前进。

“大处着眼，小处下手”，在每一个行动上用“假如雷锋叔叔遇见这种事情”来考问自己的方法，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采取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天津日报》1963年6月1日。）

继续种好这一块园地

——祝贺《少年文艺》创刊十周年

《少年文艺》是儿童文学的一块经过垦种十年的熟地。十年以来，它为我们新中国少年儿童供应了不少质量很高的精神食粮。在历年的《儿童文学选》里，每一种文学形式，如小说、散文、诗歌、童话、剧本、革命斗争故事、民间故事等栏目中，几乎都有从《少年文艺》选出来的作品。这成就是和编辑同志和作家同志们的努力分不开的。在这里，我们谨向这块园地上的辛劳的园丁们，致以无限的敬意。

《少年文艺》十年来一直遵循着以培养少年读者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丰富他们各方面的知识的编辑方针。它给少年儿童们供应了反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人新事，表现新中国儿童的精神面貌以及其他对少年儿童有益的作品。通过这样的文艺作品，引导儿童们热爱祖国、热爱集体、热爱劳动，时刻准备着以自己的头脑和双手，为自己光辉美丽的国家，付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文艺是教育少年儿童的最好的工具。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已经有了《少年文艺》这一块良好的园地，让我们大家来努力继续把这一块园地种好，让它为我们的接班人多生产出优质的精神食粮，帮助他们快地发育成长，健壮活泼、勇敢乐观地走上他们神圣的岗位！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一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艺报》1963年第6期。）

在 火 车 上

双辮的乘务员，带着我穿过好几节坐满乘客的车厢，直到一节软席卧车的一个房间门口，微微地笑说：“您暂且坐一坐吧，等有了空座我再通知您。”她还要同乘客说些什么，看见这位客人正向车窗外不住地挥手，她就悄悄地退步了。

我喘息甫定，在卧铺靠近门边的一角，坐了下来，一面从手提包掏出手绢，擦着额上的汗，一面观察这个房间：在相对的两个卧铺上，都摆了几个大大小小的手提包，上面系着各式各样的旅馆和轮船的标签。这位客人穿着短袖白尼龙衬衫，灰色裤子，脚下是灰色镂空皮鞋，上半身几乎完全探出车外去，使劲地挥动着手帕。直到火车走出站台，他才慢慢地缩进车来，又慢慢地放下纱窗，慢慢地坐下，抬起头来看见我，仿佛很感到意外。我连忙笑着向他解释：“对不起，我因为有点急事，临时买票上的车，软席座位没有了，乘务员把我带到这房间里暂坐一下。好在不到一个钟头，我就下车……”他茫然地点头笑

说：“没关系，请坐，欢迎！”我看他心不在焉的眼神里，仿佛有很大的心事，我怕扰乱他的情绪，便拿出手提包里的一本杂志，自己低头看起来。

这位客人显然十分兴奋，他先打开一把黑折扇，不住地扇着，又站起来把摆在我座位旁边的小箱子，都推到窗口去。他呆坐着望了一会窗外，又回过头来不住地望着我。我索性放下书，笑着望着他。他似乎十分高兴有了和人谈话的机会，立刻笑着和我招呼。他看去有五十上下年纪，中等身材，头顶有点秃了，满面红光，稀稀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唇角上翘，显出一种淳厚而又精明的神气。他笑说：“我是从印尼回来探亲的。你听得懂我的话吗？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我笑说：“听得懂，您说得不错，您的原籍是福建吧？”他笑说：“是的，是的，我是福建晋江。我的口音里带出福建腔来了吧？”我说：“那么我们是同乡了，我也是福建人……”他赶紧站起来，和我握手，还不住地摇着，脸上发出欢乐的光，“这样，你会说福建话了？”他回过身去，按了铃，又从衬衣袋里掏出一包中华烟来，递给我一支。我辞说不会，他自己便放在嘴里，用打火机点着了，和我滔滔不绝地说起福建话来。

“我来个自我介绍吧：我姓陈，叫陈依谦，世代是种田的。你知道我们那边靠海，风沙大得很，冬天

一夜的大风，一阵一阵的流沙，就把田地都没平了。大风过后，我们就得一担一担地从地里把流沙挑走，才能下种。种田的人真是苦极了，收成又不多。三十年前，一场大风沙，把我们那个二十三户的村子，完全填没了。我的父亲就是那时死去的。我母亲带了我们三个弟兄逃了出来。我二哥卖了壮丁，我就跟了几个同村的人下了南洋。临走那一天，母亲往我怀里塞了一包祖宗灵前的香灰，大哥也往我手里放了一包故乡的沙土。母亲哭着说：‘到那边有了活路就捎回信来吧……’我大哥却咬着牙说：‘这个鬼地方，你不回来也罢。有了立脚地，有了钱，你寄点钱回来治治沙吧，我是要死守在这里的！’”

乘务员微笑着站在门口，这位客人笑着向她说：“请拿点啤酒和汽水来吧，我请这位乡亲喝两杯。”乘务员答应着，又向我点头一笑，回身走了。

他接着说：“我心里就像刀刺的一样，但是，正像母亲说的，出去闯一闯总比饿死在家里强一些……我跟着乡人，辗转到了雅加达，先是挑一副货郎担，到各乡村里卖些杂货，慢慢地攒了一点钱……”他笑了，搔了搔头，“我在印尼结了婚，我的家里——国内称呼爱人吧？——也是中国人，她是生在印尼的，我们有了八个孩子，最大的女儿今年十八岁了……”

我问：“他们都在印尼吧？”他说：“不，我的大女儿雪莲，她在北京上学。我这次回国，就是来看她的。”这时他的脸上忽然放出异样的欢乐的光彩，我们的谈话显然进入了兴奋情绪的中心！乘务员正好端着啤酒汽水和两个杯子进来。他自己站起来开了啤酒，倒了两杯，又举起沙沙作响的杯子，对我说：“让我们祝贺我们伟大的祖国吧！我们的祖国真是太伟大了！”他几口把酒喝干，掏出手绢来，擦了擦嘴，又点上一支烟，说：“这得从我女儿说起，不，还是从我说起吧。

“解放前，我不敢回来，你恐怕也懂得，我们那边，土匪多，官比土匪更厉害。华侨就是摇钱树，不管你钱多钱少，看见我们回家就眼红，必然重重地敲诈一番才罢。等到故乡解放了，母亲又不断来信，说新中国这样好，那样好，又说大哥做了村干部，二哥也回来了，他们的孩子都入了学校，读了书……叫我一定要回来看一看，我还是将信将疑。后来我们那边有几拨儿人回来过，回去都说好的了不得，我才大着胆子回来了。一进国门，真是万象更新。到得故乡一看——”他拍一下大腿，“嗨，说起真像进入天堂一样，绿油油地一望没有边，茫茫白沙都不见了。你猜怎样，他们栽了几十道木麻黄的防风林，挡了风，聚了土。土地是一年比一年多，不是一年比一年少了。

这一带防风林，往少里说，也有几十万棵，你说不是农业社，人民公社，光凭我们村里一二百人的力量办得到吗？我回到家第二天，就进城去见我们的父母官，更是出我意外，原来他也是农民出身！谈起地里活来，他比我还内行，怪不得他会把地方治理得那么好，他原是我们自己的人嘛！

“从故乡我又到北京去观光。这一路和在北京的所见所闻，高兴得使我落了无数次的泪！谢天谢地，我们祖国居然也有了今日！回到印尼去，和同乡朋友们足足兴奋地谈了几天几夜。那时我的大女儿雪莲才有十二岁，她正从华侨小学毕业，听我说得高兴，她就一心一意地想回祖国来升学。她母亲说她从来没有离开家，一下子走得这么远，有点舍不得，她的外祖父母，更是直摇头。但是我说，我小时候是闯出南洋来的，那时真是前途茫茫，如今她是回到光明的祖国去，有什么舍不得的呢？我们父女两个兴高采烈，只有她母亲和外祖父母是哭着送她上船的。

“雪莲和她的同学们到了北京不久，都分别进了学校，每一封信来，都是欢天喜地谈到学校里家庭般温暖的生活，谈到党和国家对她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她母亲才放了心，她的外祖父母还说雪莲这孩子好强，就是想家难过，她也是不肯说的。前几年听说国内闹旱灾，物资供应困难，她外祖母就偷偷地不断给

雪莲寄钱，让她买滋补的东西吃，后来就简直寄些包裹，什么鱼肝油、可可、奶粉……几乎天天跑邮局。不料雪莲来信，和外祖母生了一场气，说是我这里什么都不缺，婆婆若是尽着寄东西，我以后就永远不给她写信了。雪莲是我们的头生女儿，她一有弟弟，外祖母就把她揽了过去，把雪莲娇惯得什么似的，既怕风吹，又怕日晒，恨不得拿玻璃罩把雪莲罩起来，供在床头上才好！她对雪莲又是千依百顺，因此雪莲一吓唬她，她也不敢再寄东西了，可心里总是嘀咕着。她说雪莲那么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如今肯吃大锅饭，自己洗衣服，她简直不能相信。她翻来覆去地看雪莲的来信，字迹分明是雪莲的，说的话可就像长大了十年。她偷偷地对我爱人说，莫不是别人念的叫雪莲写的吧？我爱人笑说，雪莲那脾气你老人家不是不知道，‘牛不吃水强按头’，她才不会叫人摆布呢！

“今年是雪莲高中毕业的日子，我的岳母可有了借口了，其实也不止我岳母，就是我们夫妇俩，也想借这机会，给她带回点东西……”他笑指着两边卧铺上的那些手提箱说：“这里面都是我们给她带来的东西，凡是我們办得到的，都替她买了。谁知道……”

他摇了摇头，笑了，用几乎是虔诚的眼光注视着我：“你猜我万里迢迢，给她带了这么许多她从前所喜爱的东西，大箱小匣地送到她学校里去。她却一句

高兴的话都没有，让我全部带回旅馆来了。她自己也跟我回来，坐在我床上，拉着我的手，给我讲了一番大道理。她不但说我不应该给她买这么多用不着的东西，还劝我以后也不要给她的弟弟妹妹们买那些多余的东西。她的话又简单又正确，句句打进我的心里，真没有想到连一天的苦都没受过的孩子，会懂得那么多，那么透彻！我真是又惭愧又感激，惭愧的是我忘记了自己和祖先受过的贫穷苦难，感激的是我的祖国，把我娇生惯养的女儿教育成这么一个懂事的人。我说：雪莲，你完全对，我把这些都带走，以后不但不给你寄多余的东西，也不给你弟弟妹妹买多余的东西。这样，你满意了吧？她这时才笑了，过来搂着我，又像小时候那样，双手捧住我的脸，叫我好爹爹！”

他的眼里忽然充满了喜悦的眼泪，低头把烟头踩灭了：“我回去要告诉我的岳母和爱人，还要对我的儿女们说，雪莲已经取得了比这些好到千万倍的东西，她早已不把这些多余的物质享受看在眼里了！”

他说着，两臂交叉起来，低头凝思。我抬头望着窗外，火车仍在风驰电掣地走着，远远地几座大楼和烟囱，渐渐入望，我的目的地快到了。

我轻轻地站起来，回到门边的座位上去，把书收

在手提包里。这时过道上已经充满了准备下车的人声。陈先生惊醒了似的，走了过来，我站起来笑说：“今天真是意外相逢，没想到在火车上遇见一位同乡，我有许多年没有说福建话了！”他笑说：“可不是，……”火车摇晃了一下，停住了。我赶紧拿起手提包，和他握手，说：“再见吧，你一定还会回来的。你女儿和她学校的地址，我都知道了，我回到北京一定去看看她。祝你一路平安，合家快乐！”他脸上充满了激情，也说不出话来，只双手握住我的手，使劲地摇晃着。

我刚跳下去，火车已经开动了，车轮越转越快，隆隆地走出我的视线。我的心似乎也跟着这位充满了激情的乡亲，带着他的说不尽道不完的兴奋的感动的言语，向着他海外的家飞奔。

一九六三年八月七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儿童文学丛刊》1963年第1期。）

《加纳在召唤》

献给克瓦米·恩克鲁玛

〔美国〕威廉·爱德华·伯格哈德·杜波依斯 著

我幼小的时候，和陌生人融洽无猜。
我喜爱我的游伴，也深深知道，
他们的父母都是从哪里来的；
从英格兰、苏格兰、皇室的法兰西
从德意志，往往也有人来自
贫贱的爱尔兰。

但是我棕褐色的皮肤和卷得紧紧的头发
却和他们不同，是怎么长的，没人知道；
有的人试作解说，有的人发出一句疑问
或者显出彷徨；
有的人就笑出声来还盯着眼瞧。

于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我做了梦。

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摆在一起

一切的暗讽和轻蔑一齐变大。

我做了梦。

我拼成一幅什么都不像的图画

我在暗哑的恐怖中战栗

在沉默中哀号，

因为我仿佛梦见了这个：

一块土地从地狱里跳了出来

一块可怜的土地，布满了焚迹和伤痕

灰烬蒙盖着，苦痛束缚着

血水奔流着，在恐怖中匍匐

它的整个气氛是死亡的绝叫

和伤害的悲哀。

我立时醒来，但是在我灵魂的一角

我还是睡着。

我不能忘记，

但是我也不去回忆

那个从地狱里出来的

奴役和苦恼的鬼魂。

我活下来又长大了，我劳动我希望
我计划我彷徨，我紧握我研究
一切疑问，只是还有一个
它是睡着却翻腾着想要觉醒。

我老了，老迈，衰弱，白发苍苍；
在我困苦艰难的道路上
滚过了战争、瘟疫、又一场战争；
我看到贫穷和肮脏的疾病
我同死亡一同行走但是我知道
心里鼓动着—个疑问：一切的梦都是真的吗？

真实的阿非利加又是什么样子？

有一天云消雾散，显现出一位先知，
和我一样的披着斗篷蒙着面纱，他呼喊
着
吩咐我去到世界上做三次旅行
从长长的链环上去找寻
司芬克斯^①的无尽无休的谜语。

① 希腊神话中狮身女面有翼的怪物，常出谜给过路行人，不能解谜的人全遭杀死。——译者

我去到莫斯科；变得聪明的愚人教导我以智慧；

我去到北京；变得富足的穷人
指示我以劳动的财富。

我来到了阿克拉。

最后在这里，我回顾我的梦想；
我听到了把我的灵魂从
长期禁锢的地牢里释放出的声音
我感到阿非利加不是从地狱中来，
而是从天堂的绝顶光荣中产生。

我举目仰望加纳
用响亮的颂歌掠过群山；
我的眼光超越太阳
直飞到光明的顶巅
我看到红、绿、金色纷落在这片地上
和色彩、鼓乐、歌声一同轰鸣。

为比现实更有意义的梦想和伟大的业绩而
鼓舞欢欣。

我的周围浮现着丝绒般发光的
蒙受永恒太阳的爱吻而变黑的脸面

在中夜的光荣伟大的繁星之下
丛林舞蹈，树叶歌唱：

百合花琅琅地唱着赞歌
披着法袍戴着金冠的祭司
在金座上做着法事
向太阳献酒
对神灵舞蹈。

鲜红的血液在紧卷的发圈下奔流
空气里充溢着微妙的芬芳
加冕般的头上细细的发髻
旋转着，旋转着。

但是加纳显示它的力量和威力
不在它的颜色上，不在它的花卉上
而是在它灵魂的奇妙雄伟上
在它的生活的欢乐上
它的无私地付诸的任务上。

学校和医院，家宅和会堂
道路和花园繁荣着召唤着
社会主义在古老的共产主义上面

勇敢地蓬勃开花。

我提高最后的声音来呼唤
在我临终的时刻向天呼号：
呵，把我归入那金色的人群
号召一切西方的国家
朝向初升的太阳。

从那在粪秽中发臭蹒跚的
日暮途穷的腐朽的西方，
转向非洲、中国、和印度洋滨
在那里肯尼亚山和喜马拉雅山矗立着
尼罗河和扬子江滚滚奔流：
把每一张渴望的脸掉转过去。

和我们一齐来吧，黑色的亚美利加：
欧洲的渣滓在美国养得肥胖
溺杀了一个梦想
把恶臭的泥淖当成避难所：

奴役了黑种人，屠杀了红种人
武装了富人来掠夺死人；
在童贞女玛利亚站立的地方

崇拜好莱坞的妓女
对基督施加了私刑。

觉醒吧，觉醒吧，呵，沉睡的世界
尊礼太阳；
崇拜群星，那是
统治黑夜的更大的太阳
在那里黑色等于光明
一切无私的劳动是正直的
贪婪是个罪恶。

阿非利加，领导前进吧；
团结的阿非利加！

译后记 这首《加纳在召唤》是发表在杜波依斯夫人主编的美国黑人杂志《自由之路》一九六二年冬季号上的。这首诗使我们忆起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二年，杜波依斯博士两次访华的种种使人鼓舞留恋的往事，和他对中国人民所说的“黑色大陆可以从中国得到最多的友谊和同情”这样的热情洋溢的话语。为着纪念这位伟大的黑人诗人，我把这首诗译了出来，以飨读者。

（译诗刊于《世界文学》1963年9月号。）

悼杜波依斯博士

我第一次看见杜波依斯博士，是在 1959 年的早春，北京饭店的楼上，杜波依斯博士九十晋一大寿的寿堂里。在贺轴满壁、红烛高烧的欢腾热闹的气氛之中，这位端严而风趣，稳健而和蔼的褐色皮肤的、看去只有六十上下的老人，谁也想不到他献身于他的亲爱的同胞——美国黑人的解放运动，已经有了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在这一天的晚会上，当杜波依斯博士夫妇和他们周围的中国朋友们谈笑风生的时候，我默默地坐在一边，心头涌起许许多多我所见所闻的关于美国黑人生活和斗争的事情。

我记得，我还只有五岁的时候，我的舅舅每天晚上给我讲《黑奴吁天录》，号称文明的美国人，对美国黑人所做的那些惨无人道的暴行，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极其深刻沉痛的印象。每天夜里，我总是紧握着眼泪湿透的手绢，在枕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

到了我二十几岁，在美国北部留学的时候，又遇

见过几件使我十分不平、十分气愤的事情，虽然我在美国北部很少遇见黑人，而这些事情，据说还是极其普通的。

在我们学校的宿舍里，有一位黑人同学，她是名誉学会的会员，学习十分出色，但是从来也没有一个同学去找她谈天。我在早餐桌上和她谈了一次，觉得她很可爱，晚上就去拜访了她，她十分高兴，再三感谢我的“光临”。她说：“你知道，我们这个学校还是允许极少数的成绩优异的黑人来读书的。若在南方，是做梦也休想……在这里，我是寂寞的，我吞咽着孤立的眼泪，但是我一想到我得到知识之后，能为我的同胞做些工作，我就得了安慰了！”这些话引起我的无限同情和共鸣，因此我常去找她谈话，我的那些白人同学，有的就不以为然，和我熟一点的就直率地说：“别把你的时间和感情，浪费在一个黑人身上！”

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请我到他家去过周末。他家的女厨师是个黑人，也只有二十几岁。吃过晚饭，我到厨房去帮她洗碗，和她闲谈，原来她业余还在学习，还加入一个业余演剧俱乐部。她同我谈到她们在排演莎士比亚戏剧的情形，我们谈得十分热闹。第二天早晨，牧师夫妇邀我到礼拜堂去做礼拜的时候，我也跑去邀她。她脸上显出十分惊讶和感谢的神色，连连地摇首，说：“谢谢你，我不能去，牧师和夫人从

来不让我和他们一起做礼拜的。我们另有自己的礼拜堂……”我当时就呆住了。记得我在北京教会中学参加“主日学”的时候，我们的讲堂里，就挂着一幅耶稣和各种肤色的孩子在一起的画片：中国孩子倚在耶稣的怀里，一个黑人孩子伏在耶稣肩上，白人孩子反倒靠远些，坐在耶稣脚前的地上。原来这幅画是画给中国孩子看的！如果在礼拜上帝的会堂里，也奉行“种族隔离”的话，那还算是宣传自由、平等、博爱的宗教吗？这时她在身后推着我说：“你自己去吧，他们在等你呢。你太天真了，你看得太少了，你不懂得！”

还有一次，我在美京华盛顿游览，住在国家妇女会所。傍晚归来，在会所的客厅里，有一个“革命者女儿协会”的会员，过来和我攀谈。我谈到在华盛顿的电车上，白人和黑人分坐，这个使我惊异的事实，她忽然大动感情，面红耳赤地说：“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你到南方看看，还有比这个严格的事情呢。你不晓得，黑人根本不是人，他们没有人的理智，没有人的感觉，总而言之，他们都应该滚出美国去！”说这话的还是一个“革命者的女儿”！这时，窗外被强烈的电灯所逼射的美国国会大楼雪白的圆顶，在我眼中，顿然黯淡无光。看她这种咬牙切齿的恶犬般的形象，我忽然想起前些日子在我们学校大礼堂里听

到的、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演唱：“没有人知道我所看到的苦难”，他的声音是那样地激昂，那样地使人心魂悸动！美国黑人所受到的歧视和摧残，是多么惨酷呵，我所耳闻目击的不过是微乎其微的一小部分而已。

但是，就在这时候，我也知道，有一位黑人解放运动领袖名字叫做 W. E. B. 杜波依斯，他的出生地，就在我学校所在的那一州——马萨诸塞州。他是一个勇往直前的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战士。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就认为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只有铲除帝国主义才能确保和平。他更是一位大无畏的美国黑人争取自由平等的代言人。他研究历史，研究社会科学，为的是要写出许多有关非洲和黑人的学术著作，同时他还不断地写着许多反映黑人斗争鼓舞黑人斗志的作品。他在大学里教过书，编着刊物，同时还发起和参加过许多黑人解放的运动……他不断地在为美国黑人解放而奋斗……

直到四十年之后，我才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瞻仰到这位美国黑人作家、诗人和战士，我感到有说不出的兴奋和荣幸！我和杜波依斯博士的第二次会晤，是更使人永志不忘的。那是在 1962 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在北京国际俱乐部的一间小小而温暖的餐厅里，

我们给杜波依斯博士夫妇饯行，他们在中国休养了几个月，正要回到加纳去。不久以前他在伦敦动了两次前列腺炎的手术，我以为他一定会显得疲弱不堪，不料这位九十四高龄的战士，除了进出有人扶掖之外，依旧是谈笑风生，眉梢眼角充满了慈祥 and 幽默，饭量也没有减退。他说他喜欢中国饭，喜欢北京，喜爱新中国的一切。他说他正在加纳编写非洲的百科全书。他说欧美人心目中和笔下的非洲都是经过涂抹的，经过歪曲的，不是非洲的真相，他要以其的余年，来做这个把非洲的文化文明介绍给世界的事业。他说着，豪爽地笑了，我们都为他的健康和勇气感到快慰。

今年八月二十九日，噩耗传来，杜波依斯博士于本月二十七日，在加纳首都阿克拉逝世了！

一颗黑色的巨星陨落了！在他生前，已故的美共领袖威廉·福斯特曾给他作出如下的评价：“作为黑人新的杰出领袖，杜波依斯至少用了三十年大体确定了黑人总的斗争路线，它引导黑人取得了辉煌进展。……几十年来，美国黑人中间许多最优秀的战士和思想家都积极地团结在杜波依斯的周围。”

一颗黑色的巨星陨落了！但是他在艰难曲折的漫长的斗争路上，所高举的争取黑人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大旗，将由他的同胞和全世界

各色人种中的绝大多数的人民坚持着高举起来。他的洪钟般的号召美国和非洲的黑人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声音，将像蓬蓬远达的非洲鼓声，穿过森林原野，越过江河海洋，传遍非洲和其他大陆。

我们哀伤而又安慰地读着杜波依斯博士的爱人和战友，歇莉·格雷姆在读到毛主席支持美国黑人斗争声明以后对我们在阿克拉的新华社记者所说的欢欣鼓舞的话语，她说：“从来还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的领袖向全世界发出过这样的号召”，“我的丈夫杜波依斯博士和我对伟大的领袖和人类的朋友毛主席表示感谢”。我们都记得，杜波依斯博士自己，在他上次来到中国的时候，也曾热情地说过：“黑色大陆可以从中国得到最多的友谊和同情。”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的感谢的话，而加倍地在反对帝国主义，支持黑人斗争的事业上，鞭策自己永远前进！

我们还为杜波依斯博士高兴，也正如歇莉·格雷姆答复周总理的唁电里所说的，“他在世时看到了美国黑人揭竿而起，反抗他们生活在其中的美国的那种令人不能忍受的景况。他临死的时候，在他的耳旁震荡着进军脚步声。”

美国黑人的斗争，正在蓬蓬勃勃地开展，杜波依斯博士几十年的辛勤努力，已在萌茁，已在开花，我们愿同歇莉·格雷姆和美国黑人以及全世界人民在

一起，以同样坚毅不拔的意志和决心来继续进行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胜利就是对他的纪念”！

杜波依斯博士永垂不朽！

（本篇最初发表于《世界文学》1963年9月号。）

三 到 青 龙 桥

我到达旅馆的时候，她已经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等着我了。今天她显得分外欢畅，周身上下，似乎都散发着快乐的光辉。她穿的是白绸短袖衬衣，浅灰色细褶裙子，光着脚，脚下是镂空的矮跟白鞋，臂上挂着一件白色棉织品的运动员穿的短上衣。她一面拉着我坐上车去，一面笑说，“这短上衣是我儿子的，他说，您到了中国北京，去游览万里长城的时候，别忘了带上它，长城上的风一定大，穿上了可以挡挡寒气。此外，我们去不了，让我的这件衣服，也看看天下闻名的万里长城！”

这一天，天空分外蓝，空气分外清新，又是一个星期天，我们的车驰过绿荫夹道的宽阔的大街，朝阳下，人行道上，漫步着悠闲舒适的人流。小孩子们牵着父母的手，鲜明的服色，在人群里点缀得十分夺目。这时她忽然握住我的手腕，笑说：“我走了许多地方，也没有看过像你们中国这样的快乐健康的孩子……”我说：“孩子没有不可爱的，在日本……”她

摇了摇头说：“我们日本的孩子当然也是可爱的，但是他们是否都很快乐，都很健康，这，恐怕你也知道吧！”

汽车缓缓地走过一道桥，渐渐地离开城市了，前面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宽阔平坦的大道，两旁是浓绿的树行，树影外是一望无边的绿油油的田垅。大雨初晴的田野，是那样地空阔静穆，又是那样地嫩柔流丽。我的朋友轻轻地往后一倚，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在你们这里，我总是感到舒适而又兴奋，新鲜而又亲切，我仿佛找到了力量的源泉。我的心仿佛时时刻刻都张着渴望的双臂，在迎接新的养料，新的灵感。就说今天的游览吧，这愿望在我心中，已经潜存了几十年了。这次，我一得到可以访问中国的消息，我的儿女就高兴地说，这下子您一定可以看见万里长城了……”她看着我笑了一笑，“我一直在谈万里长城，在你们中国人的心目中，就不那样新奇了吧，横竖你们随时可以去玩玩的。”我笑说，“那也不然，我的大半生是在北京度过的，但是长城也只去过两次。”她睁着双眼凝视着我，“第一次是在四十年前，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和几个同学一同去的，我们坐的是火车，到青龙桥站下车再骑小驴走上八达岭。那时的万里长城……呵，那时的万里长城，真不能算是一个名胜，不过是一片高大的颓垣！四围充满了寂寞

与荒凉，除了有时有一串浅黄的骆驼，从深黄色的山脚下，徐徐走过之外，一切都是单调的……”这时我的眼光中可能带着黯郁的神情吧，她连忙问：“第二次呢？”我笑了笑说：“第二次是三年前，这个恐怕你也猜想得到，万里长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一次，我还是坐火车去的，访问了康庄人民公社的青龙桥分队，我安步当车地沿着宽阔的柏油大道，走上了八达岭，登上了万里长城……那些景物，我不必描述了，我描述得不好，反而损害了你的诗意，但是，坐着小汽车直到长城脚下，在我还是第一次呢！”

说到“诗意”，她暂时静默下来了，只凝神地望着窗外，这时窗外掠过的是一层一层长着密树和杂花的山岩，一道一道潺潺飞溅的泉水。我们的车子徐徐曲折而上，转过一层山，就换一幅图画，连我也看得心旷神怡，顾不得和她攀谈了。

到了长城脚下，瓮城里满是欢笑的人群，仰望长城上也有络绎不绝的游人。我的朋友就兴奋得要立刻上去。我们相携着踏着平直的大砖垒成的层阶，慢慢地走了上去，在第一个堞楼上停了下来。

她凝望着碧绿的波涛般起伏的群山，和连延地矗立在山脊上的雄伟坚厚的城墙，久久才回过头来，说，“我早就知道你们的万里长城，是座极其伟大的

建筑物，但是它给我的惊讶和激动的深度，是我在未亲见以前所想象不到的！我想起你们雄壮激昂的国歌，我才体会到，‘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两句词里的‘长城’，坚固雄厚到什么程度！我在日本，也学唱过你们的《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我在历次的亚非作家会议上，也逐渐地深深体会到，只要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像一道长城似的坚固雄厚地矗立在帝国主义者、新老殖民主义者的面前，我们的独立和幸福的日子，就不会是遥远的。现在，我想象中的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长城’，更加形象化了。”她伸出双手来，“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厚厚的砖，让我们把我们的身体，紧紧地靠在一起，筑成我们新的……”她激动得说不下去了。

我走过去用手臂轻轻地围住她的腰，我们默默地又走上了一层堞楼，并肩倚在城堞上，我看着她，说，“我每一次登上万里长城，都觉得一次比一次上得高，一次比一次看得远。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虽然是和许多人一起来的，我却独自留在城半，满心的抑郁悲哀。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同着两位朋友，我们在下面的那一座堞楼上，满怀欢喜地回望着解放十年后的伟大祖国的山川。这一次来……”我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我是同你——我的海外的知己，我的争取亚非独立自由的战友。我又听到了你对于旧的和新

的长城的想法……现在，这座伟大的长城所给我的惊讶和激动的深度，也是我从前所想象不到的！……”

我们并肩默默地靠在一起，我们所听到的，不是自己心房剧烈的跳动，而是亚非千万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响彻云霄的呼声！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1963年9月30日。）

寄国外华侨小读者

亲爱的小朋友：

最近因为送一位外国朋友回国，我从北京经上海到广州，作了一次短期的旅行。前几天刚回到首都，看见街市上已经充满了节日的欢乐气氛，一年一度的国庆节又到了。在这时候，我首先想起的，总是我们在海外的年少的亲人，让我对你们述说我在这次旅行中的见闻，作为我节日的献礼吧！

因为是陪着要赶行程的外国朋友，我们到处真是走马看花，但是尽管我们看的不细不深，只就我们眼前所掠过的朝气蓬勃的景象，已经够使人欢喜赞叹的了。

我的那位外国朋友，她是个作家，观察很深刻，心思很缜密。有些景象对于我是“司空见惯”了，对于她却样样都是新奇，都是伟大。比如说，当我们坐火车南下时节，看到车窗外旋转过去的碧绿的田地，她就赞叹说：“你看，你们这里的田地，总是整整齐齐地连在一起，一眼望不见边……”每到一个车站，

她也要下来走走，她说：“你们这里看不见一个衣服褴褛，形容枯槁的人，也看不见一个乞丐！”她还喜欢看车站上贩卖食品和土货的小车，她笑说：“你看，这么多的水果，这么多的点心，种类又多，味道又美，这真给诽谤造谣，说中国人又饥又寒的人，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我们的第一个停留的地方是上海，从车站到旅馆去的道上，看见南京路一带有轨电车的铁轨，正在拆除，红色的无轨电车已经在马路上往来不绝地行驶，这铁轨是英帝国主义者在五十五年前敷设的，不过几天就会完全拆光，从此马路上不再有隆隆震耳的车声，来往的车辆也可以平稳地通行，这会给上海人民以更深的安静快乐的感觉的。

我陪她参观了国棉二厂、七一人民公社……新中国的工人和农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无比热情，证明了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枷锁，而做了自己国家主人的人民，是有无穷的力量的。工厂和田地上的产品数量和质量，都是扶摇直上，这些指标和数字，都引起她极大的兴趣。此外使她十分兴奋的还有上海的少年文化宫，这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私人住宅，有大客厅，大跳舞厅，大餐厅和许许多多极其讲究的房间，现在都成了上海少年儿童的种种活动场所，他们在里面唱歌，跳舞，演剧，制造飞机和

轮船的模型等等。每天接待的小朋友，可达数千人。我们去的那一天，正看见很多的小朋友，在那里作种种活动，他们笑嘻嘻地给我们表演魔术，请我们参观他们的唱歌组、刺绣组等。我们出来的时候，他们纷纷地送了出来，在楼外广大的草地上游戏的小朋友，也围聚了来，欢笑着叫：“阿姨，再见！”

鲁迅纪念馆是在虹口公园里面，这公园是解放后开辟出来的，引了水，种了树，现在已是湖水涟漪，浓荫如画了。在大树下红花绿草之间，老人们在休息，少年们在看书，草地上还有许多小朋友围坐着在说故事，在游戏。我们在鲁迅墓前献了花，还到纪念馆参观，这里面也有许多小朋友，在静静地仰头细看。祖国这位伟大作家的一生，对于我们的青少年，是有极大的鼓舞和感染的力量的。

在上海期间，我们还偷空到苏州游览一天。我的这位外国朋友，对于苏州的几个花园，如西园，留园，拙政园，都有着很大的兴趣。园林艺术，本是中国建筑家的特长，在那里面，一山一水，一亭一台的配置，都有很大的匠心。这几个花园本是元、明、清几代的古建筑，解放前有的成为驻兵之所，残毁不堪，现在一一修复。一进园门就觉得身入图画之中，暑气尽消。我的朋友照了许多相片，久久留连不忍离去。

从上海到广州也坐的是火车。一进入广东境，火

车和北江并行了几小时，这一路，水秀山青，我们很早醒起，看见这风景就不想再睡了。我的朋友说：“你的国家是多么辽阔，又是多么美丽，我们走了几天，处处景物不同，而且，走了这么几天还没有到边！”

广州是她走过的地方，上次她入境的时候，已经参观过一些名胜了，我们只在一个傍晚坐着汽车出去兜风，走过新建的珠江大桥，这是通向湛江等处的孔道，两旁木麻黄树林，又深又密，绿意扑人。树下连绵不断大红花丛，更是争妍斗艳。这座大桥，是我去年路过的时候所没有的，祖国的建设，真是日新月异呵。

我送她到了深圳，深圳又新建了一座大楼，上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龙车站”几个金字。我正向这座新建筑物凝望的时候，我的朋友忽然拉着我的手，说：“我进入你们国门的时候，从对面看见这座楼上飘扬的五星旗，我就落下泪来了，对于你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我想望了多久了呵！”

亲爱的小朋友，我们伟大的祖国，给我们以多么大的光荣和自豪呵！作为新中国的人民，我们决不会辜负祖国对于我们的关怀和热爱，我愿意在祖国第十四个伟大的节日，和小朋友们在一起，立下志愿，无论在国内，在海外，我们决心努力学习，好好工作，

和我们周围的各国的广大人民，一同为世界和平，人类进步，贡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

祝你们节日快乐！

你们的朋友 冰 心

一九六三年九月

南行日记摘抄

1963 年 8 月 17 日

已有六年没有到上海了！不但是我的日本朋友三宅艳子对于中国解放前的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抱有极大的兴趣和好奇心，我对于上海和住在上海的朋友们，也是久思一见的。

艳子对我说：“我听见去过上海的朋友们说，要看中国人民怎样创造奇迹，上海就是一个好例子。他们用坚强的双手，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所犯下的罪恶，铲除得没有一点痕迹。在上海，我一定多停留几天，多看一看。”

午 11 时 55 分到达上海，住和平饭店。

从车站到旅馆的路上，看见南京路直到外滩一带的有轨电车的铁轨，正在拆除。无轨电车已经在马路上往来不绝地行驶。这是英帝国主义者在五十五年前敷设的，不过几天就会完全拆光了。我说：“从此南京路上不会再有隆隆震耳的车声，来扰乱上海

居民的安宁了。”艳子却说：“南京路上帝国主义者最后的钉子也将拔尽了！”她在北京看过《霓虹灯下的哨兵》，她对于南京路上的一切，特别注意。

上海的朋友们就在我们在旅馆大厅里等着上电梯的时候，笑着告诉艳子说，“这个旅馆本来叫做沙逊大厦，是一个以贩卖鸦片起家的英国沙逊爵士盖的旅馆。这地方，在解放前当然都是由外国老爷们和高等华人占住，其他的人是进不来的。好些年前，英国文人萧伯纳到上海的时候，就住在这里。他约了鲁迅先生来看他。鲁迅到了这里，因为他不是‘西装笔挺’，开电梯的侍役，就不敢让他上去，直到他通了姓名，萧伯纳自己下来接他上去，又送他出来，下面厅堂里的洋人们，才一齐肃然惊异。”这故事我也是初次听到的，艳子和我都笑了起来。我们四顾这大厅里来来往往的黑色，白色，黄色，棕色皮肤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大家虽不相识，却都互相点头微笑。这个当年界限森严的“冒险家”的群居中心，现在成了我们和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们的友谊中心了。

8 月 18 日

上午陪艳子参观了国棉二厂。

我们在听过二厂厂长的激动人心的介绍以后，

参观了几个车间，都感到车间里的空气，比外面还凉爽。车间里的纺纱机，有的还是英国的一九一四年的老机器，但是工人们那种精神焕发的工作情景，都给我们证明了工人作了自己的和机器的主人以后，劳动的热情是不可遏抑的。艳子在车间外面的顾正红烈士墓碑旁边，静立半天，还照了好几张相片。这颗年轻的红色的种子，在这一块地上，开出了多少美丽的红花呵！

下午，艳子开始写她的“北京——上海特快”那篇文章。

晚 7 时，上海朋友们在上海大厦十七层楼上接待我们晚餐。

窗外江边一带灿烂的灯光，引得我们都走到廊上去。艳子倚栏四望，赞叹地说：“这夜景多么璀璨！最好的是这里的灯光，都仿佛显着那么柔和，那么安静，不像香港那样一到夜里，夜色把一切的压迫欺骗淹没了以后，海岸和商船兵舰上的灯火和霓虹灯还放射着各种各色帝国主义者的毒光！至于我们的港口，像横须贺，佐世保……还有美帝国主义者的兵舰或核潜艇在停泊着呢！”

8 月 19 日

上午参观上海西郊七一人民公社。

艳子对于人民公社化后农作物产量的上升，和中小学校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感到极大的兴趣。在参观有十六位医生和护士的医院，以及托儿所和拖拉机站的时候，她尤为兴奋。她和几个年轻的拖拉机手一同照了几张相片。临别时，和那一位女拖拉机手特别紧紧地握手。

下午，艳子继续写文章。

晚上，我们参观了大世界，这对于我，也是一个新的经验。我说，“我从前也到过上海，但是从来没有逛过大世界。因为老人们说那不是个适宜于年轻妇女游玩的地方。”上海的朋友们笑说：“从前的大世界，连年轻的男子也是不大敢去的——现在大不相同了。”艳子听了这些话，兴致更浓了，去了一看，觉得这真是一个新型的劳动人民娱乐的场所，很热闹，却不嘈杂，到处秩序井然。我们在欢乐的人群中，走走站站，木偶戏、京剧等都看了一会，很晚才回来。

8 月 20 日

今早到了少年宫。这是我到过的地方。艳子看到一座帝国主义分子的私人住宅，从前只供三四个人享受和请客的大客厅，大餐厅，跳舞厅等都成了千百

个快乐活泼的新中国儿童活动的场所，使她十分高兴。我们的孩子也真会招待客人，他们拉着客人的手，请她参观魔术表演，请她听唱歌，和其他的种种活动。我们过了一个花团锦簇的上午。艳子对于中国的儿童，印象是极好的，今天又给她添一个美丽的印象。

下午，上海的朋友们邀我们在文艺会堂茶叙。这本来也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们的俱乐部，地方很雅静，现在里面装饰一新，有会堂，有茶座，有图书室……我们座谈的客厅里，壁上挂着几张关于新中国建设的摄影佳作，十分生动。艳子很喜欢这个地方。她说，“在从前，这恐怕也是中国人进不来的所在，帝国主义者被赶走了以后，文艺工作者又多了一个谈心的场所了。”

晚上，我们到外滩公园散步，她问，“这就是当初‘中国人和狗不准入内’的公园吧？”我点点头，挽着她的手臂，向着江边走去。这时，江边堤畔走着倚着许多乘凉的人，微风送来轻轻的笑语。树影里大道上无声地走着往来的车辆。后面是一簇簇的高楼上灿烂的灯火。我指着和平饭店和中国银行的屋顶让她看，“解放前中国人盖这座中国银行的时候，英帝国主义者硬是不让它高过沙逊大厦。因此，中国银行

的最上一层楼屋，比沙逊大厦的尖顶就稍矮一点。”艳子笑了说，“帝国主义者就是这样强压人，今天看来，也是枉费心机，革命的人民的斗争气焰是压不下去的。”

8 月 21 日

上午参观了鲁迅纪念馆，艳子在鲁迅墓上献了花。

鲁迅的战斗的一生，给艳子以很大的激励。她在纪念馆里巡行的时候，总在默默静静地看，有时还写点笔记。她说鲁迅当年在上海和帝国主义者以及一切反动派斗争的艰苦景况，和现在日本的进步的文艺家所处的景况几乎是一样的。看了鲁迅的斗争事迹，再看看今日的新中国，新上海，使她增加了无限的信心和勇气。

下午，在整理行装的时候，艳子很兴奋地说：“上海不但没有辜负了我的期望，而且比我所想象的更为坚强，更为美好。这种子我要带回日本去，让它在我的工作中开花结果。”

她是一个不大纵谈的人，这次在上海，她说的话很多，高兴的时候，简直是谈笑风生。我笑说，从她

身上发出的，日益蓬勃的朝气使她更加可爱了。她也笑说，那是中国和上海给她的感染，她要感谢可爱的中国和可爱的上海。

（本篇最初发表于《文汇报》1963年10月2日。）

《红楼梦》写作技巧一斑

真没想到关于《红楼梦》的文章，是这样地不好写！我把这部文学巨著，又从头翻了一遍，睡前饭后，或是做着其他事情的时候，脑子里总在不断地思索琢磨，也还挑不起一个下笔的头绪。理由也很简单：《红楼梦》这部书，写的是清朝中叶贾、史、王、薛四大家族兴衰的历史，而主要的是衰败没落的一段。故事里所反映的社会现象、经济关系是那样地错综复杂；所描写的人物、生活、乃至园林、居室、服饰、器物又是那样地深刻、细致，真是包罗万象、洋洋大观。虽然自己平日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也曾随便举其一端，而兴高采烈地谈个没完，但是当自己要选个题目，来比较深入地抒写的时候，就感到自己真像进入大观园的刘姥姥，神眩心摇，应接不暇。而且，《红楼梦》这部书，在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中间，几乎人人熟悉；在评论家、作家笔下，二百年来，尤其是解放后，已经出现了不少很深刻、很精辟的文章，我无论从哪一方面来写，都不会有什么新的意思。不

过，作为一个喜爱《红楼梦》的读者，作为从事写作、希望从祖国的古典名著里得到教益的人，若是光从《红楼梦》的写作技巧着眼，光挑《红楼梦》许多技巧中的一种手法，来略谈一下，那么，在百花齐放的许多纪念文章之中，做一朵墙角的蒲公英，也许会衬托得花圃里的异卉名花，更加明艳，更加芬芳吧！

脂砚斋在《红楼梦》第一回里，正文“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之下，批着说：

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现，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复不少……

这就说明《红楼梦》的故事，虽然都是取材于作者耳闻目睹的真实生活，但若没有经过作者一番精心结构，它是不可能成为一部完整的、生动逼真而又波澜起伏的文学作品的。脂砚斋的批语中还有“无缝机关”、“多才笔墨”、“十年辛苦不寻常”等，也是指作者的写作技巧说的。

其实，就是光谈《红楼梦》的技巧，也是书不胜书，除了全文加批之外，几乎无法细谈。而且种种手

法，也不是没有交叉的，现在姑且拈出“两山对峙”一条，来谈谈我的体会。

比如说：在荣宁两府这样的封建大家庭里，统治和被统治的阶层、统治和帮凶的阶层之间，相互的监视防范，如临大敌。彼此之间，一有机缘便给对方加上很苛刻很恶毒的评语，使得读者对于双方的本质和心思行为，都看得一清二楚，举例来说：凤姐和她手下的管家奶奶们，在日常生活的尖锐磨擦中，必然有许多怨谤的。在第十六回里，凤姐对贾琏面有得色地述说她协理秦可卿丧事的一段：

……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那一个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坐山看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了油瓶儿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本事；况且我又年轻，不压人，怨不得不把我搁在眼里……

在第六十五回里，贾琏的小厮兴儿，对贾琏的新宠尤二姐，说的是另一方面的话，他批评凤姐说：

……提起来，我们奶奶的事，告诉不得奶奶！他心里歹毒，口里尖快……皆因他一时看得

人都不及他，只一味哄着老太太、太太两个人喜欢。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没人敢拦他，又恨不的把银子钱省下来，堆成山，好叫老太太、太太说他会过日子。殊不知苦了下人，他讨好儿。或有好事，他就不等别人去说，他先抓尖儿。或有不好的事，或他自己错了，他就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去；他还在旁边拨火儿……

……我告诉奶奶：一辈子不见他才好呢！“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笑着，脚底下就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他都占全了……

他们相互之间引用的那些成语，可以说是形容尽致，也可以看出统治者的帮凶们在规矩礼节的假面具后面，对统治者咬牙切齿，剑拔弩张的状态。因此，忠心于凤姐而又不是没有委屈的平儿，在五十五回中，对管家媳妇们有过这样的话：

……你们素日那眼里没人，心术利害，我这几年难道还不知道！二奶奶要是略差一点儿的，早叫你们这些奶奶们治倒了……众人都说他利害，你们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们的……

再举一个例子：在像《红楼梦》里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但是贾、史、王、薛“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就是个别的奴才，为着自己的利害关系，对于主子的利益，也是极其关心，侧击旁敲，察言观色，说出自己的主人说不出的话，探出自己的主人所探不出的事情，比如莺儿和紫鹃，她们是宝钗和黛玉的贴身侍婢，她们的小姐嫁给什么人，嫁到哪里去，对于她们自己的终身和前途都有极大的关系的。黛玉和宝玉的恋爱，在紫鹃心中是了如观火，因为宝黛二人比较地天真烂漫，“坐卧不避，嘻笑无心”，紫鹃看透了黛玉的心事，“一片真心为姑娘”，替她“愁了好几年”，她左思右想，冒了把宝玉吓“死了大半个”的危险，向他撒了个“妹妹要回苏州去”的漫天大谎。事后她自己向宝玉坦白了她“着急”的原因：

你知道，我并不是林家的人，我也和袭人鸳鸯是一伙的，偏把我给了林姑娘使，偏偏他又和我极好，比他苏州带来的还好十倍，一时一刻，我们两个离不开。我如今心里却愁他倘或要去了，我必要跟了他去的。我是合家在这里，我若不去，辜负了我们素日的情长；若去，又弃了本

家：所以我疑惑，故说出这谎话来问你……

后来当薛姨妈对黛玉说笑话，要建议把她配给宝玉的时候，紫鹃立刻抓住这句话，“忙跑过来笑道：‘姨太太既有这主意，为什么不和老太太说去？’”她也像兴儿在六十五回中对尤二姐所说的，认为“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岂知事与愿违，薛姨妈早就对王夫人提过“金锁是个和尚给的，等日后有玉的方可结为婚姻”（第二十八回），而宝钗本人的“稳重和平”，又深得了贾母等以及下人之心，因此，在第八十四回里，一提到宝玉的亲事，凤姐只说了一句：“一个‘宝玉’，一个‘金锁’，老太太怎么忘了？”贾母就“笑了一笑”，莫逆于心，老太太是早有成算在胸了。

宝钗和宝玉的婚姻，薛姨妈是热心的，就是宝钗自己对宝玉也不是无情的，但因为 she 一向是深沉稳重，对于一切都貌作“浑然不觉”，只有在机缘许可的时候，才微露深意。在第八回里，她第一次和宝玉独对，在问老太太姨娘安，问别的姐妹好之后，立刻说：“成天家说你的这块玉，究竟未曾细细的赏鉴过，我今儿倒要瞧瞧。”她“挪近前来”，把通灵玉托在掌上前后细看，又把上面的镌文念了两遍之后，就意味深长地回头问莺儿做什么在这里发呆？引得：

莺儿也嘻嘻的笑道：“我听这两句话，倒像和姑娘项圈上的两句话是一对儿。”

等到宝玉看过金锁，也念了上面的镌文，承认这八个字真和他的是一对儿的时候，莺儿又想进一步地说明金锁和宝玉的关系：

是个癞头和尚送的，他说必须镌在金器上

底下当然不曾说完，深沉的宝钗必然会用话岔开，但是这半句话已经给宝玉递了一个“备忘录”，宝玉是早已听过“金玉之说”的！

宝玉是不常到宝钗那里去的，莺儿和宝玉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这个伶俐的丫环，没有放过一个机会来向宝玉灌输她的姑娘的种种好处，在第三十五回她替宝玉打络的那一天，当宝玉说：“……明儿宝姐姐出嫁，少不得是你跟了去了”和“明儿也不知那一个有造化的消受你们主儿两个呢”之后，她笑道：

你还不知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上的人没有的好处呢，模样儿还在其次。

还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许告诉他”，为宝钗留下了身分，莺儿的着急和关心，以及她表达着急关心的方法，和紫鹃对比起来，是相映成趣的。

现在再谈一谈，曹雪芹是怎样塑造林黛玉和薛宝钗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的。

在作者笔下，钗黛这两位姑娘，常常是被人相提并论，加以评比的。在第五回，薛宝钗一到了荣国府，作者就总括了钗黛的对比：

……年纪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美丽，人人都说黛玉不及。那宝钗却又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深得下人之心；就是小丫头们，亦多和宝钗亲近……

以后在全书中，作者用无数事实的描写，来积累起薛宝钗和贾宝玉的“金玉姻缘”终于成功，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相互恋爱终成悲剧的因素。书中关于钗黛二人对比的评论，又来自种种不同的角度，比方说，从二门外的小厮，和她们没有接触过的兴儿看来，是：

……还有两位姑娘，真是天下少有！一位是我们姑太太的女儿，姓林；一位是姨太太的女儿，姓薛；这两位姑娘都是美人一般的，又都知书识字的……

而从知道她们的性格的丫头们看来，就又有不同。在二十七回里，小红和坠儿在滴翠亭中私语，被宝钗听见，宝钗假作寻找黛玉把“这件事遮过去了”的时候，小红就担心说：

要是宝姑娘听见还罢了；那林姑娘嘴里又爱克薄人，心里又细，他一听见了，倘或走露了，怎么样呢？

在第六十七回里，宝钗送了贾环些土仪，“赵姨娘心中甚是喜欢”，想道：

怨不得别人都说那宝丫头好，会做人，很大方。如今看起来，果然不错！……要是那林丫头，他把我们娘儿们正眼也不瞧，那里还肯送我们东西？

至于最关心宝玉的终身大事，而又不能了解宝黛相爱的精神基础的袭人，在三十二回中，因为宝玉顶撞了劝他留心仕途经济的湘云的时候，她连忙解说：

姑娘快别说他。上回也是宝姑娘说过一回，他也不管人脸上过不去，“咳”了一声，拿起脚来就走了……幸而是宝姑娘，那要是林姑娘，不知又闹的怎么样，哭的怎么样呢！提起这些话来，宝姑娘叫人敬重……真真是有涵养，心地宽大的。谁知这一位反倒和他生分了。那林姑娘见他赌气不理，他后来不知赔多少不是呢。

在第五十五回里，凤姐和平儿谈到什么人可以帮忙管家的时候，她说：

……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他两个人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们家务事。况且一个是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已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

这许多人所作的钗黛对比，最后以贾母的对比

作一个总结，铸定了宝黛恋爱的悲剧。在第九十回里，谈到宝玉亲事的时候，贾母说：

林丫头的乖僻，虽也是他的好处，我的心里不把林丫头配他，也是为这点子；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恐不是有寿的。只有宝丫头最妥。

对比之下：即使宝黛二人情投意合，之死靡它；即使贾母开始对黛玉“万般怜爱”；即使一般“下人”认为“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即使凤姐、薛姨妈、宝钗等，都不断地和林黛玉开过她和宝玉结婚的玩笑，这一段“心事”“奇缘”，终成了“虚话”！封建家庭的家长是善于冷酷地选拔能以胜任保护自己家庭利益的儿媳的！

现在我们来看曹雪芹是怎样地描写林黛玉的“乖僻”的：林黛玉的言谈，举止，待人接物上，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孤高自许”的例子，是引不胜引的，就不必再去烦絮了。这里只从头检查一下：林黛玉在贾府住了这么几年，她主动地看望过什么人？和谁作过比较长的谈话？我们就不难看出，这个高傲而痴情的林黛玉，一心一念只贯注在她的恋爱对象——宝玉身上，对于其他的一切人，一切事，她都不

闻不问。全书之中，只是描写他们两个人总在一起，林黛玉也总是和宝玉作些无尽无休的“求全责备”的口角和谈话。在她进了荣国府之后，先奉命拜见了两个舅舅；当她住在贾母那边的时候，除了和大家——包括宝玉——一起，在贾母处吃饭，或到王夫人那里走走之外，她只到宝钗那里拜访了一次，那一次还是和宝玉先到了宝钗处有关的。我们看这一天早起，黛玉已经和宝玉跟着贾母到东府看了半天的戏，外面又已经下了雪了，她还是不顾劳乏，紧跟在宝玉后面，来看了宝钗，又用“我来的不巧了”来自己掩饰（第八回）。吃过了饭，她到底还是问“你走不走？”才同宝玉一起告辞。后来，她和宝玉商议定了一个住潇湘馆，一个住怡红院，正如宝玉所说的：“咱们两个又近，又都清幽”，他们两个之间，更是来往频繁。宝玉出了一天门，黛玉便闷闷的。她还往往下意识地“信步往怡红院来”。在宝玉挨打之后，她头一天是在“太阳才落，地上还是怪热的”时候，“两个眼睛肿得像核桃一般”，偷偷地跑来看望宝玉。第二天一早，又“独立在花阴之下，……远远地却向怡红院望着”，直到紫鹃来劝：“咳嗽才好些，又不吃药了？……大清早起，在这潮地上站了半日，也该回去歇歇了”，她才觉得腿都站酸了，呆了半天，扶着紫鹃回去（第三十五回）。至于其他姐妹住的地方，只是为了吟诗结

社的缘故，林黛玉才有时去走一走。宝钗那样地加意和她亲近，常常来看她，几年之中她也只到过三次蘅芜院：一次是因黛玉在行令时说了两句《西厢记》和《牡丹亭》上的话，宝钗叫她“跟我来，有一句话问你”（第四十二回）。第二次是薛姨妈“爱语慰痴颦”之后，黛玉认了薛姨妈做娘，在贾母出远门的时候，薛姨妈受托住进了潇湘馆，有一天早起黛玉同薛姨妈到蘅芜院去吃早饭（第五十九回）。第三次是薛宝钗搬出大观园，黛玉去送她（第七十八回）。二三次，都只在黛玉自己和丫头口中提了一句，没有故事内容。她不但常常是被邀才出去访人——如在第七十三回里去安慰迎春——有时即使被邀也还拒绝不去，例如在第三十六回里，宝钗邀她同往藕香榭去看惜春，她推辞说：“还要洗澡”（但是紧接着路上遇见湘云，邀她去怡红院给袭人道喜，她又去了）。在第六十四回里，探春邀她一同去看凤姐的病，她也不去等等。至于黛玉和人们的谈话，除了宝玉以外，真是寥寥可数。贾母是最亲的长辈，掌握着她“终身”的大权，对她又是“万般怜爱”，但是没有看到林黛玉时常去承欢陪坐，去和老太太谈心，其他的人更不在她心里眼里了。她虽然和宝钗作过较长的谈话，但是那都是宝钗来看她病、来安慰她的结果（第四十五回）。她对香菱和湘云，是比较例外的；在第四十八

回里，香菱来找她学诗，她很高兴地对香菱谈着自己对古代诗人的评价，和做诗的艺术。还有在第七十六回里，在她中秋夜“对景感怀，自去倚栏垂泪”之余，史湘云邀她到凸碧堂赏月联句，两个人边做诗边谈话，几乎消磨了一个整夜。在女伴之中，香菱和湘云都是父母俱丧、身世孤零的人，林黛玉对她们是不能没有同情和同病相怜之感的。

若是把林黛玉的行止和交游孤立来看，还不大显出她的“乖僻”，但是一和宝钗的对衬起来，就显得宝钗像一颗满盘旋转的如意珠一般！她处处殷勤，面面周到。在四十五回里，明明提到：“日间至贾母王夫人处两次省候，不免又承色陪坐，闲时园中姐妹处也要不时闲话一回”。她遇事逢人，到处伸出援助之手，发现问题就疏财仗义替人解决问题，她给黛玉送燕窝；替袭人做宝玉的针线来出脱湘云；向家里要螃蟹替湘云做诗社东道；把自己的衣服给金钏儿装裹；托自己铺子伙计去参行要人参，给凤姐配药……这一切等等，都表现了薛宝钗巧妙而自然地利用了她自己“豁达”的“行为”，“端方”的“品格”，“美丽”的“容貌”，以及她家的“珍珠如土金如铁”的财富，赢得了上自贾母，下至赵姨娘的喜欢，甚至赢得了林黛玉的敬服，从而推心置腹。脂砚斋批第二十二回贾母替宝钗过生日一段，说：

……最奇者黛玉乃贾母溺爱之人也，不闻为作生辰，却云特意与宝钗，实非人想得着之文也。此书通部皆用此法瞒过多少见者，余故云不写而写是也。

《红楼梦》全书中，着意描写的过生日的文字，只有四次：宝钗的，凤姐的，宝玉的和贾母自己的。宝玉生日时，贾母不在家。宝钗和凤姐的生日，都是贾母替她们过的。从脂砚斋的批语来看，书中“不写而写”的文字，还多得很！宝钗在第三十五回里说过：

我来了这么几年，留神看起来，二嫂子凭他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

若从“不写而写”的文字中去寻求，则在这句奉承老太太的话以前，几年之中，宝钗就已经说过其他许多奉承的话，也做过不少奉承老太太的功夫；同时，也更可以看出，天真而乖僻的林黛玉，不但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功夫，而且也没有对老太太说过什么奉承话的！

以上是我现在所想到的《红楼梦》写作技巧的一

斑，到底这种对比，应该算是“两山对峙”，或是其他秘法，我愿意得到同志们的指点教正。

（本篇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1963年11月号。）

《巡 逻》

〔阿尔巴尼亚〕 拉齐·帕拉希米 著

地拉那战役刚刚胜利结束。那些德军和法西斯分子，能逃的全逃了，其余的不是被打死就是被俘了。地拉那遍地都是废墟、防寨、战壕，街道上堆满了破卡车和汽车，在长期的忧虑恐惧之后，它又自由地呼吸了。城市虽然遭到破坏，变成一片瓦砾，在它的居民、尤其是在游击队员的眼里，地拉那既美丽又可爱。游击队员们是带着自豪和从未见过大城市的农民的惊奇来看地拉那的。

第八大队的游击队员德米尔·拉波和列克亥卜·布兹马希在卡瓦雅大街上漫步巡逻的时候，也都有这种感觉。他们是从马拉加斯特拉来的农民，四年来一直并肩抵抗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

索古当权的时候，德米尔有一次曾想到地拉那来解决和卡克拉尼·贝斯之间的一些问题，但是他在费里的朋友们说服他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这样

做不会有结果，还会把钱财白白地糟蹋在路途上。他听从了朋友们的忠告，因此也失去了到地拉那观光的机会，后来就没有什么机缘了，于是他也不再想去参观首都了。

列克亥卜很少进城，连附近的费里和发罗拉也不大去，他从来也不劳神去打听世界上是否有地拉那这个城市。只是在战争年代里，特别是在集会上他才听说有这么一个城市，而且使他惊讶地是，据说它还是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呢。关于地拉那，他听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有人说它是叛徒的巢穴，有人又称它为民族解放运动的摇篮。开始的时候，列克亥卜搞不清这些评语后面的意义，然而这却引起了他要来看看地拉那的愿望，虽然那时他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来，如何来法。

因此当大队接到向地拉那挺进的命令的时候，列克亥卜和所有的游击队伙伴一样，乐得直拍巴掌。

这两个农民昂着头，每人揸着一根枪，戴着一顶钉着红星的德国帽，在林荫大道上漫步走着。他们边走边谈，当他们走到天主教大教堂的时候，就向左转沿着胡同前进。

“我万想不到我们会有打到地拉那来的一天，”德米尔说，“当然，除此以外，我们也没有别的法子来，不是吗？既然我们为解放它而流过血，它就永远

是我们的了。你说是不是？”

“对啦！”另一个回答说，“留神点，我们好像是迷路了。脚底下小心，这儿可不是费里……嗨，这铁丝是做什么的？”

“这是德国人的倒刺铁丝网！你没看见那边的掩蔽壕吗？”

“看见了，看见了！我们好像是走过了界线了……我们还是往回走吧！”

“别傻啦，老弟！整个地拉那都是我们的。再说，反动派不敢明目张胆地出来，他们会找个洞洞藏起来的，没错儿！”

“我说我们还是回去吧。我们可能踩上个地雷，像那些狗杂种似地把脑袋丢了！”

“别害怕！一切的危险我们都平安渡过了，今天晚上也不大会死在这里的。”

因为意见不一致，他们只好继续默默地走着，小心翼翼地迈过倒刺铁丝网，从沙瓦尔羊齿草丛中间，跨过掩蔽壕。他们顺着路往前走，左右了望，不是想发现什么反动分子，而是想熟悉地拉那的每一个角落，将来回家去好跟乡亲们讲点什么。

“看来地拉那也有不少的茅屋和小房子。我原来以为这里尽是高楼和大厦……”

装作很懂政治的德米尔斥责他的伙伴说：

“怎么尽说些乡下佬的话！你没听说资产阶级不许人民建造大厦吗？！他们就像穆泽克雅的封建酋长，不许人民在房上安烟囱一样。他们说，‘这是我们的特权’。”

“还有，”列克亥卜要显出他对于在会议上所听到的话，理解得正确，他又补充说，“还有，就是人民大众想建造这样的大厦，他们也没有那些钱呵。你必得是个百万富翁才能建造大厦呢。”

“可不是吗！”德米尔肯定地说，“人们不但被禁止，就是人们想，也没有钱去盖大厦。”

接着是一阵沉默，德米尔打破寂静，说：

“天晚了，趁没大黑我们往回走吧。”

“我们再往前走走吧，到白色大厦那边，去看看是什么样子！”

“等我们走到那儿，天就大黑了，老兄！”

“天黑了又怎样！你是怕豆子凉了，还是怕我们的女人等急了？”

“女人？提她们作什么，伙计！我们离家四年了。她们的死活我们都不知道。实话说吧，我想我的女人，也许就是因为想念她，我仿佛变得比从前好多了。

“在家的时候我对她很凶。我总冲着她大嚷大叫，有时候还打她。可是等我一上了山，我就常想念

她。我常说，‘谁知道她受了多少苦，上帝保佑她！’年轻的伙伴总开我的玩笑，他们那里想象得到让老婆和三个孩子听凭边境军和德国人随便摆布是什么滋味。他们以为我的心变软了……我那可怜的女人，这四年里她该受了多少苦呵。我们自己虽然在雨里雪里打仗，饿时比饱时多，可是我们至少是自由太平的……”

“是呵，老兄，是呵！我也是这样想。我良心上过不去！有一次因为她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就到她哥哥家去，我差点没把她休了。那天我闹得可凶啦！她站在那儿听着我大发雷霆，我冲着她骂尽了所有的下流话。我不让她歇着。可是现在我发誓我一回到家就认错，而且保证决不重犯错误。我劝你也这样做！”

“是呵，是呵，一定这么办！现在我比从前懂事了，但是我怕我的行为受到旧资本主义残余的影响，人一受了这种影响，一定会恢复老样子。”

“那是不可能的，”德米尔很有把握地说，“这场战争好像把我们的罪恶都洗净了似的。最好根本别让自己去想那些罪恶，把它们丢在脑后，假装你从来没犯过罪，你忘掉了它们，它们也一定会忘掉你。要不然就坦白出来，承认你还相信罪恶！”

“相信罪恶？”列克亥卜好像是谈着别人的事情似地，心不在焉地问着，“呵，不，不，我现在彻底

认识了。你记得营政委对我们讲的那些话吗？说实在的，一开头我一点都不懂，渐渐地我随上大流，立刻就懂得了。”

“我不过是警告你一下，没有别的。但愿我没有因为给你警告就犯了罪，没有吧？……对了，你知道我昨天遇到了什么事情了吗？嗨，我在第四大队碰见两个同村的乡亲。我们拥抱接吻，比亲弟兄还亲热。我不知道他们感觉怎么样，在我自己，就像碰见了上帝本人。我好像不是在地拉那而是在我自己的村里似的。这次会见使我想起了一切：我的老婆，我的孩子，我山边的那一长条田地……我们在宽广的林荫大道上散步，要是有一文钱的话，我们一定会站住喝一杯酒了，但是我们全都一文不名，因此就一个劲地散步。我们想起童年的日子，玩的那些鬼把戏，后来谈锋就转到比较严肃的问题上去了，我们谈到战争经历。我们有那么多话说，大家几乎是同时开口。你可以想象离开四年之久重新见面是怎么个感觉！

“我们走到大旅馆附近那座桥的时候，一个人说他听见有人哼哼。我们仔细地听。好像是有一阵阵隐约的呻吟从下面传来。我们四处看去，最后发现了声音的来处。

“一个受了伤的德国军官在桥下一堆垃圾上辗转反侧，我们大声喊：‘谁在那儿哪？’

“他显然是在忍受着临终的痛苦，他竭力想坐起来，但是一看到我们，就尖叫一声‘游击队员！’无力地倒了下去。

“他手里握着一把手枪，但是没有用，他倒下去死了。

“我们交换了一下眼光，我就走下去仔细地看看他。

“我把手枪从他紧握着的手中抽了出来，说：‘侵略者又少了一件武器了。’在这死去军官的身旁，我看见有十一二张小相片并排放着。有一张是他和一个女人照的，另一张还是那个女人带着一个男孩，一个小女孩。

“我把相片收拾在一起，拿了手枪就急忙走开。我受不了垃圾和死尸的臭味。

“我跟上同伴，我们三个人向大旅馆走去，坐在大门口台阶上一张一张地细看那些相片。我们一致认为那个女人准是这军官的老婆，那男孩和小女孩是他们的孩子。老实说，我同情得几乎落泪了。我的心思飞到自己的老婆孩子身边去了。要是有人告诉他们说我死了，他们该怎么样呢？这张相片上的可怜女人听到丈夫在地拉那死了，最后一口气是在地拉那一堆垃圾上咽的，又该觉得怎样呢？我把这些对同伴们说了，但是他们打断了我的话：“‘他有什么理

由跑来侵略我们的国家？我们又没到德国去杀害他，我们去了吗？是他先上我们这儿来的！’

“‘是呵，这话倒有几分道理！但是我可怜那两个孩子。’我把那张相片递给他们。

“‘他们值得可怜！但是我怀疑如果是他发现你死了，他难道会像你这样可怜你的孩子！’

“这就是昨天我遇见的事，列克亥卜……我对自己说：‘如果这个鬼子一开始就想到这点，他不会老远地跑到这里来送死，他倒会像他同伴的儿子们现在所做的那样，去反对希特勒。如果他为此而死，倒也死得英雄，人们世世代代会怀念他。而现在恐怕他们连他的下落都不知道。’

“就是呵，人若是不阻止祸害，就非落到它手里不可。”

列克亥卜一直听着他的同伴讲，他长长地叹了口气，深思地说：

“你的同志们是对的。谁知道那个狗养的在我们农村里怎样地抢掠杀戮？他并没有可怜我们的孩子，我们为什么要可怜他呢？而且他只在临死之前才想到他的孩子，要不然他不会一直跑到这里来抢来杀。他在垃圾堆上断气，那只能怪他自己，不能怪别人。他活着的时候为什么不投降？要不就是他把我们也当作和他自己一样的不饶人的禽兽了？”

两个伙伴越谈越深，不知不觉已经越过他们巡逻的界线，这时他们听见附近一所房子里传出了一声女人的尖叫。

“我坚决不走！你想我们为什么打仗？你说！你以为我们打仗是为了住狗窝吗？”

又听到一个男人粗声大气地威胁说：

“收拾起你的家具什物给我滚，要不然我就把你打烂！”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跑下楼来，夹杂着孩子们的大哭大叫。

“这是怎么回事！”德米尔摸不着头脑。

“见鬼，谁知道出了什么事！”

这时候一座房子的大门呀的一声开了，一个头发蓬松，眼神带着恐惧的中年妇女，好像被人摔到街上似的，看到了巡逻兵她大声喊：

“救命！救命呵！同志们，救救我吧，那个坏蛋把我从楼上推下来，差点没把我脖子摔断了。不信就看这儿吧！”她用手背擦去咬青了的嘴唇上的一块血迹。

“别这么大声嚷，大嫂！我们又不聋。把我们带进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请进吧！请进吧！”她把他們带进半开着的大门，“游击队员到我家来总是受欢迎的！”

这女人领着路，德米尔和列克亥卜跟着她上楼走进一个陈设华丽的房间。所有的家具都是核桃木的，在明亮的电灯下，好像包着层蜡光纸似的，闪闪发光。一碗稀粥放在大沙发上。那女人先让他们坐下，然后拉她的两个孩子坐在沙发上，两个小家伙开始吃起粥来。

“要像在你们自己家里一样，别客气，孩子们，让我对你们诉说今天我和那个恶鬼打的交道！”

“他是谁呀？叫他进来！”

“他本来在这里，但是一听见你们来了，就把自己锁在那间屋里啦！”

“叫他进来！”德米尔带着权威的口吻命令着。

一个矮小的男人从半开着的门后伸进头来：

“晚上好，先生们！你们找我吗？”

“进来，先喊句‘打倒法西斯主义’，然后我们再处理你的案子。”

那个女人插嘴嘲笑说：

“哼，他怎么能说这个，他和法西斯分子是分不开的！”

“别说啦，大嫂。在沙发上坐下，两个人都坐下，让我们冷静地调查这件事！”

那个女人先坐下了，那个男人在她旁边佝偻着，给人一种卑屈的印象。他把上衣边缘掖进去，两手交

叉着放在前面，像舞台上的女主角一般。他的举止十分可笑，但这表示出他对官长的敬意。

“对，就这么着！现在你站起来告诉我们是怎么回事，大嫂！”德米尔模仿着政委在游击队会议上，谈到批评和自我批评时候的那种神气，命令着。

“好吧，先得说我和你是一路的，孩子们。我的儿子是个战争受害者。他在二月四号晚上被杀害了。我的房子是在英国空军袭击地拉那的时候被炸坏的。我的丈夫在六个星期前上了山，加入了游击队。我和两个孩子流落街头。这位先生搬到林泽避难去了，他在林泽还有一所房子。我看到一所空房就进来了，要不是为了正义和平等，我们为什么打仗？我这话不对吗？我没有什么贪图，总共只要两个房间。再说，当你们在山上打仗的时候，这位先生正在这里和意大利和德国的侵略军打弹子呢。现在他还有脸把我从这房子里撵出去。你们说有这个道理吗？”

列克亥卜静听着，德米尔拿出一个游击队员的笔记本，用难以辨认的笔迹歪歪斜斜地记了几条。

等那个女人说完了，他转向那个男人说：

“这位妇女说的都是真情吗？”

“不能说不是真情，但是……”

“说话的时候要起立，这不是咖啡馆！”

房东赶紧站了起来：

“对不起，先生们……”

“我们不是官儿。往下说吧。你有文件证明房子是你的吗？”

“当然有！在这儿哪！”他把证件递给他们。

“这证件上盖的是什麼印？”

“市政府的印。”

“拿回去！这是法西斯分子的印。现在不值钱啦。你得从人民委员会拿张盖着我们的印的证明。你见过我们的证件是什样子吗？”

“没有见过！”

“好吧，去领一张仔细看看……你有多少房间？”

“这所房子吗？五间！”

“你家里有几口人？”

“有我和我的妻子，但是我还有一大堆亲戚。”

“好，坐下吧！”德米尔站了起来，双手交叉在背后，开始宣读他的判词：“首先，你的亲戚自己有住处。第二，男人和老婆睡在一间屋里。第三，这位妇女是个战争受害者。第四，他们现在是三个人，等她丈夫回来就是四个。因此你自己留两间屋子，她和孩子们占三间……如果你有意见，就到地方人民委员会去吧，别再跟这位妇女麻烦了，你明白吗？”

他转身向列克亥卜说：“我们走吧，天太晚了！”

“晚安！”

“晚安，孩子们，为什么不等着喝杯咖啡呢？”

“没工夫啦，我们在值班呢！”他们走了。那个女人把他们送到门口，再次说了晚安。

天渐渐黑了，暮色中巡逻兵最好还是不循着来时的路回去。他们漫步走过壕沟和树篱，走到宽阔的林荫大道上。

“这条大道一定通向市政府。”

“对，就是通到那儿，”德米尔说。

他们加快了步伐，到了营房立刻向中队长报告，汇报了他们遇到的事情和采取的行动。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要受表扬，而是说明他们迟迟不归以及越过巡逻界线的原因。

后 记 拉齐·帕拉希米（Razi Brahimi）是阿尔巴尼亚当代作家和评论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党员。他生于一九三一年，一九五一年开始文学活动。著有《短篇小说选》、《四个姑娘》和《文学论集》。现任阿尔巴尼亚《光明报》编委，还在地拉那大学兼任阿尔巴尼亚文学和美学等课程。曾来我国访问过。

《巡逻》是根据作者的英文打字稿译出的。

（译文刊于《世界文学》1963年11月号。）

别离——重逢的开始

——访日归来

日本有句古语说：“相逢是别离的开始”，这是当一对朋友，相逢恨晚，刚刚谈得情投意洽，就到了别离时候，于是恋恋不舍地这样说着。这凄惋的言词之中，充满了“见了还休，怎如不见”的意味。

现在，我们把这句话翻转了过来，说“别离是重逢的开始”。这并不是强自慰安，几年来，我们中日朋友之间，总是别了重逢，再别又重逢，每一次的离别，都加深了我们的相互关怀，每一次的重逢，又加深了我们的互相了解。每一次珍重的临歧握手，我们都互相叮嘱，互相勉励，等待着下一次欢乐的重逢。

话虽如此，当十二月三日那一天，我们的飞机升上三万一千尺的高空，白茫茫的云海，托着晴朗的青天，我猛然想到，我们的那些满怀着惜别情绪的日本朋友，在阴沉的雨声中，打着伞，踏着湿漉漉的道路，走出羽田机场的时候，我的心不由得紧缩起来了。

中日人民之间的友谊，是不寻常的。几千年来密

切的文化交流，使得我们的文学、语言、风俗、习惯中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到了日本，并没有感到陌生。我们看了名片，就能记住日本朋友的名字；我们看到车站的名字，或是名胜古迹、寺庙庭园的匾额，都不需要翻译。我们拜访日本友人，脱履进门，席地而坐，举头看见“床之间”悬挂的画轴、或是鲁迅的诗句，都会油然地生起一种亲切之感。这时主人请我们题字，我们也可以提起笔来就写，主人也会欣然念诵，相视而笑……然而，中日人民之间的友情，还有一个主要之点，那就是，在这个波涛冲击的时代之中，我们都在反抗着美帝国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的压迫。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这个同一的目标，同一的愿望之下，我们的敌忾同仇的战斗友谊，就这样金坚玉洁地结合起来了。

就拿中日两国的作家来说，我们往往是在各种国际会议上，初次相逢。虽然以前只是彼此知名，从未有过晤面谈心的机会，但是在会议进行中间，我们往往会发现在“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种种问题上，我们的意见不谋而合！我们不能不感到在这些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我们的互相支持、互相声援的战斗友谊，是多么使人激动，是多么值得珍惜！

我们这次在日本的访问，不但碰见了我们在国

外各地方相遇，或是到过中国的老朋友，我们还拜访了不少新的朋友。我们在一起游山玩水，观舞听歌，或是在各人的客室庭院里抵掌谈心的时候，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从过去谈到将来，首先是促进中日两国之间正式邦交的恢复，两国人民之间的正常来往。为着这一切，我们必须拿起笔来，横扫重重的人为障碍。我们的文字是有力量的，作家的责任是重大的。我们决不放下这支锐利的“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武装，只有做到这些，我们的文化交流，才能畅通无阻，我们宝贵的友谊，才能世代地继续下去。

我的窗外的幽丽景物，既不是日光，也不是箱根，鲜艳夺目的紫荆花，和翠绿逼人的相思树……这一切都证明我已回到了祖国的南方；但我的心仿佛还留在日本，仿佛我的日本朋友就同我隔邻而居。这时一幅一幅不同的，引人回忆的画面，又向我重叠地展开了来……

我们的友情在一次一次地加深，我们的下一次相逢，不论是在中国、在日本、或是地球上的任何角落，必将有更热情更欢乐的情景。为着我们崇高的理想，为着子孙万代的幸福，为着全人类的和平生活，让我们不断努力，继续奋斗，来迎接我们胜利的重逢

吧！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从化温泉。

（本篇最初发表于《羊城晚报》1963年12月20日。）

全世界人民和北京

“我和北京”这题目，在我的脑海中不知翻腾多少遍，不是没有文章写，而是不知从何写起。一个在北京住过大半辈子的人，对于今天这个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腾光溢彩的北京，还能没有话说吗？

我坐在窗前，拈起笔，压下沸腾的情绪，静静地想：正因为我在北京度过了大半辈子，我和它有万缕千丝的牵连，我对她有异样复杂的情感，特别是在解放十四年后的今天，无论我从哪方面下笔，都描写不出她的翻天覆地变化的全面！捧起一朵浪花，怎能形容出大海的深广与伟大？

记得在四十年前，青年的我，远远地在地球的那一面，回忆着我热爱的北京，我是这样辛酸地写的：“北京只是尘土飞扬的街道，泥泞的小胡同，灰色的城墙，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我的北京，我的故乡，是一无所有！”

从那时直到十四年前的北京，真是一无所有吗？她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有的是贫穷，有的是痛

苦，有的是愤怒，有的是耻辱……她在灰尘和血泊之中，挣扎呼号。

终于在十四年前，来了千万双钢铁般的手臂，把她扶了起来，一个洪钟般响亮的声音，在她的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使得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千千万万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的脸，一齐回转过来，以震惊热烈的神情，向着北京仰望。

从那时起，我的热爱的北京，像一朵朝阳下亭亭出水的芙蓉，皎洁，挺拔，庄严，美丽，在万头钻动，万目共瞻之下，愈升愈高……

在拂面的浩荡东风之中，中国人民高举的革命大旗的旗影下，我们听到了多少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皮肤的朋友们，对我们所说出的，兴奋激动，热情洋溢的话语：北京的繁荣欢乐，给他们以深切的鼓舞；北京的飞跃前进，给他们以奋斗的力量；北京的同情和支援，在他们艰苦曲折的、争取平等、自由、民主、独立的道路上，映照出无限的光明。

他们说：你们知道不？在今天，世界上有多少双热切的耳朵在倾听着从北京发出的声音？有多少双兴奋的眼睛在仰望着从北京举起的旗帜？我们大家都深深地知道，在北京，有一颗和真理一样朴素的伟大的心，和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

迫人民的心，融在一起，在同一个节奏下跳动！

我的一无所有的北京，我的疮痍满目的北京，在短短的十四年之中，竟然变成一个全世界人民所热爱所仰望的、光辉灿烂的北京，这岂是浅薄渺小的我，所梦想得到的？

呵，我的崭新伟大的北京！我含着晶莹的顶礼的热泪，向你捧上一朵感激奋发的微小的心，这颗心，将永远在你的伟大的心的领导之下，和全世界人民的心，一起坚强地跳动，直到我们的斗争彻底胜利的明天！

（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晚报》1963年12月27日。）

谈点读书与写作的甘苦

今天，校长同志要我来跟大家讲几句话，我真是诚惶诚恐，因为同志们是在职干部，水平高，生活经验丰富，我感到我是没有资格到这里来讲话的。但是我又想，这不过是这一学期的第一讲，有如戏的开场，好戏还在后头。记得我小时候看戏，头一出戏总是跳加官，唱戏的人穿着红袍子戴着面具出来，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手里拿着一块红缎子，或者是一张纸，上面写着“指日高升”四个大字，亮给大家看。我今天也只是来祝贺大家精神愉快，学业进步，指日高升。我能起的作用也就在此。

我曾经对校长同志诉过苦，说我这个人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没有什么“学”可“讲”。“不学”，就是没有学问，如果大家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那是得不到的；“无术”，就是没有什么技术，如果大家希望听我讲完以后，就能知道怎样写作，而且写得很好，那也是会失望的。那么，我凭什么来的呢？就是凭我

有差不多四十多年的写作经验，写得是好，是不好，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既不容许你过分谦虚，也不容许你夸大。今天，我只能把我写作时的甘苦，以及失败的地方告诉大家，希望大家不要照我那样失败下去。假如我还有点成就的话，我也要告诉大家，这成就是怎样得来的。但是就是这样地讲，我也不知道从哪里讲起，所以我请校长同志搜集了一些同学们提出的问题，现在我就照着这些问题来回答，这就好像一个毕业生的答辩似的，答辩得不好，就请大家批评。

第一个问题：几年来，您参加过一些国际活动，在同国际友人接触中，你感受最深的，最突出的事例有哪一些，您怎样写下那些感受？

关于这个问题可讲的话，是几天也讲不完的，现在我只能挑选我最受感动的来讲了。至于问我是怎样把它写成文章的，这就很难说，因为有的东西不能写，也没法子写，原因是或者太感动了，找不出适当的词句来表达；或者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不能写；有的甚至于是长时期都不能写。这不是我回避，的确是有这种情形。

我所参加的国际活动，都是人民外交活动。人民外交是服从于我国对外政策总路线的。这个政策，使我们能够紧紧地和各国人民、各国代表们团结在一

起。我们感到中国代表们到处都能够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中国代表的发言，总是能够得到各国人民的支持。我们在和各国人民、各国代表的接触中，有好多事例可以谈，但是有的真不容易谈。现在我只能举几个我最受感动的事例来谈一下。

一九五三年，我参加中印友协的代表团，到印度去访问。我们所接触的多半是上层人士，和人民只是在群众大会上见面，没有多谈话，但是即使是短短的接触也使我们很受感动。有一次，印度主人请我们到一个集会上听音乐。印度的音乐和我们的不一样，分时令和时间，有些乐章是应该在早晨听的；有些是中午听的；有些是黄昏听的；有些是夜半听的。这一天，我们已经开过大小七次会了，当他们请听夜半音乐的时候，我们本想婉言辞谢，但是，他们说音乐会的演奏很好，一定要听，所以我们就去了。我们都不懂印度音乐。唯恐因太困而睡着了，结果因为音乐很好听，我们没有睡。但是听完以后，已经是大半夜了，我们在回来的车上就睡着了，睡梦中忽然感到汽车停了，睁眼一看，司机也不在了，深夜荒郊，我们觉得很害怕，但也只好等着。过了一会，看见司机从老远老远的地方，慢慢地走来，而且还扶着两个人，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都穿的白衣服，老头腋下还架着一根拐，司机就通过翻译跟我们讲：这两位是我的

父母，我的父亲是个残废人，不能去参加群众大会，因此想在你们从这里经过的时候，跟你们见见面，我的父母和我约定老早就从村子里出来，在这树林里等着你们。这时我们完全醒了，都下了车，老人们手里拿着自己用野花编织的花环套在我们的脖子上。那位老太太走上來一把就把我抱住，抱得很紧，我感到她心里头有多少话想说而说不出啊！这时我心里真是感动，为印度人民对我们的热爱所感动。这一段我把它写出来了，写在《印度之行》里头。

还有一次，也是晚上，我们坐火车到一个城市去，沿途每到一站，都有人来欢迎，因此我们不敢都睡觉，只能轮流地睡。这一段是该我睡的时候，过不一会，他们把我摇醒了，起来一看，车窗外真像摆着一幅壮丽的图画。这是一个乡村小站，谁都没想到会有人来欢迎，更没想到群众中还有妇女。我看见十几根火把高举着，在火把光中有一面大红旗，拿着红旗的是一位农村妇女——大家都晓得，热带的人喜欢穿深颜色的衣服，大红大绿的——这位妇女身上披的就是一块大红的纱巾，她手里又拿着一面大红旗，在十几根火把的衬托下，真是夺目之极。这天晚上，当我们代表团里其他的人看到这个动人的场面的时候，就非把我摇醒不可，我一下车去，这位妇女也是走上前来把我一把抱住，从她的身上，我可以闻到一

股“土气息泥滋味”，我们还是没有讲出一句话。这个场面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我也把它写出过，但是没有写好。

一九五五年我们去日本参加第一次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大会是在东京开的，会后去了长崎和广岛，广岛是第一颗原子弹投下的地方，美国在那里投原子弹的原因是抢夺胜利的果实。一九四五年，日本侵略军快要被中国人民的军队打垮了，苏联又出兵东北，击败了日本关东军，眼看日本政府就要投降了。美国投了两颗原子弹。第一颗投在广岛，第二颗投在长崎。广岛是日本陆军的集中地，有八万人。长崎是日本的海军根据地。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六日早晨八点十五分的时候，美国在广岛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据说那天死了二十万人，还有许许多多受害未死的人。美国人宣传原子弹的威力非常大，说是原子弹投下的地方，七十年内不会生长草木。我是一九四六年冬天到的日本，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听说这地方就长草了，而且长得很茂盛，足见美国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我们到广岛的时候，曾去医院慰问原子弹受害者。有一位妇女，在原子弹投下的那天早晨，她正背着孩子在做饭，当时她的孩子死了，她没有死，因此在她身上，除了背上孩子遮盖的地方以外，浑身都是伤疤。她对我们说：我就是这样一辈子把我孩子的阴

影背在身上！我本来是可以自杀的，但是我除了这个最小的孩子以外，还有三个孩子，我必须为我的这几个孩子活下去，现在我坚持不但为了我的孩子活下去，还要为着日本所有的孩子，将来能够得到和平幸福的生活活下去！这件事也使我十分激动。那天下午，我们开了一个会，请一些原子弹受害者来谈话，来的人中，有很多是年轻的姑娘，有的是走不动坐着推车来的，她们已经残废了。诉苦时讲的话，都是我们在别的诉苦会上所听不到的极其悲愤的话。散会的时候，有一个母亲对我说：我这个女儿，原子弹投下的时候她才十岁，这孩子长得非常好看，爱清洁，喜欢收拾，她自受原子弹的伤害以后，就残废了，脸上和肩背上的肉都扭曲起来，手脚都不能动。十年以来，她不肯出屋子，连窗帘都不让人拉开，她不愿意让人看见她的丑陋形象，她觉得自己没有快乐，没有希望了，她不愿意活着。要不是为我的话，她早就自尽了。这次你们来，给她一个很大的希望和刺激，她说，她要把她的形象给大家看看，让全世界的人民为之惊心，为之痛恨，坚决地一致起来反对帝国主义，防止核战争。这些故事都是使我们很受感动的。

一九五八年，我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到欧洲访问的时候，曾到英国各大学去演讲，和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来往，谈话的时候，感到他们对中国是在向往，

或者是不知不觉地在向往。在英国艾丁堡大学校长举行的午餐招待会上，有一位文学教授坐在我旁边，他问我的专业是什么？又说客人名单上介绍你是一位儿童文学家，我说我写过儿童文学作品，不过写不好。他说，你们那儿的儿童文学是怎样写法的，我说也没有特别新的写法，不过我们明确地知道我们创作的目的，是希望把我们的儿童培养成一个更诚实、更勇敢、更高尚的孩子。用我们最熟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把他们培养成革命和建设的接班人。他说，在我们英国正相反，真叫人愤慨，现在我们报纸上好多连载的滑稽画，仿佛总是想尽办法使儿童变成一个压迫人、剥削人的人。比方说，有一段滑稽画上说，有一个孩子，他母亲给他一毛钱，叫他在院子里推草，孩子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拿五分钱去买了一根冰棍，拿另外五分钱去雇一个邻居的孩子来推草，当那个邻居的孩子在推草的时候，他就坐在荫凉的地方吃冰棍。这个滑稽画的题目叫“聪明的亨利”。看去好像是笑话，其实就是对孩子说，凡是会剥削人的、会欺骗人的孩子是有办法的。这不过是危害性比较小的一段，你看我们该怎么办？这里几乎每天都有一些家长、老师，给日报滑稽画栏，或是儿童书籍出版社提出书面意见，但是都没有用。你们是用什么办法来清除这些坏东西，而奖励作家写那些好的东西

的？我说，我们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政府和社会上各方面的人一起来办这件事情的。他沉思地说，是呀，政府跟人民在一起还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呵！底下他就不再说什么了。我想儿童文学能不能健康地发展，有害的儿童书画能不能禁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如何培养新的一代人，他们就感到没有办法。还有一次，几位英国议员请我们在议会里喝茶，有一位女议员陪我谈话。我问她现在她们议会里辩论什么问题，她说，辩论的是禁娼问题，我们多次要求男议员们跟我们合作，但是始终通不过这个议案。我们只能做到这个地步，就是禁止娼妓公开地在街上拉客。你们中国人大的女代表们是怎样得到男代表的合作来禁娼的？我说，据我所知，在有人民大会以前，我们已经没有娼妓了。自从解放以后，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已经得到解放，翻了身，在我们国家里，男子和妇女在一起，政府和人民在一起，把凡是有害的东西都清除了。她听了以后很感叹。她说，我想政权在什么人手里还是很重要的。在我们与国际友人接触的谈话中，像这种故事还多得很。在此我不细说了。

由于参加国际活动所得到的感受，我写过一些文章，《尼罗河上的春天》就是其中的一篇，这篇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呢？原来我们出国的代表团，回来

以后都有一个正式的报告，这是公开的，给大家看的东西。但是我们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也都有自己的感受，在这篇文章里，我想通过一段故事来描写一个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结合在一起搞革命工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毛主席老早就教导我们说，知识分子不与工农在一起，必将一事无成。但是知识分子，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里的知识分子，很难一下子做到这一点。我这里提的两位日本女作家，都实有其人，只不过把她俩的名字换过罢了。那位名叫“秀子”的，我是从头一次亚非作家会议起就和她相识，这位女作家是写散文、写评论的。我想秀子去苏联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第一次亚非作家会议在这里开会）的目的，不是专为开会，多半是为旅行游览。对于会议讨论的内容并不怎样关心。第二次就是亚非作家东京紧急会议，她还是日本代表团之一员。这次她参加会议的次数就多了。那一次亚非作家会议开得很成功，非洲作家去日本开会，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日本的知识分子自从明治维新以后，大都面向西方，对中国就不大注意（在唐朝时受过中国的影响，对中国还是很好的），至于对朝鲜、越南根本不注意，非洲就更不在话下，他们对非洲人简直就是看不起。但是在这一次大会上，非洲代表们讲的话，就像一声惊雷似的，使他们受了震动。第三次亚非作家

会议是在阿联首都开罗召开的（这次会议，其实是正式的第二次会议）。秀子也去了，她表现很好，很积极。我俩被分在一组（文化交流组），这个组虽然跟政治组等不一样，但还是有斗争，而且斗争得很激烈。秀子平常是不大发言的，这天她却站起来讲话。她说：我们日本代表团支持中国代表团的意见，我们决不退后一步。这时候，我真激动极了。我想别人起来讲这话并不奇怪，而秀子来讲，表明她的进步的确很大。因此我就写了这篇《尼罗河上的春天》，文章的内容，有的是事实，有的不是事实，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我可以讲一讲。

在阿联开会的时候，我们同苏联、还有一些非洲的代表们住在一个旅馆里，日本和其他国家的代表住在另外一个旅馆里，我们住的旅馆是比较近代化的，洗澡水很热，日本代表住的旅馆，可能正在修理（原因不大清楚），洗澡水不热。有一次，在开会的休息时间内我和秀子还有一位日本女代表和子谈话之间，她们说，那天下午她们要到一位日本朋友家去洗澡。我说，我们旅馆里的水很热，到我们那里去洗吧。那天下午她们洗完澡，吃过茶点，匆匆地就走了，我发现秀子丢下一块手巾，白色的，四边有几朵红花，这是事实。在她俩洗澡的前后，我们还谈过不少的话，有的话我写在文章里面了。这篇文章是经过怎样

的布局和剪裁的呢？这篇文章开头的一句说：“通向凉台上的是两大扇玻璃的落地窗户，金色的朝阳，直射了进来。”这个描写就与事实不符。我住的房间朝西，不是朝东，而且她们来洗澡的时间是下午，不是早晨。那么，我为什么把我的窗户搬过来朝了东的呢？因为朝西就跟我写的那篇文章的气氛不合，我不要它朝西。如果朝西的话，那么射进屋里来的是夕阳，不是朝阳了。所以我就把我的窗户朝了东。我这样做，只要不影响下面写的事实，读者是不会提出抗议的，而且读者也无从提出抗议，因为他没有到我住的旅馆去过。还有，我们住的旅馆不在尼罗河边上，是在新城和旧城之中，但是我在一九五七年参加亚非国家团结会议的时候，住过尼罗河旁边的旅馆。所以我能够描写出从尼罗河旁边的旅馆窗户里看到的景物。在这篇文章的倒数第四段里这样写着：

远远的比金字塔还高的开罗塔，像细瓷烧成似的，玲珑剔透地亭亭玉立在金色的光雾之中；尼罗河水闪着万点银光，欢畅地横流着过去；河的两岸，几座高楼尖顶的长杆上，面面旗帜都展开着，哗哗地飘向西方，遍地的东风吹起了！

我为什么以“尼罗河上的春天”作题目呢？因为会议是在开罗开的，在开罗开会，要是不写尼罗河的话，不拿尼罗河做个背景的话，那是个遗憾，所以我又把尼罗河搬来放在我的窗户前面了。在这一段的头一句里，我为什么说“远远的比金字塔还高的开罗塔”呢？“开罗塔”是我头一次去开罗以后才盖起来的，“金字塔”大家都知道，一提埃及，谁都知道有“金字塔”。“开罗塔”比“金字塔”还高约十几米。我为什么提这座塔呢？第一，这座塔很好看，就像细瓷雕的一样；第二，“金字塔”是个老塔，“开罗塔”是新的，放进新的开罗塔说明我写的尼罗河畔不是从前的尼罗河畔，而是充满了新的气氛——亚非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的气氛。至于那块手巾，我想了半天，是放进去呢，还是不放进去，后来我还是放进去了。为什么？就是注重在最后那一段：

回来我把床头的电灯关上，在整理茶具的时候，发现一块绣着几朵小红花的手绢，掉在椅边地上，那是秀子刚才拿来擦汗的。把红花一朵一朵地绣到一块雪白的手绢上，不是一时半刻的活计呵！我俯下去拾了起来，不自觉地地把这块微微润湿的手绢，紧紧地压在胸前。

特别是注重在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其实手巾上的小红花不一定是她绣的，很可能这块手绢是买来的。但是我想，知识分子一步一步地跟人民走在一起，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要不是有这种感情的话，我何必把这么一块小手巾，“紧紧地压在胸前”呢！这种感情，是在我听到秀子站起来说“我们日本代表团决不后退一步”的时候产生的，我真想把她紧紧地压在胸前。如前所说，写在这篇文章里的事情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但是假的是可以容许的，因为我不愿意写带有“夕阳”气氛的文章。

第二个问题：写散文必须注意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散文，为什么叫散文？不是因为它“散”。据我了解，散文不是韵文，不是每句和每几句都押上韵，也不是骈文，像什么“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这种文章是骈文，两个句子是对起来的。散文既不是韵文，又不是骈文，所以叫它做散文。我们中国有悠久的散文传统，而体裁非常多，写得非常好，别的国家就不然。记得印度作家泰戈尔给他朋友的信里说：我很喜欢诗，因为诗像一条小河，被两岸夹住，岸上有树林、乡村，……走过两岸的时候，风景各有不同，容易写，而且能够写得

好。他认为格律就是诗的两岸，把诗意限定住了，使它流的时候流得曲折，流得美。散文像什么呢？散文就像涨大水时候的沼泽两岸被淹没了，一片散漫。散文又像一口袋沙子，拉不拢，又很难提起来。如果叫我写一首诗，我感到是一种快乐，如果叫我写一篇散文，那对我就是痛苦。但是他不知道，他的这封信就是一篇很好的散文。我在上面已经说过中国散文的体裁最多，而且写得最好。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它简练、不散，能够把散文写紧。有什么办法写得简练，怎样才能写得简练呢？据我的体会：①你得有个中心思想。你明确地知道你要写什么，不像从前在学校作文，题目是老师出的，你根本不太懂，头一句先写上“人生在世”，底下再谈吧！这样写，那真是所谓“散漫”的散文了；②要有剪裁。散文就怕罗里罗嗦地没话找话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话最好“有话即长，无话即短”，写散文就应该这样。写文章不是为写文章，而是为了要表达你的思想感情。现在我再讲一讲我写的《一只木屐》。这一只木屐在我脑海里漂了十五年，我一直没有把它写出来，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写，因为我抓不着中心思想。这件事情发生在十几年以前，当时的情况也不是像我在这篇文章里所叙述的那样，就是说看到这一只木屐的不只我一个人，我从日本回国的时候，我和我的两个女儿都在船边上，是我小

女儿先看见的，她说：“娘！你看，戛达。”（戛达就是木屐的声音）我的小女儿到日本的时候只有九岁，她非常喜欢这个东西，因为小孩子都喜欢光脚，在日本一进门就像中国人上炕一样，脱了鞋到“榻榻迷”上来，可以非常自由地翻来滚去地玩，一下地就穿上戛达。在她卧房的窗台上，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戛达。当她指出一只木屐在海水里漂来漂去的时候，这本来是件小事情，但是我总是忘不了，我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对这个东西常常怀念？我抓不住中心思想。有一次，我几乎要把它写出来了，写成诗，但又觉得不对，它不是诗的情绪，怪得很！这里顺便谈谈取材问题，我感到写文章的人应该做个多面手，应该什么都来，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应该试试。的确有时诗的素材跟散文的素材不同，散文的素材跟小说的不同，小说的素材又跟戏曲的不同。我想把“戛达”写成诗！但写不出来，我就老放着，不是放在纸上，而是放在脑子里。一直等到去年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二十周年的时候，我在一个座谈会上谈到我在东京时候常常失眠的情景，就忽然想起，这只木屐为什么对我有那么深的印象，因为我在东京失眠的时候总听到木屐的声音，那就是无数日本劳动人民从我窗户前走过的声音，也正是有着这声音的日本劳动者的脚步，给我踏出了一条光明的思路来！因此在我

离开日本的时候，我对海上的那只木屐忽然发生了感情，不然的话，码头上什么都有，果皮、桶盖……为什么这只木屐会在我脑中留下那么深的印象呢？最后，我把我的中心思想定下来，定下以后，我想从我的女儿怎样喜欢木屐开始，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写，但是我后来感到这样写没意思。因为我的失眠跟我女儿没有关系，她喜欢光脚也跟我的喜欢木屐没有关系，所以我就写我一个人看到了这只木屐。

淡金色的夕阳，像这条轮船一样，懒洋洋地停在这一块长方形的海水上。两边码头上仓库的灰色大门，已经紧紧地关起了。一下午的嘈杂的人声，已经寂静了下来。只有乍起的晚风，在吹卷着码头上零乱的草绳和尘土。

这段里写的“夕阳”是事实，因为时间确是傍晚。这个时候周围的气氛，也确是像我底下所写的“空虚”和“沉重”。在这个时候，就不能有什么“朝阳”或“东风”。我只写了“码头上零乱的草绳和尘土”，这一切都是非常暗淡的。

我默默地倚伏在船栏上，周围是一片的空虚——沉重，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苍茫的夜

色，笼盖了下来。

因为“沉重”，所以夜色也就一定要“笼盖”下来，就像扣在我的身上一样。

猛抬头，我看见在离船不远的水面上，漂着一只木屐，它已被海水泡成黑褐色的了。它在摇动的波浪上，摇着、摇着，慢慢地往外移，仿佛要努力地摇到外面大海上去似的！

啊！我苦难中的朋友！你怎么知道我要悄悄地离开！你又怎么知道我心里丢不下那些把你穿在脚下的朋友！你从岸上跳进海中，万里迢迢地在船边护送着我！

上面这一段，是我那天看见这只木屐时没有想出来的，等到我把中心思想定住之后，才把我的感情定住在这只木屐上，把这只木屐当作有感情的东西。的确，我离开东京时没有告诉我的朋友，说我是回国，所以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要悄悄地离开？”“你从岸上跳进海里，万里迢迢地在船边护送着我？”这是我假定它（我的朋友）在船边护送着我回中国来。然后在倒数第二段，就谈到这木屐的声音怎样从我窗前过去。

就这样，这清空而又坚实的木屐声音，一夜又一夜地、从我的乱石嶙峋的思路踏过；一声一声，一步一步地替我踏出了一条坚实平坦的大道，把我从黑夜送到黎明！

这段里的“从黑夜送到黎明”是个比喻，就是说把我的漆黑一团的思想，送到光明。这就是这只木屐在我思路起的作用。在末一段写我们每次去日本开会，有好多同去的朋友回来时总是带些日本的富士山的樱花纪念品。我在日本住过好多年，富士山和樱花我已不知看过多少遍了，日本朋友送我这种的纪念品，我总是又转送给别人，我还是买那些小玩具木屐回来，原因一半是我女儿喜欢它，一半是这个东西跟我有了感情。这篇文章写好时有二千多字，后来删掉一千五百字，最后只剩下现在的八百字，不能再短了！我竭力把思想集中在一点上，竭力把文章写简练一些，不过最大的原因，还是我这人不会写长文章。

第三个问题：我们都感到写篇文章开头结尾很重要，但是也很不容易，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体验，最好请您举例说明您的某一篇文章，原来是怎样开头结尾，后来是怎样修改的，为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在引用上两篇文章时都讲过了，但是最好的例子还是我写的《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这篇文章写成这样子我是没想到的。下面是它的开头：

这是一个宁静柔和的夜晚。我们在西郊动物园出租汽车站棚下的一条长凳上，坐着等车。

这篇跟前面写的两篇背景都不一样，不是“朝阳”也不是“夕阳”，而是“一个宁静柔和的夜晚”。“我们”是谁呢？就是和我好几年没有见面细谈的一个小朋友，这个孩子从小在我家里，后来她到解放区去了。多年不见我们有好多话要讲。那天是她休息的头一天，正巧是我的生日，她到我家里来，我们又进城去吃了饭又喝了酒。到了分手的时候，我说你回去吧！她说不，我送你到动物园，到了动物园，我们还舍不得就走，于是就坐在出租汽车站窗外的长凳上说话。这篇文章本来可以写到这个孩子身上去，可以写到抗战时期那一段生活中的许许多多事情，……但是我没有那样写，因为焰火放起来了，放焰火的时候，正巧有几个坐在那里的外国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也是跟我参加国际活动有关的。西郊有个外国语学院，里面有好多非洲学生，我听他们讲话好像是

喀麦隆和阿尔及利亚的学生，因为非洲有三个白种人的国家，就是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而喀麦隆人的皮肤是黑色的。在这里发生的事情，使我感到亚、非、拉等国家的人民，在我国首都北京，就会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连这位汽车站的调度员也对他们特别关怀。记得有一次，我在广东深圳送一位亚洲国家的朋友出境，离别时她哭了，她说：一离开这个车站，人们就不会把我们当人看待。我就想，我国对外政策是多么正确，我们认为国家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而且我们还特别同情他们，关怀他们，支持他们。因此，文章就从这里写起，把前面所想说的话都砍掉了。写这样的故事的时候，你要给放花预备一个适宜的衬托，焰火是非常光明灿烂的，它需要一个非常宁静的背景，因此我就着力描写周围的那些景物。

这夜是这样的宁静、这样的柔和。右边，动物园墙外的一行葱郁的柳树，笼罩在夜色之中，显得一片墨绿。隐约的灯光里，站着一长排的人，在等公共汽车，他们显然是游过园的，或是看过电影，微风送过他们零星的笑语……

“墨绿”是说天色还不那么漆黑，绿色还看得出

来。“站着一长排人，在等公共汽车”，说明我们为什么坐在长凳上等小汽车，是因为等公共汽车的人很多，我们挤不上了。“微风送过他们零星的笑语”，这是衬托，写北京人民快乐的文娱生活，这天有点微风，他们说话都能听到。这些人或许去过动物园，在那里欣赏什么鸟兽，或许看过电影，在那里说笑。这是我们的右边。去过动物园的都晓得，汽车站长凳上坐着等车的人，脸是朝西的。

左边，高大的天文馆，也笼罩在夜色里，那乳白色的门墙倒更加鲜明了。从那幽静的小径上，我们听到清脆的唧唧的虫声。

“虫声”在热闹的时候是听不见的，只有在安静的时候才能听见。这里虫声是衬托安静的。

月亮从我们背后上来了。前面的广场上，登时洒上层光影。天末的一线的西山，又从深灰色慢慢地转成淡紫……

“月亮从我们背后上来了。”因为我们面朝西，所以月亮是从背后上来。

这时出租汽车站的窗外，又来了几个人，听到他们的说话的口音，我们回头一看，原来是三个外国学生。两个女的，皮肤白些，那一个男的，皮肤是黑的。他们没有坐下，只倚在窗外，用法语交谈，我猜想他们是喀麦隆和阿尔及利亚的青年。

喀麦隆和阿尔及利亚从前都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他们交谈时只能用法语。

忽然远处西边的树梢上，哗哗地喷出一阵华光，一朵朵红的、绿的，中间还不断爆发着灿白的火星。“放花了！”我们高兴地叫了起来。接着是一阵又一阵，映得天际通明……

试放焰火多半是在石景山那边，我们在西郊看得很清楚。

那一个包着花头巾的女学生走了过来，用很熟练的中国话问：“今天是一个节日吗？”我说：“今天不是节日，我想他们是在试放国庆日晚上的焰火。”她点了点头笑着就走向他们群里去。

我看见那一个穿深色衣裳的女学生，独自走到月光中，抬头看着焰火，又低下头，凝立在那里，半天不动。月影里看到她独立的身形，我自己年轻时候在异国寄居的许多往事，忽然涌上心头。“她在想什么？在想她的受着帝国主义者践踏的国土？在想她的正在为自己的自由幸福而奋斗着的亲人？她看到我们这一阵阵欢乐的火花，她心里是什么滋味？”我的同情和激感，像一股奔涌的泉水，一直流向这几个在我们“家”里作客的青年……

两道很亮的车灯，从西边大道上向我们直驶而来，在广场上停住了。调度员从屋里出来，走到车边，向着我们微微地笑了一笑，却招呼那三个外国青年说：“车来了，你们走吧。”他们连忙指着我们说：“他们是先来的。”我们连忙说：“我们不忙，你们先请吧！”他们笑着道了谢，上了车，我们目送着这辆飞驰的小车，把他们载到天际发光的方向。

“两道很亮的车灯，……把他们载到天际发光的方向”这一段我又把方向改了一点。石景山是在车站的西南方，外国语学院应该是在车站的西北方，但是无论如何这辆车是往西走的，我这样写，是因为我要

把他们送到“天际发光”的方向。反正往西走，虽然他们没有上石景山去。下面是这篇文章的结尾：

火花仍在一阵一阵地升起，调度员和我们都站着凝望，大家都没有说一句话。渐渐地焰火下去了，月亮已经升得很高，广场周围，深草里，又听到唧唧的虫声。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就是这样地柔和，这样地宁静，而我的心中，却有着起伏的波涛一般的感动……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了解文章应该如何开头结尾，也可以了解我之所谓剪裁。总之，文章的开头结尾，一定要有关连，过去老师教给我的“起承转合”，我想这种结构方法还是对的。起的时候，如果跑野马似地拉不回来，那就真正成了散文了。你说了半天的话，最后还得把这话头拉到正题上来，还得找一句比较有力的句子把它收煞住。开头和结尾怎样才能扣题？据我的经验，构思的时候要围绕着题目去想，不要跳着想，要是发现思路离开了题目，那就赶紧收回来，我觉得就只有这个办法。比方《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这篇文章，我注重的是写亚非国家的青年学生，在我国怎样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因此与此无关的事情我全去掉，只抱定这个题目不放。至于剪裁，

最要紧的一点是去掉与文章的中心思想无关的东西。例如在这篇文章里我前面所说的那一大段我都不要了。至于那几个非洲留学生走了以后，我们是什么时候走的，我们还谈了些什么，我跟我那位小朋友谈到我当时的感想没有，这些也都没有写进去。这篇文章写完了以后还没有题目，后来才从文中找出一句话：“国庆节前北京郊外之夜”作为题目。我是不大喜欢用长题目的，我觉得长题目太罗嗦，文章那么短，题目这么长，不大相称，但是也没有别的适宜的短题目，就这样用了。

第四个问题：请您谈一谈运用语言（包括选择恰当词汇和句式等等）的经验。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但是我所能回答的，我愿意回答的，也跟古往今来有写作经验的人差不多，就是“勤学苦练”四个字！至于怎样运用词汇和句式，我感到也没有别的路子，不但是写作，就是绘画、雕塑、表演……一切一切属于文艺的行业，也都只有靠“勤学苦练”。这是各行各业的前辈都讲过的话，我虽然不大愿意重复，但也不能不重复，因为它实在是经验之谈。从我自己的写作经验来说，再也没有什么捷径可找了。我们“作协”的一些同志，常常收到一些年轻人和中学生，或者大学生的来信，说我们愿意做一个作家，请您介绍有什么速成的办法，可以使我们

很快地掌握写作的技巧。关于这个问题，赵树理同志曾写过好几次的公开信。我看了他写的，也跟我要写的差不多，也就是说关于写作技巧除了勤学苦练以外没有别的办法。你能不能成为一个作家，先立下一个雄心大志吧！这也是对的，但是不是说你立了雄心大志再想法找个捷径，就能够成为一个作家，我觉得这还有待考虑。古今中外的作家，有好多开始并没有想当一个作家的。拿我自己来说吧，我当初就没有想当一个作家，我那时不认为写写文章有什么了不起的，我愿意学理科，并且已在开始学了。在中学的时候，我的功课理科比文科好，因为我不喜欢作文，这也跟我的老师有关系，他不能引起我作文的兴趣，我的作文老师是前清的秀才，出的题目都是四书五经上的，非常的抽象，叫人不知从何说起。我从小没进过小学，一到北京就考中学（就是现在的女十二中）。考的时候别的科目都没有，只做一篇作文，题目是《学然后知不足论》，那时我才十二三岁，怎么懂得“学然后知不足论”的道理呢？但是我也会勉强做，因为我在家塾里学的就是那一套。我家里请了一位私塾先生，不是为我请的，而是为我的堂哥哥们请的，我没有姊妹，因此从小就跟男孩子们一块学习，由于我小时爱看书，据老师说我的文章比堂哥哥们都写得好。像什么“学然后知不足论”“富国强兵论”等

等文章我都做过，所以一考就考上了。考进以后，文科都没问题，但是数学什么的就把我难住了。当时我只会二位数的加减乘除，因此就很感苦恼。我觉得理科比文科难多了，什么历史、地理只要是用中国文字写的我都不怕（因为我从小就有背诵的习惯，只要是好的东西我就背下来，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背诵）。我把精力都放在理科方面，什么代数、几何、三角，……尤其喜欢几何，因为我父亲是学航海的，他常常告诉我，对于学航海的人，三角、几何都非常重要，所以我也就很喜欢这些学科。谈到作文，我当时还有一些额外负担，我不但自己要作作文，还要帮别人作文，因为那些胡诌的作文，可以夸夸其谈，不着边际，写起来非常快，只要什么“之”“乎”“者”“也”搞对了就行。同学们知道我作的快，就“利诱势迫”，有的给我买点炒栗子，有的给我买根糖葫芦，这些食物对我的诱惑力很大，我有时候同时写它两三篇，老师对我很头痛，可是他还是说我文章作得好，有一次他给我的作文评了一百二十分，卷子送上去，教务处不知如何平均，就对他说分数最高是一百分，他说这篇文章写的实在好，我一定要加她二十分。但是对这种作文，我就倒了胃口。当时老师在班上讲的古文，差不多都是我念过或看过的，我根本不好好听，就在班上看小说，作数学。当时我只注重理科，想学医，因

此我在大学里，是理预科的毕业生。五四运动起来了，我正巧是学生会的文书，要做宣传工作，写宣传文章。理科的功课是不能缺的，一缺就补不上。我缺课很多，由于经常写文章，在报纸上登载，对于创作慢慢地喜欢起来，就改学了文科。这是我自己的情况。至于别的作家，还可以举许多例子，我相信鲁迅先生当初也不是想做作家的，后来由于经常写文章，也就成了作家了。现在的中学生，要当一个作家，还想找捷径，从我的经验里看，是没有什么捷径可找的。因为无论是一种脑力或是体力劳动都不是变戏法，就是变戏法，那也得有材料。比方小孩子玩积木，木头越多，摆的花样就多。一块积木摆不出东西来，两块就有了对立面，三块可以搭个过门，四、五六块就更好，可以摆个比较复杂的東西了。拿词汇来说，你没有积累到相当多的话，就没法挑选，因时因地制宜地把它放在适当的地方。比方“风”，你只知道“狂风暴雨”，当然不能到处都用它，所以要解决词汇和句式问题，首先要多读书，多看东西。书里面好的句子最好抄下来。例如《三国演义》里面的句子，到现在我有时还把它抄下来，如我刚才举的《尼罗河上的春天》一文里，我就偷了《三国演义》里一句话，大家看出来没有？《三国演义》在四十九回里七星坛诸葛祭风一段，写的有声有色：

众兵将得令，一个个磨拳擦掌，准备厮杀。是日看看近夜，天色清明，微风不动。瑜谓鲁肃曰：“孔明之言谬矣，隆冬之时，怎得东南风乎？”肃曰：“吾料孔明必不谬谈。”将近三更时分，忽听风声响，旗幡转动，瑜出帐看时，旗带竟飘西北，——霎时间东南风大起。

我十分欣赏这段的有力的描写，就把它偷到这篇文章里了，我说：“河的两岸，几座高楼尖顶的长杆上，面面旗帜都展开着，哗哗地飘向西方，遍地的东风吹起了。”我常常抄袭，就是说模仿别人的好句子。西方有一句话：模仿是最深的爱慕。

刚才休息的时候，大家反映说：我讲时有一种“亲切”之感。老实说，我就是靠这个“亲切”来的，因为我说的都是自己的经验。我小时候看书，是逼上梁山的，哪个小孩子愿意整天坐在家里看书呢？实在是因我小时候太寂寞了，我是两头够不着，我的弟弟们都比我小很多，堂哥哥们都比我大，起码的都是大我五六岁，我就在半空中悬着，他们和我都玩不起来，那时我们住在海边，邻居也不多。去年十月号《人民文学》上不是有我的一篇《海恋》的文章吗？就是描写我小时候的情况的，我为什么爱海，就是因为

我一看到海，就想起我小时寂寞中的“朋友”。在海边生活的我，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出去走走，天气不好的时候就只得坐在家里看书，那时又没有专门给小孩看的书，于是我抓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连黄历之类的东西我也看，而且非常喜欢看，从前黄历后头有什么“万事不求人”，在每一个日子下面还有什么“不宜动土”“不宜出行”之类，从这里头我可以看出很多故事来。直到现在，我写文章时用的句子还有从那些杂书里头来的，所以过去我的老师说我的学问是三教九流式的学问。但是我认为爱看书是有好处的。举个词的例子说吧，比方刮风下雨，我在报上看到有关于十二级风的解说，这十二级风的形容词都是不同的，我没有全记下来，但今天也可以说一些，比方：细风、和风、微风、轻风、凉风、朔风、春风、秋风、狂风、天风、雄风、黄风……你把这些词汇掌握之后，在种种不同的风上面，你就可以写上一个形容词了。有时风很大，但是好的风，就不能用不好的形容词。比方说很大的东风，你能说是狂风、暴风吗？大风一定要有一个很雄壮的形容词，你登上万里长城时，你所受的风，就可以称为“天风”，古文上也有什么“大王之雄风也”等等，所以“风”往好里说有好的字眼，往坏里说有坏的字眼。同时也要看季候的不同，你的心情的不同跟周围环境的不同，而使用

种种的词汇。讲雨吧，也有好雨、细雨、大雨、狂雨、骤雨、苦雨、山雨等等，在什么时候用什么词来形容雨，你都应该想到。要说捷径的话，这里可以说有个捷径，就是有些工具书是可以拿来当闲书看的。记得我从父亲书架上翻到一部《诗韵合璧》，在风字和雨字底下，有形容各种风和雨的词汇。我到现在还爱看像《辞源》一类的书，没事就拿来消遣。还有就是深入生活，多跟各种人谈话，熟悉人民的语言。我们跟人谈话的时候，可以发现有的人说话非常俏，有的人说话非常幽默，有的人说话非常简短有力，有的人说话非常清楚有条理，有的人说话非常美，这些都是我们作文时很好的材料，说话的艺术虽然是不大容易学得来的，但是学不来总可以抄得来的。我们要多注意周围发生的事情，经常注意人的谈话，最好身边带一个小本子，看书看报或听人谈话，有一些好的你就赶紧把它记下来，这当然不是现买现卖，而是你所积累的财富，这本子就好像是你的存款折子，存折上的财富愈多，你手头就愈宽裕，用起来就方便了。还有一个很好的看书方法，对我们在职干部来说是有用的，就是在你手边和枕边，常常放几本古典的散文或诗词。为什么说古典的呢？因为今人的一些好的词汇有不少还是从古典书里来的。我前面说过，我国是个有很好的散文传统的国家，在我国最好的文章里头，

除了诗、词、歌、赋、戏曲和小说之外，差不多都是用散文体裁写的。我们自己每人天天在那里写散文，比方说书信日记等也都是散文，就是小学生也在那里写散文，如什么游记等等。总之，我们中国的散文是很多的。我们做工作难免有累的时候，或者因为其他什么原因睡不着觉，那你看点古典散文或诗词，就非常的合适，这种文章又短，随时可以放下。在这里，我还想说，要想把文章写好，首先要热爱我们祖国的语言文字。我们祖国的语言文字的确可爱，我常常想假如我不是中国人，看不懂中国的文学作品的话，那真是太遗憾了。我有时陪一些外国朋友出去游览，看见好景忽然想起一句好诗，我就想说我们中国有句好诗，但是因为翻不出来也就把它咽了回去。我想他们要是中国人那该多好。在这一点上，我特别喜欢朝鲜、越南和日本的朋友，因为你写出的汉字他们都懂，有的老先生他们对中国文学比我们还熟悉。日本朋友在道别的时候常常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念的虽不是汉语之音，但是他们写出来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非常高兴，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我常常在手头和枕边放些中外的文学短篇，现在看的是《一千零一夜》，这是小时看过的，我们常常和阿拉伯国家朋友来往，他们常常提到《一千零一夜》里面的故事，你要是对于书里的故事一点不了

解的话，那就没有共同的语言了。我们这样忙里偷闲，随随便便地零零碎碎地看也可以积累很多材料。我们看到有很多好句子和好字眼，可以随手摘写下来，因为经过书写一遍，更可以帮助我们记忆，也可以帮助背诵，我们从背诵文学作品里，可以得到很大的快乐。因为在你生病的时候，或者其他原因不能看书的时候，如果你能背诵点什么，那你会感到很有意义。苏联第二个宇宙飞行员季托夫，在他写的报告里，说上天以后，我看见许多星星，就像嵌在黑绒上的点点光明，我就想起莱蒙托夫的一首诗：星星对着星星在说话。我看报看到这里就想，假如我飞上天空的话，我看到宇宙中的奇景，我会想到中国文学作品中哪一个好的句子，因为当时整个天空就只你一个人，你不能跟谁对面说话，你就可以把这些文学财富都带上天去。我常常想，现在我们中国的少年儿童，要是不多读点文学作品的话，将来他去做个宇宙飞行人员，也许会感到寂寞的。以上说的是要看一些短的文章。下面再谈读长的古典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等等，说来说去仿佛就是这一些，其实古典小说里面最好的也还是这些。我的朋友郑振铎先生，他有好几百部这样的章回小说，有一年，我生了好几个月的病，病榻无聊就把这几百部书都借来看，浏览一遍以后，感到还是

这几部书最好。像这类书，常常放在手边，不怕重看。这一点我们应该跟儿童学，儿童就喜欢你跟他重复地讲一样的故事。我记得我的孩子小时候就爱听“三只小熊”的故事，今天讲，明天还要讲，我说你听过了，她说听过还要听，她不但听，你要说错了她还替你纠正。我说那些书我们应该重看，一来是重看时不用太费脑力；二来因为这些书里面的语言非常生动，重看了记住了以后，对我们写文章就有很大的帮助。就拿《老残游记》上白妞说书那一段来说，作者把白妞出来的那种台风写得多好，白妞衣着朴素，风度非常稳静、大方，写了这些，然后描写她开口唱，一阵高过一阵等等，《老残游记》里有许多糟粕，但是我却挑出这一段看了好几遍。西方作家谈到文章的风格的时候，第一种谈法是“文如其人”，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写出的东西就是什么样的东西。这句话我们都承认，要不然怎么会百花齐放呢！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韩、柳、欧、苏，每个人的文章风格都不一样，因为他们每一个人的一切都不一样。关于风格的第二种说法是：最好的词句放在最好的地方，就变成一种风格了。不必说远，就拿近代的人写的散文来说吧，刘白羽的散文就和巴金的不一样，杨朔的又跟秦牧的不一样，郭风的又跟柯蓝的不一样，各人有各人的风格，用字造句都各有不同。因

为每个作家都有他自己的风格，我们就要多看、多读，来扩大我们词汇的领域。有人说你给我介绍一些作品吧，我说这很难，因为我喜欢的，你不一定喜欢，只有多看，才能有个比较，才能看出一篇文章好处在哪里。中国谚语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看多了，就会分辨出好坏来。我还觉得要想写好文章的人，最好能把词句变成你的精兵，用兵的时候，做到指挥若定，使每个字都能听你的指挥，心到笔到，想写什么就能够写得出来，这是不容易的。你的工具若是不熟练的话，它就不听你的调动！谚语又说“熟能生巧”，不熟就不能生巧。但是“巧”是不是做不到呢？我说不，能做到，我自己没做到，至少我希望在座的同志能做到，我相信能做到，因为文学历史上已经有许多人做到了。

第五个问题：我们阅读作品时，不能深入地真切地体会作者所表达的意思，请您举例说明应该如何阅读作品，如何去体会作者的意思。

我们对某一篇作品看不懂，不能体会，有两方面的原因：①作者写不好文章的话，我们就不会看懂，或者这篇文章里没有说清道理，莫名其妙，不知他说些什么东西，你也不会看懂。有的作者的文笔很晦涩，或是文不对题，这种文章我们也看不懂。所以说自己看不懂的时候也不要把自己的理解力估计得过

低。②反过来说，那就是我们没有细读。我自己看文章总是先看题目，因为写文章的人总是要发挥与题目有关的内容，按着题目去体会内容是一种办法。再就是要去了解作品的背景，包括作者的创作环境、思想和社会背景等等，看古今人的作品都是这样。为什么同一个题目，这个人写起来是那么欢娱，那个人写起来是那么忧郁，我们想知道原因，就必须了解他的背景，所以我们教课的时候，就常常给学生讲作者的生平和作品的背景。比方李后主的词“帘外雨潺潺……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他为什么说“无限江山”呢？那时皇帝是坐江山的，他是亡国之君，所以他说“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江山一丢就再也回不来了。别人写“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时候就不会像他这样写法。我们拿过一篇文章来，先看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什么时代人写的，他在什么时候写的，有什么背景，能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看懂它。这是我自己的经验，我就只能说到这里。

一九六三年。

（本篇收入《语文学习讲座丛书》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